

# 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---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 
ebook

T15n0606

## 修行道地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中華電子佛典協會



# 目次

- [編輯說明](#)
- [章節目次](#)
  - [序](#)
  - [1\\_集散品\(一\)](#)
  - [2\\_五陰本品\(一\)](#)
  - [3\\_五陰相品\(一\)](#)
  - [4\\_分別五陰品\(一\)](#)
  - [5\\_五陰成敗品\(一\)](#)
  - [6\\_慈品\(二\)](#)
  - [7\\_除恐怖品\(二\)](#)
  - [8\\_分別相品\(二\)](#)
  - [9\\_勸意品\(三\)](#)
  - [10\\_離顛倒品\(三\)](#)
  - [11\\_曉了食品\(三\)](#)
  - [12\\_伏勝諸根品\(三\)](#)
  - [13\\_忍辱品\(三\)](#)
  - [14\\_棄加惡品\(三\)](#)
  - [15\\_天眼見終始品\(三\)](#)
  - [16\\_天耳品\(三\)](#)
  - [17\\_念往世品\(三\)](#)
  - [18\\_知人心念品\(三\)](#)
  - [19\\_地獄品\(三\)](#)
  - [20\\_勸悅品\(四\)](#)
  - [21\\_行空品\(四\)](#)
  - [22\\_神足品\(五\)](#)
  - [23\\_數息品\(五\)](#)
  - [24\\_觀品\(六\)](#)
  - [25\\_學地品\(六\)](#)
  - [26\\_無學地品\(六\)](#)
  - [27\\_無學品\(六\)](#)
  - [28\\_弟子三品修行品\(七\)](#)
  - [29\\_緣覺品\(七\)](#)
  - [30\\_菩薩品\(七\)](#)
- [卷目次](#)

- .001.
- .002
- .003.
- .004.
- .005.
- .006.
- .007.
- 贊助資訊

## 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 si on 2023.Q1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 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[service@cbeta.org](mailto:service@cbeta.org)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瑜伽遮復彌經晉名修行道地卷第一(并序)

造立《修行道地經》者，天竺沙門，厥名眾護，出于中國聖興之域，幼學大業洪要之典，通盡法藏十二部經，三達之智靡不貫博，鈎玄致妙能體深奧，以大慈悲弘益眾生，助明大光照悟盲冥，敘尊甘露蕩蕩之訓，權現真人，其實菩薩也！愍念後賢庶幾道者，儻有力劣不能自前，故總眾經之大較，建易進之徑路，分別五陰成敗所趣，變起幾微生死之苦，勸迷勵惑，故作斯經。雖文約而義豐，採喻遠近，防制奸心，但以三昧禪數為務，解空歸無，眾想為宗，真可謂離患之至寂，無為之道哉！

修行道地經卷第一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集散品第一

| 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-|--------|
| 厥元由顯興， | 灼灼踰日光， |
| 德積甚巍巍， | 勝於帝王種。 |
| 諸天及神仙， | 專精暴露成， |
| 多學博眾義， | 咸皆禮最安。 |
| 天人龍鬼神， | 在世而精進， |
| 奉迎於世尊， | 三界無等倫。 |
| 濟以無比慧， | 生死懼了除， |
| 佛正法眾僧， | 是三德無踰。 |
| 當觀此道眼， | 諦說平等法， |
| 意採宣尊教， | 猶如出甘露。 |
| 或有專修行， | 觀察於世俗， |
| 眾鬧若干種， | 生死之不安。 |
| 沈溺于世根， | 猶朽車沒泥， |
| 不能自拔濟， | 當從經典要。 |
| 亦如採諸花， | 愍世是故演， |
| 專聽修行經， | 除有令至無。 |

於是當講修行道經。生死老病憂結啼哭，諸不可意眾惱集會，專修行者在家、出家，欲令究竟清淨之法，志不轉還遂至甘露，眾患為絕。其無救護無所依仰，唯當棄捨一切諸求，是故修行欲離惱者，常當精進奉行此經。即說頌曰：

墮生老死而憂惱， 身心所興有眾苦，  
欲得濟度不復還， 學修行道莫有厭。

何謂無行？何謂為行？云何修行？云何修行道？其無行者，謂念淫怒欲害親屬，諸天國土弊友毀戒，習惡麁言聽于不善，不好學問自輕自慢，興有著想起邪計常，貪樂有身所居之處，習近女色放逸懈怠，而著情欲不離怒癡，多緣眾求人捨遠避，縱恣自是放心睡疑，失于精進常懷恐怖，根門不定追逐眾事，多於言語無有節度，思樂長路反論邪說，樂說戾事順逐非法，遠于道義是謂無行；此於無為而不可行。於是頌曰：

瞋恚貪欲念害命， 常有樂身不淨想，  
邪智反順若干瑕， 佛說是輩不可行。

何謂可行？不起瞋恚不念加害，親近善友奉戒清淨，言輒以道受教學問，不自輕慢念計無常，苦空非身處於可居，不習女色除其放逸，常志精進滅於塵勞，少食知節救攝身行，宿夜覺悟斂心不忘，無有狐疑不懷恐怖，寂定根門無有眾緣，所說輒正平等解脫，樂于閑居所觀如諦，所未獲法當以懷來，諸可逮法堅持不忘，歡心採取法化之要，於諸衣食而知止足，志存經道而無厭極，習計非常，不樂世間穢食諸想也。無為之道所為寂然，如是輩法近於無為，是謂可行。行在何許？謂之泥洹。於是頌曰：

戒淨志樂無我想， 唯聽經義隨善友，  
所見審諦如教行， 佛說此則無為道。  
諸可所趣眾法念， 定若干意無苦厭，  
是為講說德所聚， 攝定諸根是謂行。

何謂修行？云何為行？謂能順行，修習遵奉，是為修行；其修及習，是謂為行。

何謂修行道？專精寂道是為修行道。其彼修行而有三品：一曰凡夫，二曰學向道，三無所學也。所謂凡夫修行，新學舊學未成，為此輩說修行道經；其不學者，以為通達，何所復論。彼所以謂，修行道地經寂然而觀。云何寂觀？趣於沙門四德之果。云何四德？謂為有餘泥洹之界。云何有餘？謂其當至無為之界。云何當至無為之界？謂眾苦本一切除盡。是故行者欲捨一切劇苦之惱，常當專精不興異行，不傷教禁修建寂觀；假使行者毀戒傷教，不至寂觀，唐捐功夫。譬如有人鑽木求火，數數休息而不專一，終不致之，既不獲火唐勞其功；其懈怠心欲求無為，譬猶亦然。於是頌曰：

常得寂然行於定， 當捨憍慢及輕戲，  
以奉修行莫毀失， 譬如冥夜開日行。  
如是行者見所趣， 智慧若斯精進前，  
奉于正化未曾懈， 乃致靜漠無為道。

徹觀眾玄微妙事， 觀採大德所說教，  
此經洪訓名寂觀， 吾鈔眾經以演說。

## 修行道地經五陰本品第二

從若干經採明要， 立不老死甘露言，  
耳所聽聞明者行， 清淨之慧除垢冥。  
入於寂然若日光， 譬如月行照眾星，  
已獲度世當受教， 是盛無量如秋月。  
恭奉羅漢而稽首， 能仁如空頭面禮，  
歸命巍巍獲甘露， 除世根芽種種欲。  
生若干種之果實， 欣樂憂戚為諸枝，  
佛解五陰而本無， 當觀眾經從其原。

修行道者，當復觀身五陰之本。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，是謂五陰也。譬如有城若干家居，東西南北合乃為城。色亦如是，亦不一色為色陰也；痛、想、行、識亦復如此。非但一識名為識陰，彼有十入，或色觀法，是為色陰也。八百痛樂名之痛陰，想、行、識陰各有八百，乃名為陰。解五陰本亦當如斯。於是頌曰：

色痛想行識， 五陰之所起，  
譬如有大城， 若干家名色。  
非一色為色， 凡有十色入，  
痛樂有八百， 想行識亦爾。  
慧人解此法， 若干乃名陰，  
分別知非一， 行者之所念。

## 修行道地經五陰相品第三

合集眾事而相連， 用離慧言捨佛教，  
習於愚癡不了了， 譬如有樹多枝葉，  
其五觚生而分布， 無巧便種亦如是，  
當了五陰為若斯， 點人解慧明知此。  
所以生長有姓地， 所講法言如蜜塗，  
比丘譬蜂採華味， 猶若蓮華之開剖。  
其慧覺了勝日出， 佛復超越勝蓮花，  
佛之清淨無所著， 是故稽首歸命尊。  
其相淡然達無礙， 寂寞無想而得定，  
未曾有退還墮落， 而以救濟至無為。  
秉意將導而示現， 教訓群萌如己行，



以愍傷吾是故說， 乃為當來眾生類。  
其修行者當解五陰相。云何各知五陰之相？有光明為色，有像相亦復為色，手所獲持亦名為色，若示他人亦復是色也。習樂為痛，不樂、不苦亦復是痛，是為痛想也。識相為想，若男、若女及餘眾物，是曰思想。有所造作名之為行，若作善行、若作惡行，亦不善惡，是謂為行。曉想為識，善、不善、亦非有善亦非不善，曉是為識。如是各了五陰之相。於是頌曰：

色者不安多瑕穢， 佛說經教實如應，  
如其所言隨順行， 分別五陰若干相。

#### 修行道地經分別五陰品第四

而以甘露滅盛火， 消除五陰諸苦本，  
其慧光明喻日光， 三界普奉吾亦歸。  
佛能仁尊深慧力， 解了清淨之智黠，  
順其所知而現義， 採佛法教隨應說。  
當分別解聽其講， 今者導彼順定意，  
別了五陰本所興， 博引眾義善思之。

其修行者當分別了五陰行本。何謂曉了五陰之本？譬如四衢墮貫真珠，有人見之，意中欣然欲往斂取。其人目見真珠之貫謂應色陰，愛樂可意是謂痛陰，初始見之識是貫珠名為想陰，其人生意欲取貫珠是為行陰，分別貫珠是為識陰，如是五陰。如是五陰，如一貫珠一時俱行，造若干行，若從心出，如一貫珠同時俱興，退從五陰。一切諸人亦復如是，目所見色五陰皆從，如是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更、心法，心中四陰為無色陰。如是為別五陰之本。於是頌曰：

無極之德分別說， 如其所講經中義，  
貪欲者迷不受教， 吾今順法承其講。

#### 修行道地經五陰成敗品第五

明智之無世尊要， 調順無低獲其際，  
已超境界無邊岸， 稽首世尊稱無量。  
所講猶日明， 照弟子若茲，  
了知于塵勞， 除畏如萎華。  
其覩諸起滅， 了五陰成敗，  
願稽首彼佛， 聽我說尊言。

修行道者當知五陰成敗之變。何謂當知五陰成敗？譬若如人命欲終時，逼壽盡故，其人身中四百四病前後稍至，便值多夢而覩瑞怪，



而懷驚恐；夢見蜜蜂、烏鵲、鷓鴣住其頂上，覩眾住堂在上娛樂，身所著衣青、黃、白、黑，騎亂駢馬而復嗚呼；夢枕大狗，又枕獼猴，在土上臥；夢與死人、屠魁、除溷者共一器食，同乘遊觀；或以麻油及脂醢醢自澆其身，又服食之，數數如是；見蛇纏身，倒掣入水；或自覩身歡喜踊躍，拍髀戲笑；或自覩之華飾墮灰，以灰塗身復取食之；或見蟻子，身越其上；或見嚼鹽，狗犬、獼猴，所見追逐各還嚙之；或見娶婦，又祠家神，見屋崩壞，諸神寺破；夢見耕犁，犁墮鬚髮；或時牙齒而自墮地，又著伍白衣；或見己身裸跣而行，麻油塗身，宛轉土中；夢服皮草弊壞之衣；夢見他人乘朽敗車，到其門戶欲迎之去；或見眾花甲煎諸香，親屬取之以嚴其身，先祖為現顏色青黑，呼前捉拙，數作此夢；遊丘塚間拾取華瓔，及見赤蓮華落在頸，墮大河中為水所漂；夢倒墮水五湖九江，不得其底；或見其身入諸叢林，無有華果，而為荊棘鉤壞軀體，以諸瓦石鎮其身上；或見枯樹都無枝葉，夢緣其上而獨戲樂，在於廟壇而自搏舞；或見叢樹，獨樂其中欣欣大笑，折取枯枝束負持行；或入冥室，不知戶出；又上山嶽巖穴之中，不知出處；復見山崩，鎮己身上，悲哭號呼；或見群象忽然來至，躡蹈其身；夢見土塵塗其身首，或著弊衣行於曠野；夢見乘虎而暴奔走，或乘驢狗而南遊行；入於塚間收炭爪髮，自見其身戴於枯華，引入大山，閻王見問。於是頌曰：

處世多安樂， 命對至乃怖，  
為疾所中傷， 逼困不自在。  
心熱憂惱至， 見夢懷恐懼，  
猶惡人見逐， 憂畏亦如是。

其人心覺已，心懷恐怖身體戰慄，計命欲盡，審爾不疑：「今吾所夢自昔未有。」以意憶故，衣毛為豎，病遂困篤震動不安，譬如猛象、群眾普至踏蹈芭蕉，病轉著床其譬如是；窮迫無計便求歸醫，昆弟、族親見困如此，遣人呼醫，所可遣人；體多垢穢，衣被弊壞，或手爪長戴裂繖蓋，其足履決木跂屣破，乘朽壞車，顏色正黑兩眼復青，而數以手摩按鬚髮；所可駕牛，或青或黑，又有正白。急急呼醫捉來上車。於是頌曰：

人行遊觀時， 唯樂無益事，  
放恣於所欲， 未曾念於醫。  
體適有疾病， 困篤著床席，  
然後乃請醫， 欲令療其疾。

於時其醫以意察之，病者必死。所以者何？見此怪應，視來呼人服色、語言、持壞繖蓋、鬚爪毛亂，又其日惡，若四日、六日、十二日、十四日，以此日來者皆為不祥，醫即不喜，以觝星宿，失於良

時，神仙先聖所禁之日。醫心念言：「雖值此怪星宿吉凶，或可治療。所以者何？雖有病者方便消息，本命未盡想當除愈，若對至者不能令差。以是言之，不必在善日星宿吉凶，是故慧人，不從曆日而求良時。神仙常言：『當求方便。』或風寒病，命未盡者，儻有橫死，是者可治。設命應盡，無如之何；雖爾，往而治之，猶勝不行。」醫念此已，即起欲去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二人， 俱發行入海，  
或有到彼岸， 或而中斷絕。  
墮于疾病海， 其譬亦如是，  
儻時從病差， 而有更死者。

於是其醫，已到病家，則有惡怪，便聞凶聲，亡失、焚燒、破壞、斷截、剝撥、掣出、恐殺、曳去、發行、拘閉，當以占之，不可復療，以為死已。南方狐鳴，或聞烏梟聲，或見小兒以土相塗，而復裸立相挽頭髮，破甕瓶盆及諸器物；見此變已，前省病人，困劣著床。於是頌曰：

醫則占視病者相， 驚怖惶惶而不安，  
或坐或起復著床， 煩懣熱極如燒皮。

醫覩如是，便心念言：「如吾觀歷諸經本末，是則死應：面色惶惶，眼睫為亂，身體萎黃，口中涎出，目冥昧昧，鼻孔騫黃，顏彩失色，不聞聲香，脣斷舌乾，其貌如地，百脈正青，毛髮皆豎，捉髮掐鼻，都無所覺，喘息不均，或遲或疾。」於是頌曰：

面色則為變， 毛髮而正豎，  
直視如所思， 舌強怪已現；  
病人有是應， 餘命少少耳，  
疾火之所圍， 如焚燒草木。

復有異經，說人終時，諸怪之變：設有洗沐，若復不浴；設燒好香、木檀、栴檀、根香、花香，此諸雜香，其香實好，病者聞之，如燒死人骨、髮、毛、爪、皮膚、脂、髓、糞除之臭也，又如梟、鷲、狐狸、狗、鼠、蛇、虺之臭也。病者聲變，言如破瓦，狀如咽塞，其音或如鶴、鴈、孔雀、牛、馬、虎、狼、雷、鼓之聲；其人志性，變改不常，或現端政，其身柔軟，或復鹿堅，身體數變，或輕、或重而失所願。此諸變怪，命應盡者，各值數事，不悉具有。於是頌曰：

覩見若干變， 眾惱趣逼身，  
志懷於恐怖， 遭厄為若斯。  
人性敗如此， 身變不一種，  
猶如竹葦實， 自生自然壞。

今我所學，如所聞知，人臨死時，所現變怪：口不知味，耳不聞音，筋脈縮急，喘息不定；體痛呻吟，血氣微細，身轉羸瘦，其筋現麤；或身卒肥，血脈隆起，頰垂下，其頭戰掉，視之可憎，舉動舒緩；其眼童子，甚黑於常，眼目不視，便利不通，諸節欲解，諸根不定；眼口中盡青，氣結連喘。諸所怪變，各現如此。於是頌曰：

其病惱無數， 血脈精氣竭，  
如水嚙樹根， 當愍如拔栽。

於時醫心念言：「有如此病，必死不疑。」古昔良醫，造結經文，名曰：於彼除恐、長耳灰掌、養言長育、急救多髯、天叉長蓋、大首退轉、憔悴大白、最尊路面、調牛、岐伯、醫徊、扁鵲，如是等輩，悉療身病。於是頌曰：

於彼之等類， 尊法梵志仙，  
正救所有果， 及餘王良醫。  
此為主成敗， 博知能度厄，  
愍以經救命， 猶如梵造法。

復有其醫，主治耳目，名曰：眼眴動搖、和鬪鈴鳴、月氏英子、篋藏善覺、調牛目金、禿鼻力氏、雷鳴，是上醫名，主治耳目。於是頌曰：

眼眴醫之等， 造合藥分明，  
除疾之瑕冥， 如日滅諸冥。

復有瘡醫，治療諸瘡，名曰：法財稚弟、端政辭約、黃金言談，是為瘡醫等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能療治， 百種之瘡痍，  
能除眾厄疾， 如以脚平地。  
法財所以出， 於世造經書，  
正為治瘡病， 令眾離患難。

復有小兒醫，其名曰：尊迦葉耆域、奉慢速疾，是等皆治小兒之病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蒼頭， 捐務除貢高，  
故生於世俗， 愍傷治小兒。  
此尊迦葉等， 行仁以正法，  
哀念童幼故， 則作於醫經。

復有鬼神醫，名曰：戴華、不事火，是等辟除鬼神來燒人者。於是頌曰：

諸宿轉周行， 人生猶亦然，  
主有所恐怖， 而多有危害。  
造立是經者， 悉為解其患，

如佛以正法，除愚令見明。  
正使合會此上諸醫，及幻蠱道并巫呪說，不能使差，令不終亡。於是頌曰：

造作罪塵勞，勤苦懷眾惱，  
病痛亂其志，多垢命日促。  
為病所漂沒，死證見便怖，  
天帝諸神等，不救安況吾。

醫心念言：「曼命未斷，當避退矣！」便語眾人：「今此病者，設有所索飯食美味，恣意與之，勿得逆也！吾有急事而相捨去，事了當還。」故興此緣，便捨退去。於是頌曰：

命欲向斷時，得病甚困極，  
與塵勞俱合，罪至不自覺。  
怪變自然起，得對陰熱極，  
正使執金剛，不能濟其命。

是時病家大小男女，聞醫所說，便棄湯藥及諸呪術，家室、眷屬、宗黨、比隣、親厚、知識，悉來聚會，圍遶病者，悲哀啼哭，觀念病困。譬如屠家群中捕猪，牽欲殺之，餘猪悉聚驚怖，側耳聽聲，惶遽愕視；譬如猛虎群中搏牛，餘牛見之，驚怖而走，或入山巖，或投深谷，又入樹間，跳騰哮吼；譬如魚師持網捕魚，餘魚見之，怖散沈竄石岸草底；又如蒼鷹臨其眾鳥，有所覷取，餘鳥見之各散飛去。其人如是，無常對至，其身壞散，家室、親屬念當別離，悲哀若斯。命臨欲斷，閻王使者自然來至，其到見縛鐵箭所射，上生死船罪所牽引，即欲發去。家室繞之，放髮悲慟，塵坌其面目，哀泣歎息，涕淚流面，皆言：「痛哉！奈何相捨？」椎胸鬱[悍-干+月]，稱歎病者若干德行，心懷懊惱。於是頌曰：

人其疾苦困，身冷消離熱，  
室家悉聚會，舉聲而悲哀。  
造業更苦樂，如蜂採華味，  
心遂受憂戚，并惱一宗門。

其人疾病如是身中刀風起，令病者骨節解。有風名科，斷諸節解；有風名震，令筋脈緩；有風名破骨，消病人髓；有風名減，變其面色，眼、耳、鼻、口、咽喉皆青，出入諸孔斷絕破壞，剝其身；復有一風名曰止脇，令其身內及膝、肩、脇、背、脊、腹、齊、大小之腸、肝、肺、心、脾并餘諸藏，皆令斷絕；有風名旋，令其肪血及大小便、生藏熟藏，所食不通，寒熱悉乾；有風名節間，令諸支節，或縮或伸，而舉手足欲捉虛空，坐起煩憤，有時笑戲，又復大息，其聲懇惻，節節以斷，筋脈則緩，髓腦為消，目不見色，耳



不聞聲，鼻不別香，口不知味，身冷氣絕，無所復識，心下尚煖，魂神續在，挺直如木，不能動搖。於是頌曰：

其刀風起時，身動多不安，  
眾緣普皆至，悉不自覺知。  
身遭若干惱，命乃為窮盡，  
譬如弓弩弦，緩急不可用。

爾時彼人其心周匝所有四大，皆為衰落，微命雖在如燈欲滅。此人心中有身意根，其生存時所為善惡，即心念本殃福吉凶，今世、後世所可作為，心悉自知，奉行善者面色和解，其行惡者顏貌不悅。其人心喜，面色則好，當知所歸，必至善道；其面色惡，心念不善，則趣惡道。如有老人而照淨鏡，皆自見形，頭白、面皺、齒落、瘡痍、塵垢、黑醜、皮緩、脊偻、年老戰[病-丙+又](音又)；設見如是，還自羞鄙，閉目放鏡；吾已去少！衰老將至，心懷愁憂，已離安隱，至於窮極。素行惡者，臨壽終時，所見惡變，愁慘恐怖，深自剋責：「吾歸惡道，定無有疑。」亦如老人照鏡，見身知為衰至。於是頌曰：

金寶等所作，巧拙成不同，  
設有行惡者，沈沒於深淵。  
已沒雖更生，顧視無所依，  
如為水所漂，臨死亦若斯。

其有行善，為有三輩，攝身、口、意，淨修眾德，以法為財，臨壽終時，心懷喜踊：「吾定上天。」譬如賈客遠行治生，得度厄道多獲財利，還歸到家心悅無量；又如田家犁不失時，風雨復節多收五穀，藏著篋中意甚歡喜；如困病得愈得畢償債，中心踊躍亦復如是。猶蜂採花以用作蜜，積德亦爾，其意大悅：「我定上天！」於是頌曰：

其有學正士，積累行真法，  
以度於眾患，自致得明道。  
譬如閑居者，高山望其下，  
彼人命盡時，見善道若斯。

爾時其人命已盡者，身根識滅，便受中止；譬若如稱，隨其輕重或上或下，善惡如是。神離人身住於中止，五陰悉具無所乏少。死時五陰不到中止，中止五陰亦不離本也；譬以印章以用印泥，印不著泥亦不離之；如種五穀苗生莖實，非是本種亦不離本；如是人死精神魂魄，不齊五陰亦不離本也。隨本所種各得果報，其作德者住善中止，履行惡者在罪中止，唯有道眼乃見之耳。

處於中止而有三食：一曰觸軟，二曰心食，三曰意識。在中止者，或住一日極久七日，至父母會隨其本行，或趣三塗、人間、天上。

行惡多者，在中止中，見大火起，圍遶其身，猶如野火焚燒草木，塵雨其形，見烏、鵲、鷲、惡人之類，爪齒皆長面目醜陋，衣服弊壞頭上火然，各執兵仗為所撾棒，矛刺刀斫心懷恐懼；欲求救護遙見叢樹，走往趣之，爾時即失，中止五陰。入刀劍樹泥犁之中，墮地獄者，神見若此。於是頌曰：

迷惑如醉象， 違失聖法教，  
染濁如潦水， 心憤亂若斯；  
常捐於正道， 放心入邪徑，  
此人遭眾苦， 命終墮地獄。

行小惡者，見火煙塵繞滿其身，及為師子、虎、狼、蛇虺、群象所逐，又見故渠、泉源、深水、崩山、大澗，心懷怖懾，赴趣其中，爾時即失，中止五陰。墮畜生處，見是變者，知受獸身。於是頌曰：

習癡捨慧便， 或醉墮冥道，  
惡口常麁言， 喜行撾捶人，  
又為犯罪殃， 樂為不善事，  
如是無慈者， 生於畜獸中。

罪若微者，周匝四面有熱風起，身體鬱蒸自然飢渴，遙見人來皆持刀杖、矛戟、弓箭而圍遶之，望見大城意欲入中；適發此心，即失中止所受五陰。生於薜荔，其見如是變，當知墮餓鬼中。於是頌曰：

剛弊喜譖人， 遠戒不順法，  
犯禁穢濁事， 貪[彌/食]而獨食；  
墮於膿血處， 飢餓煩惱極，  
當知此輩人， 定入為餓鬼。

清修德善，涼風四來其風甚香，若干種熏雨其身上，諸妓樂音相和而鳴，瞻視園觀、樹木、花果，而悉茂盛；發意欲往，即時便失，中止五陰，精神自然上忉利天。於是頌曰：

習法歸聖道， 種福業生天，  
妓樂以自娛， 遊諸花樹間，  
美豔玉女眾， 端正光從容，  
常觀心欣悅， 居止太山頂。

行不淳一，或善或惡，當至人道。父母合會，精不失時，子應來生。父母德想而俱同時等，其母胎通無所拘礙，心懷喜躍而無邪念，則為柔軟而不[怡-台+龍]悞，無有疾疹堪任受子；不為輕慢亦無反行，順其正法不受濁污，即捐一切瑕穢之塵。其精不清亦不為濁，中適不強，亦不腐敗，亦不赤黑，不為風寒眾毒雜錯，與小便別，應來生者，精神便趣。心自念言：「設是男子不與女人共俱合

者，吾欲與通。」起瞋怒心恚彼男子，志懷恭敬念於女人，瞋喜俱作，便排男子欲向女人；父時精下，其神忻歡，謂是吾許。爾時即失中止五陰，便入胞胎。父母精合，既在胞胎倍用踊躍，非是中止五陰，亦不離之。入於胞胎是為色陰，歡喜之時為痛樂陰，念於精時是為想陰，因本罪福緣得入胎，是為行陰，神處胞中則應識陰，如是和合名曰五陰。

尋在胎時，即得二根，意根、身根也。七日住中，而不增減；又二七日，其胎稍轉，譬如薄酪；至三七日，似如生酪；又四七日，精凝如熟酪；至五七日，胎精遂變，猶如生酥；又六七日，變如息肉；至七七日，轉如段肉；又八七日，其堅如坯；至九七日，變為五胞，兩肘、兩髀及其頸項，而從中出也；又十七日，復有五胞，手腕、腳腕及生其頭；十一七日，續生二十四胞，手指、足指、眼、耳、鼻、口，此從中出；十二七日，是諸胞相，轉成就；十三七日，則現腹相；十四七日，生肝、肺、心及其脾、腎；十五七日，則生大腸；十六七日，即有小腸；十七七日，則有胃處；十八七日，生藏、熟藏起此二處；十九七日生髀及[跳-兆+專]、腸、骸、手掌、足趺、臂節、筋連；二十七日，生陰、臍、乳、頤、項、形相。二十一七日，體骨各分，隨其所應，兩骨在頭，三十二骨著口，七骨著項，兩骨著髀，兩骨著肘，四骨著臂，十二骨著胸，十八骨著背，兩骨著臍，四骨著膝，四十骨著足，微骨百八與體肉合，其十八骨著在兩脇，二骨著肩，如是身骨，凡有三百而相連結，其骨柔軟如初生瓠；二十二七日，其骨稍堅，如未熟瓠；二十三七日，其骨轉堅，譬如胡桃，此三百骨，各相連綴，足骨著足、膝骨著膝、踝骨著踝、髀骨著髀、臍骨著臍、脊骨著脊、胸骨著胸、脇骨著脇、脣骨著脣，項、頤、臂、腕、手、足諸骨轉相連著，如是聚骨猶若幻化，又如合車骨為垣牆，筋束、血流、皮肉塗裹，薄膚覆之，因本罪福，果獲致此，無有思想依其心元，隨風所由牽引舉動。於是頌曰：

其五骨積聚， 隨心輕放恣，  
在身現掣頓， 猶如牽拽蛇；  
前世所造行， 善惡所興法，  
譬如人行路， 或平或荊棘。

二十四七日，生七百筋，連著其身；二十五七日，生七千脈，尚未具成；二十六七日，諸脈悉徹，具足成就，如蓮華根孔；二十七七日，三百六十三筋皆成；二十八七日，其肌始生；二十九七日，肌肉稍厚；三十七日，纔有皮、有像；三十一七日，皮轉厚堅；三十三七日，皮革轉成；三十三七日，耳、鼻、脣、指、諸膝節成；三十四七日，生九十九萬毛孔，髮孔猶尚未成；三十五七日，毛孔具



足；三十六七日，爪甲成。三十七七日，其母腹中，若干風起，有風開兒耳、目、鼻、口；或有風起，染其髮毛，或端正，或醜陋；又有風起，成體顏色，或白、赤、黑，有好、有醜皆由宿行；在此七日中，生風寒熱，大小便通。於是頌曰：

是身筋纏裹， 諸血脈所成，  
不淨盛腐積， 水洗諸漏孔；  
虛覆心使然， 巧偽而合成，  
機關如木人， 求之甚難得。

三十八七日，在母腹中，隨其本行，自然風起。宿行善者便有香風，可其身意柔軟無瑕，正其骨節令其端正，莫不愛敬也；本行惡者則起臭風，令身不安不可心意，吹其骨節令偻邪曲，使不端正又不能男，人所不喜也；是為三十八七日。九月不滿四日，其兒身體、骨節，則成為人。於是頌曰：

人在身九月， 則具諸體脈，  
骨節皆成就， 滿足無所乏。  
腹中漸自辦， 稍稍而成長，  
期至悉具足， 如月十五日。

其小兒體而有二分：一分從父，一分從母。身諸髮、毛、頰、眼、舌、喉、心、肝、脾、腎、腸、血，軟者從母也；爪、齒、骨、節、髓、腦、筋、脈，堅者從父也。於是頌曰：

人體相連綴， 皆由父母生，  
若干之節解， 因緣化成立。  
依而致顏色， 悉當為衰耗，  
眾材合起車， 計體猶亦然。  
作前有二事， 立身譬若斯，  
因從父母報， 然後乃得生。

其小兒在母腹中，處生藏之下、熟藏之上，男兒背外而面向內，在左脇也；女子背母而面向外，處在右脇也。苦痛臭處污露不淨，一切骨節縮不得伸，捐在革囊腹網纏裹，藏血塗染所處逼迮，依因屎尿瑕穢若斯。其於九月此餘四日，宿有善行，初日、後日發心念言：「吾在園觀亦在天上。」其行惡者謂：「在泥犁世間之獄。」至三日中，即愁不樂，到四日時，母腹風起，或上或下，轉其兒身，而令倒懸，頭向產門。其有德者，時心念言：「我投浴池，水中遊戲，如墮高床華香之處也！」其無福者，自發念言：「吾從山墮，投於樹岸、溝坑、溷中，或如地獄、羅網、棘上、曠野、石澗、劍戟之中！」愁憂不樂。善惡之報，不同若此。於是頌曰：

如投燒熱火， 亂煙來圍繞，  
放逸果所致， 處形若沸湯。

苦樂之所由， 皆因罪福成，  
在在生所作， 受身各如是。

其小兒身既當向產，又墮地時外風所吹，女人手觸煖水洗之，逼迫毒痛猶如瘡病也。以是苦惱恐畏死亡，便有癡惑是故迷憤，不識本來去至何所也。適生在地，血纏臭處，鬼魅來繞，姦邪所中，飛屍所觸，蠱道、癩鬼，各伺犯之。如四交道墮一段肉，烏鴟、雕狼各來爭之，諸邪魅鬼欲得兒便，周匝圍遶亦復如是。宿行善者邪不得便，設宿行惡眾邪即著。兒初生時因母乳活，稍稍長大因食得立。於是頌曰：

在於胞胎時， 遭若干苦惱，  
既生得為人， 其痛有百千。  
諸根已成就， 因出危脆身，  
有生必老死， 是為最不真。

兒已長大揣哺養身，適得穀氣其體即時，生八十種蟲。兩種在髮根：一名舌舐，二名重舐。三種在頭，名曰：堅固、傷損、毀害。一種在腦，兩種在腦表：一名[虫\*哲]味，二名耗擾，三名憤亂。兩種在額：一名卑下，二名朽腐。兩種在眼：一名舌舐，二名重舐。兩種在耳：一名識味，二名現味英。兩種在耳根：一名曰赤，二名復赤。兩種在鼻：一名曰肥，二名復肥。兩種在口中：一名曰搖，二名動搖。兩種在齒中：一名惡弊，二名凶暴。三種在齒根，名曰：喘息、休止、掙掙。一種在舌，名曰甘美。一種在舌根，名曰柔軟。一種在上斷，名曰來往。一種在咽，名為嗽喉。兩種在瞳子：一名曰生，二名不熟。兩種在肩：一名曰垂，二名曰復垂。一種在臂，名為住立。一種在手，名為周旋。兩種在胸：一名額坑，二名廣普。一種在心，名為班駁。一種在乳，名曰湮現。一種在臍，名為圍繞。兩種在脇：一名為月，二名月面。兩種在脊：一名月行，二名月貌。一種在背胸間，名為安豐。一種在皮裏，名為虎爪。兩種在肉：一名消膚，二名燒樹。四種在骨，名為：甚毒、習毒、細骨、雜毒。五種在髓，名曰：殺害、無殺、破壞、離骸、白骨。兩種在腸：一名蜚蠊，二名蜚蠊[口\*(佳/乃)]。兩種在細腸：一名兒子，二名復子。一種在肝，名為嚙噪。一種在生藏，名曰帔忒。一種在熟藏，名為太息。一種在穀道，名為重身。三種在糞中，名曰：筋目、結目、編髮。兩種在尻：一名流下，二名重流。五種在胞，名為：宗姓、惡族、臥寐、不覺、護汁。一種在脾，名為撾杖。一種在膝，名為現傷。一種在踝，名為鉞[口\*(佳/乃)]。一種在足指，名為焦然。一種在足心，名為食皮。是為八十種蟲，處在人身，晝夜食體。於是頌曰：

從頭髮下至足， 遍中蟲消食人，

計念之為瑕疵，譬喻比如濁水。  
從己生反自殘，如刀怨患害人，  
常來齧傷其身，若流水侵兩岸。

其人身中，因風起病，有百一種，寒、熱、共合，各有百一，凡合計之，四百四病，在人身中。如木生火，還自燒然；病亦如是，本因體興，反來危人。及身中表八十種蟲，擾動其身，令人不安，豈復況外諸苦之惱也！計身如是，常有憂患，凡夫之士自謂為安，不聞不解。所以者何？不見諦故。於是頌曰：

髮毛諸爪齒，心肉皮骨合，  
精血寒熱生，髓腦脂生熟，  
諸寒涕唾淚，大小便常漏，  
非常計不淨，愚者謂為珍。

計念人身，覆以薄皮，如合棗奈，皮甚薄少耳！以為蓋之，人而不知，假使脫皮如困鈍肉，何可名之為是人身？骨節相拄如連鐵鎖，諦見如是尚不足蹈，況復親近而目視之！於是以偈而歎頌曰：

計本為瑕疵，譬如臭爛屍，  
亦如諸塵垢，體蟲俱復然；  
亦如畫好像，會當歸腐敗，  
以諦見本無，安可附近之。

計人在世所作禍福，不盡其壽，亦有中夭而死傷者。譬如陶家作諸瓦器，或始破者，向欲刀治坏時破者，或塽上破、或下時破、或著地破、或拍時破、或坏燥破、或陶中破、或熟破者、或移時破者、或用破者，設使不用久久會破也！人亦如是，有初發意向來未至死者，或有二根胎如生酪，有如熟酪、息肉、段肉，具足六情，或不具足而有死者；向欲生時，又適墮地；一日、百日、一歲、十歲學業死者；二十、三十、四十、五十，從一歲死至到百歲，雖復長壽會當歸盡也！如是五陰計本皆空，展轉相依，須臾有起、須臾有滅，舉足、下足而皆無常。愚癡之人，不聞不知反計有身，從少至老皆謂我所，呼為一種，不知非常之變也！

修行道者思惟計之，從是致是，無是則無。何謂從是致是者？因本之行所作殃福，故致死亡而在中止。至于胞胎精神處之，形如薄酪、息肉、段肉，稍至堅肉因有六根，六根具足則便出生，從少小身及至中年，乃到老、病當復歸死，其五陰轉於生死之輪，常如川流無有休息，一切皆空譬如幻化，如是顛倒至于老、病、死。譬如有大城西門失火，從次燒之乃到東門，皆令灰燼，計東門火非是初火也！然其焦燃不離本火也！人亦如是，從本因緣隨其禍福，當觀如此從是有是也！何謂無是則無也？無有凶福及餘塵勞則不歸死，已不歸死不在中止，設無中止何從有生？已不有生，其老、病、死

何由而有也？計生死流本末如此，修行道者當觀五陰所從成敗。於是頌曰：

明識諸慧義，心淨如月盛，  
秉志而專一，愍哀三界人。  
如蓮花於水，甘美柔軟上，  
口之所宣說，聽者則欣達。  
分別演本起，了之歸滅盡，  
能仁悉究竟，以愍眾生故。  
吾從佛經中，省採而鈔取，  
因佛之講說，故造修行經。

修行道地經卷第一

慈品第六

賈人行曠野， 飢渴於厄道，  
導師救護之， 將至水果處。  
以無為之道， 消滅諸垢毒，  
積安得等心， 稽首佛世尊。  
本船在巨海， 向魚摩竭口，  
其船入魚腹， 發慈以濟之。  
向沒之頃間， 度人及珍寶，  
知無數百千， 終始之苦樂；  
超越諸先聖， 其德如太山，  
道智踰日光， 奉願稽首慧。

修行道者當棄瞋恚，常奉慈心；或有行者但口發願令眾生安，不曉何緣救濟使安？雖有此言柔軟安隱，不為慈心平等定故。修行道者莫為口慈，或修行者發意念慈，欲安一切眾生之類，有此慈心亦為佳耳，非是道德具足之慈也！欲行大道，莫興此慈。於是頌曰：

設使學道士， 心口言念慈，  
則自尠安隱， 亦獲薄福祐。  
譬如師治箭， 失墮火燒之，  
安能使其箭， 成就而可用。

修行道地，建大弘慈，當何行之？設修行者在於暑熱，求處清涼然後安隱；在水寒處，求至溫暖然乃安隱；如飢得食，如渴得飲；如行遠路疲極甚困，而得車乘然後安隱；如見住立而得安坐；如疲極者得臥安隱；如人裸形得衣弊蓋；如身有垢沐浴澡洗，心大忻歡隱定寂然。若干種苦各得所便，身志踊躍得諸安故，執心不亂所可愛敬，親親恩愛父母、兄弟、妻子、親屬、朋友、知識，皆令安隱；一切眾生諸苦惱者，亦復如我身得安隱，十方人民悉令度脫身心得安，欲使二親宗族中外，悉令安隱。次念凡人等加以慈，普及怨家無差特心，皆令得度如我身安。設使前念十方人民，中念怨家其心儻亂，初始之心不能頓等怨家及友中間之人者，當作是觀：我所懷結憎於怨家，此心已過今已棄捨，更甚愛之念如父母及身妻子，亦如宗親敬之如是，不復懷恨。察其本源五道生死，或作父母、家室、妻子、兄弟、朋友，但其久遠不復識念，以是之故不當懷怨。於是頌曰：



當發行慈心， 念怨如善友，  
展轉在生死， 悉曾為親族。  
譬如樹生華， 轉成果無異，  
父母妻子友， 宗親亦如是。

修行道者心自念言：「假使瞋恚向於他人，則為自侵也！如木出火還自燒身；若如芭蕉，生實便枯，如騾懷駒，還自危身。吾亦如是，設懷瞋恚自侵猶然。有起瞋恚向他人者，儻用此罪，墮於蛇虺或入惡道。」諦觀如是，不當懷惡，若憎於人當發慈哀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從瞋恚， 怨害向他人，  
後生墮蛇虺， 或作殘賊獸。  
譬如竹樹劈， 芭蕉騾懷妊，  
還害亦如是， 故當發慈心。

其修道者當行等慈，父母、妻子、兄弟、朋友及與怨家，無遠無近，等無憎愛，及於十方無量世界，普以慈向未曾增減。有如此行乃應為慈。於是頌曰：

其行慈心者， 等意無憎愛，  
不問於遠近， 乃應為大慈。  
等心行大哀， 乃至三界人，  
行慈如是者， 其德踰梵天。

其修道者成具慈心，火所不燒，刀刃不害，毒亦不行，眾邪不得便。於是頌曰：

刀刃不能害， 縣官及大怨，  
邪鬼諸羅刹， 蛇虺雷霹靂，  
師子并象虎， 及餘諸害獸，  
一切不敢近， 無能中傷者。

修道習慈行當如是。夜寐安隱，寤已歡然，天人宿護未曾惡夢，顏色和悅衣食不乏。生於梵天所在之處，常端正好，眼目白黑分明，身體柔軟少於疾病，而得長壽諸天恭敬；所趣得道佛所稱歎，消於塵勞速不退轉，以獲安隱至無餘界，而得寂度皆由慈心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行慈者， 端正衣食豐，  
眾人皆宗仰， 長壽明如日。  
臥覺行止安， 神天悉擁護，  
生梵諸天敬， 世尊所稱歎。

是故修道當行慈心。於是頌曰：

其行慈心向一切， 除諸瞋害是謂慈，  
今吾已現眾德本， 觀察佛經而抄說。

## 修行道地經除恐怖品第七

諸所當覺了，分別悉解之，  
觀諸過去佛，明達為若斯。  
用正等覺故，是故號為佛，  
明智及天龍，莫不歸命奉。  
教化諸部界，除去眾瑕穢，  
化惡窈冥者，令心獲光明，  
得安脫諸苦，除去眾恐怖，  
願稽首彼佛，歸命於最勝。  
佛降於不調，象吼如雷震，  
秉志聲普聞，悉出永蒙度。  
愚癡而自恣，奔走如暴雨，  
象名為檀鉢，以制伏貢高，  
及諸龍神王，懷毒眼出火，  
佛以善化救，其身常寂然。  
解脫而無礙，今吾願稽首，  
歸命寂然勝，世尊之足下。  
觀魔懷恚毒，變化普為火，  
戴山齎兵仗，持刀及矛戟，  
蛇虺擎大樹，欲來危世尊，  
諸鬼神普至，不懼亦不懼。  
其毛如錐刀，周匝而圍繞，  
計數甚眾多，不以為恐懼，  
亦未曾驚疑，而無諸愚癡，  
已棄諸畏難，願歸命最勝。

其行道者，若在閑居及於屏處，儻懷恐怖，衣毛為豎，當念如來功德之善，形像顏貌及法眾僧，思其戒禁分別解空，知為六分、十二因緣，奉行慈哀。假使恐怖，若念此事，無所復畏。於是頌曰：

或以恐怖而蹙地，不能自正立於法，  
教令堅住持戒法，如風吹山不能動。  
譬如彼蜂採花味，吾抄諸經亦如是，  
其文甚少所安多，欲除恐怖故講是。

## 修行道地經分別相品第八

本失於寶珠，墮之于大海，  
即時執取器，耗海求珠寶。



精進不以懈， 執心而不移，  
海神見如此， 即出珠還之。  
適興此方便， 休息意天王，  
超至大寶山， 不以為懈倦。  
能究竟本無， 稽首無所著，  
所願而不轉， 歸命禮最勝。  
如龍王蟠結， 端坐亦如是，  
求道以精進， 大力起得佛。  
獨步於七日， 能忍化女人，  
稽首彼至尊， 信見而不轉。

其行道者，心設自念：「在於生死不可稱計，習婬、怒、癡已來甚久，人命既短又復懈怠，安能一生除盡諸瑕乎？」若有此念，當作是觀：譬如故舍初無居者，若干之歲冥不燃燈，執火而入冥即消索也！雖為久習塵垢眾毒，以有智慧諸瑕則滅。所以者何？智慧力強愚癡劣故。於是頌曰：

欲求道義莫懈怠， 以得法利離衰耗，  
承佛光明之智慧， 除婬怒癡悉永盡。

誰能奉斯順道如是？唯有信者、精進、智慧，無諂有志，爾乃順行。何謂為信？見知萬物皆歸無常，所可受身悉為憂苦，三界悉空，一切諸法計皆無我，解如此者是謂為信。於是頌曰：

其行修道者， 計知世不安，  
萬物盡非常， 其受身皆苦。  
三界悉為空， 一切法無我，  
所在能受行， 是故謂有信。  
設有吾我想， 則為顛倒人，  
能解了悉空， 即當知是佛。  
獲致甘露道， 覺了如是者，  
無有能動搖， 此乃謂為信。

修行道者，何謂精進？假使行者專精空無，心不捨離，是謂精進。設野火燒稍來近座，并燒衣服上及首目，心當念言：「火燒我頭，正使焦燃骨肉皮膚，令我身死終不捨行。所以者何？雖燒吾身為不足言，其內體中婬、怒、癡火，展轉生死三惡道中，燒我身來無央數世，未得究竟至於道德；雖燒一身不足為救，但當力濟婬、怒、癡火，已得滅度不復退還，已無有身，則無內外諸火之患。此婬、怒、癡不可輕滅，譬如以糠欲消銅鐵，終不能也！」執心堅強一切方便，乃可除盡婬、怒、癡病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專精於道德， 當爾之時莫惜身，  
譬如有象洗其身， 沐浴適淨復臥土。

假使急厄來及已， 雷電霹靂不以驚，  
譬如萎華人不惜， 捐棄塵勞當如是。

修行道者，何謂智慧？曉了寂定時，知當觀時，知察慧時，知受法時，了知定意正受之時，亦知遲疾從定起時；分別己心所有善惡，譬如良醫知腹中病也！當制其心莫令放恣，譬如健象墜向溝井，將養之者，以御抑之，不令墮落，修行道者制斷外著，亦當如是。知心因緣，諸想所奉，譬如明者知食所便，又如宰人知君主意，所嗜可否也！了知方便，一切解脫，進止所趣，猶如金師別金好醜。設行道者離於明智，不了道趣心懷恐懼，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則不成慧；其行道者設得一禪至第二禪，則自畏懼謂為失禪，不知轉寂也！心自念言：「咄哉！迷設。」本有善應，而念反失，心便移走也！在歡喜悅離於定意，則自限心而不得前，懷疑如此便為失禪，謂成不成，謂不成為成。云何了知禪定之意？專心秉志入第一禪心在滅定，適作是行入第二禪。所以迷者，久習俗事，未知正諦及諸漏盡，用不了諦，志在所漏故也！求第二禪不能制心，則不具禪，是故行者當知此非也！設行者明，不作是迷，則不失禪，斯謂智慧。於是頌曰：

假使曉了身諸法， 則知其意所歸趣，  
方便制止心所趣， 譬如鐵鉤調白象。  
其有明了解定意， 分別寂觀亦如是，  
常以智慧無猶豫， 住於道德如法教。

修行道者云何不邪？謂不諛諂，其心質直，專精行道，敦信守誠。設使在行而不為行，諸所塵勞不可之事，悉向法師說其瑕疹。譬如病者而有疾苦，悉當為醫至誠說之。法師觀察行者志意，應所乏短為其說法。於是頌曰：

行者懷質直， 其心無諛諂，  
承受法師教， 斷諸塵勞垢，  
安隱善清淨， 專精勤修道，  
奉經如佛教， 遵法猶戰鬪。

假使行者情欲熾盛，為說人身不淨之法。有三品教：一曰身骨如鎖，支柱相連；二曰適受法教，便觀頭骨；三曰已了是觀，復察額上，係心著頭。

假使瞋怒而熾多者，為說慈心，慈有四品：一曰父母宗親，二曰中間之人無大親疎，三曰凡人眾庶，四曰以得是行等施慈心。護於怨家仁心具足，則除九惱及與橫瞋。分別此義，雖有親厚則遠離之。何謂九惱而橫瞋者？一曰心自念言：「此人本曾侵枉我。」二曰：「此人後儻侵我。」三曰：「今復欺我。」四曰：「過去之時，枉我親友。」五曰：「後儻復侵我親友。」六曰：「於今現復欺我親

友。」七曰：「其人前時敬我怨家。」八曰：「後儻復敬。」九曰：「於今現復敬之。」雖有是心悉當棄捨。何能令人不侵己身？但當自守不侵人耳！是我宿罪不善之報，致此惡果也！吾親友本亦有罪，故致此患也！及吾怨家素與彼人宿舊親親，又有福德令人敬耳！三品九惱不足懷恨。

何謂橫瞋？未曾相見，見便恚之。即當思惟：「此人未曾侵枉我身，今亦無過復且無失，何故懷惡視他人乎！其發惡心橫加於人，還自受罪，譬如向風揚塵還自坌身也！」修行道者不能滅恚令不起者，此輩之人不入道品，如坏盛水不能致遠也！能制恚者如水澆火，則無所害，是應修行入於道律；以是之故雖遭苦惱，刀鋸截身，莫起瞋恚，如燒枯樹無有恨心，況復瞋恚向精神者！於是頌曰：

等觀於己身， 凡人怨無異，  
棄捐諸九惱， 立志不橫瞋。  
制心不懷恨， 如枯樹無恚，  
修行道地者， 如是無瑕穢。

修行道者設多愚癡，當觀十二因緣分別了之；從生因緣而有老死，設不來生則無終始。於是頌曰：

不癡則無生， 已除老死患，  
覩本無有始， 何從致衰盡？  
原因六情興， 多亂故致癡，  
從癡有結網， 轉成愚冥癡。

修行道者設多想念，則為解說出入數息，喘息已定，意寂無求。於是頌曰：

數息求止及相隨， 覩正諦想心便止，  
本性淨者奉如是， 獨坐多想不成行。

修行道者設多憍慢，為說此義：人有三慢，一曰言我不如某，二曰某與我等，三曰我勝於某。有念是者，為懷自大，當作此計：城外塚間，棄捐骨鎖，頭身異處，無有血脈，皮肉消爛，當往觀此貧富、貴賤、男女、大小、端正、醜陋，枯骨正等，有何殊別？本末終時，肉衣、皮裹、血潤、筋束，衣服、香花、瓔珞其身，譬如幻化巧風所合，因心意識周旋而行，至於城郭、國邑、聚落，出入進止。作是觀已，無有憍慢。本無觀者見於塚間及一切人，等而無異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豪富貴， 乘駕出城遊，  
及散棄塚間， 計之等無異。  
閑居處樹下， 若有作是觀，  
執心而行道， 慢火不能燒。

法師說經，觀察人情，凡十九輩。以何了知？分別塵勞，爾乃知之。何謂十九？一曰貪婬，二曰瞋恚，三曰愚癡，四曰婬怒，五曰婬癡，六曰癡恚，七曰婬怒愚癡，八曰口清意婬，九曰言柔心剛，十曰口慧心癡，十一者言美而懷三毒，十二者言麁心和，十三者惡口心剛，十四者言麁心癡，十五者口麁而懷三毒，十六者口癡心婬，十七者口癡懷怒，十八者心口俱癡，十九者口癡心懷三毒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婬怒癡，合此為三毒，  
兩兩而雜錯，計便復有四；  
口柔復有四，口癡言癡四，  
世尊之所說，人情十九種。

何而知人有貪婬相？文飾自喜調戲性急，志操忽忽性如獼猴而多忘誤，智詐淺薄無有遠慮，舉動所為不顧前後，造作不要多事恐怖，多言喜啼易詐易伏，安隱易解不耐勤苦，得小利入大用歡喜，忘失小小而甚憂感，聞人稱譽歡喜信之，伏匿之事悉為道說，體溫多污皮薄身臭，毛髮稀疎多白多皺，不好長鬚白齒起行，喜淨潔衣好著文飾，莊嚴其身喜於薄衣，多學伎術無所不通，數行遊觀常喜含笑，綺飾奉戒性和敬長，見人先問巧黠妍雅，性不佞戾慚愧多慈，分別好醜取與交易，柔和多哀多所恩惠，於諸親友放捨施與，所有多少不與人爭，所惠廣大，觀顧身形所作遲緩，了知世法悉能決斷，若見好人敬而重之，覺事翻疾，工於言語黠慧言和，多有朋友不能久親，少於瞋恚尊敬長老，臥起行步而不安詳，雖學于法愛欲財物，親屬朋友捨不堅固，結友不久，聞色欲事即貪著之，說其惡露尋復厭之，易進易退。以是之故為貪婬相。於是頌曰：

卒暴輕舉如獼猴，常歡喜笑又喜啼，  
得利大喜失甚憂，多於言語易降伏，  
志惑忽忽而驚恐，自喜易詐信人語，  
志性多忘無遠慮，好按戒法而有慧；  
貪視於色志善施，綺顧其身敬朋友，  
舒緩體溫為多污，喜信慚軟而有勇；  
於法財色及親友，不可便疎尋即悔，  
諸所造學即能得，雖疾知之速忘失；  
花飾莊嚴其衣服，所作不要而敬老，  
智者敬之有學志，通達能明而和解；  
常喜出城行遊觀，美於言語亦樂聽，  
利口便辭能分別，所處臥坐不忍久。  
柔軟性至誠，輕事不顧後，  
志卒不耐苦，朋友好惠施；



憎長鬚喜短， 自喜然而臭，  
巧黠多皺白， 奉戒慧無礙；  
見人先問訊， 衣薄面齒淨，  
有慈易從事， 起行不惜財；  
別知人行慈， 易教不很戾，  
佛說性如是， 為應貪姪相。

當何以觀瞋恚之相？解於深義不卒對恨，若怒難解無有哀心，所言至誠惡口麤麤，普懷狐疑不尋信之，喜求他短多寤少寐，多有怨憎結友究竟，仇讎難和所受不忘，無有怨驚人怖不懼，多力反復不能下屈，多憂難訓，身體長大、肥項、大頭、廣肩、方額、好髮，勇猛性強難伏，所可聽受遲鈍難得，既受得之亦復難忘，若失法財所欲親友，永無愁顧難進難退。以是知之為瞋恚相。於是頌曰：

志性剛強深解義， 普疑於人求長短，  
少於睡眠難屈伏， 性矇難學亦難忘；  
能忍勤苦巨觸近， 無所畏錄不卒瞋，  
身口相應難諫曉， 勇猛有力而剛強；  
少恐少友多怨憎， 少安有反身廣大，  
所可作為不追悔， 棄法財反不顧念；  
一捨所親不思之， 未曾還變亦不伏，  
勤力精進修大事， 佛說是輩為瞋相。

云何察知愚癡之相？謂性柔軟喜自稱譽，無有慈哀破壞法橋，常而閉目面色憔悴，無有點慧愛樂冥處，數自歎息懈惰無信，憎於善人常喜獨行，寡見自大作事猶豫，不了吉凶不別善惡，若有急事不能自理，又不受諫，不別善友及與怨家，作事反戾弊如虎狼，被服弊衣身體多垢，性不自喜，鬚髮蓬亂不自整頓，多憂嗜臥多食無節，人倩使之而不肯作、不倩不使而更自為，當畏不畏、不當畏者然反畏之，當憂反喜、當喜反憂，應哭而笑、應笑而哭，設有急事使之不行，適去呼還不肯反顧，常遭勤苦強忍塵勞，有所食噉不別五味，言語多笑喜忘重語，嚙舌舐脣然而噤<sup>斷</sup>，行步臥起未曾安隱，舉動作事無所畏難、不知去就。佛說是輩為愚癡相。於是頌曰：

弱顏愚無慈， 強顏而自譽，  
眼目不視眴， 憔悴數歎息；  
獨行然無信， 嫉賢及懈息，  
常憂多狐疑， 不別諸善惡；  
體面多塵垢， 不知善惡語，  
作事多憤鬧， 不能自究竟；  
所倩使不肯， 不使而反行，  
當畏而不畏， 不畏而反畏，

應喜而反憂， 應憂而反喜，  
當哭而反笑， 當笑而反哭；  
貪飲食無飽， 不別反怨讎，  
志性喜恨戾， 無慧遭苦惱；  
鬚髮常蓬亂， 無信喜居冥，  
不別知五味， 多臥如虎狼；  
寡見而貢高， 齧舌而舐脣，  
弄口而喜斷， 所語而多笑；  
臥處而不安， 諸急事難進，  
呼還而突前， 性爾為癡相。

何謂姪怒癡相？向所說姪、怒、癡是也！姪癡、怒癡相亦如是。其與一切塵勞合者，是謂姪怒癡相。於是頌曰：

其處於塵勞， 與姪怒俱合，  
當觀姪怒相， 是為癡無慧。  
一切前所說， 貪欲諸垢穢，  
有姪怒愚行， 則知不離癡。

何謂口欲心欲者？語言柔軟順從不違，身所不欲不加於人，言念輒善安隱可意。譬如好樹，其華色鮮果實亦美，口欲心欲亦復如此。於是頌曰：

其語常柔和， 順從言可人，  
言行而相副， 心身不傷人。  
譬如好花樹， 成實亦甘美，  
佛尊解說是， 心口之姪相。

何謂口欲心怒者？口言柔軟而心懷毒，如種苦樹，其花色鮮成果甚苦，言柔懷毒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其口言柔軟， 而心懷毒害，  
視人甚歡喜， 相隨而可親。  
口言而柔順， 其心內含毒，  
如樹華色鮮， 其實苦若毒。

云何知口欲心癡者？言語柔和其心冥冥，不能益人亦不欺損。譬如畫瓶，視表甚好裏空且冥，口欲心癡亦猶如此。於是頌曰：

口言有柔和， 而心懷冥癡，  
當知此輩人， 口姪而心愚。  
觀其口如慧， 心中冥如漆，  
外好如畫瓶， 其內空且冥。

何謂口欲而心怒癡？所言柔軟念善尠少，性不調順，或復念惡、有時不念，善惡不別，其性難知。譬如甜藥雜以鹹苦不可分別，其有口欲而心怒癡，亦復如此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口言欲， 心懷諸怒癡，  
譬如醞醐蜜， 雜以辛苦鹹。

何謂口麤而心姪者？語言剛急中傷於人，眾所憎惡不欲見之，無有敬者；譬如父母訶教子孫，雖口剛急而心猶愛；譬如瘡醫破洗人瘡，當時大痛，久久除愈心甚歡喜。其有口剛而心姪者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有現口言急， 而心懷姪欲，  
譬如夏日熱， 其光照冷水。

何謂口剛而心怒者？口言麤麤，所可懷念，無有慈善不欲人利。譬如苦藥復和以毒，設飲病人吐之不服，設飲消時則害人命，其口剛急而心怒者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其口言急無親敬， 心念弊惡而懷毒，  
常喜侵枉於他人， 當觀此輩行雜毒。

何謂口麤而心癡者？言常剛急惡加於人，舉動所作心不自覺，不念人善亦不念惡。譬若有賊拔刀恐人而不能害，如是行者知為口急而心愚癡。於是頌曰：

口言剛急心不害， 喜恐於人無所加，  
譬如拔刀無所施， 口麤心癡亦如是。

何謂口麤心懷三毒者？口言剛急或善於人，又復加惡，乍念不善亦不能惡。譬如大吏捕得盜賊，其下小吏恐責其辭，又復有吏誘進問之，其次小吏鞭杖拷之，又復有吏不問善惡亦不拷責，是謂口麤而懷三毒者。於是頌曰：

口言而剛急， 其心懷三毒，  
志性如是者， 不善不為惡；  
行跡若斯者， 名之中間人，  
勤苦及安隱， 是事雜錯俱。

何謂口癡而心欲者？無所別知，人與共語都無所解，不曉善惡義所歸趣；心常自念：「當何以益加於人也！」至於趣事，如所思念不失本要。譬如冥夜興雲降雨，其口癡心欲亦復如此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口癡而心姪， 口所言說不了了，  
如龍興雲而不雷， 口癡心姪亦如是。

云何為口癡心剛？不能施善亦不加惡，常心念言：「以何方便中傷於人？」設得便者輒危害人。譬如以灰覆於炭火，行人躡上便燒其足，口癡心怒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口癡而心剛， 不柔無惡言，  
常懷惡加人， 不念人善利。  
所言不了了， 藏惡在於心，  
如灰覆炭火， 設躡燒人足。



何謂口癡而心懷冥？不能以善加施於人，亦不加惡，心亦不念他人善惡，無所增損。所以者何？無勢力故。譬如火滅以灰覆之，若持枯草及燥牛屎，積著其上手觸足蹈，無所能燒而不成熟。所以者何？無所堪任。口癡心冥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其口有癡愚， 而心懷闇冥，  
都不能念惡， 亦不能念善，  
不能成辦事， 亦不不為能，  
如暴中炊煮， 無所能成熟。

何謂口癡心懷三毒？口無所犯不益於人，少所中傷晝夜思念：「以何方便中傷於人？」又復心念：「云何饒人？」或心念言：「不損益人。」譬如故瓶盛淨不淨，而蓋其口不見其裏，發口則現，口癡心懷三毒亦復如此。於是頌曰：

作性喜反戾， 口言不了除，  
而懷姪怒癡， 盛滿以臭穢。  
譬如大故瓶， 受諸淨不淨，  
不能益於人， 亦都無所損。

其為法師，以此十九事，觀察人情而為說法。其姪相者云何解說？為講法言：「習欲多者墮於地獄、餓鬼之中，然後得出復作姪鳥、鸚鵡、青雀及鴿、鴛鴦、鵝、鶩、孔雀、野人、獼猴；設還作人，多姪放逸輕舉卒暴。仁當察此曼及人身，觀知罪垢，惡露不淨，莫習姪欲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多習姪色， 憍慢速目燒，  
在人若畜生， 地獄餓鬼中，  
生彼還自害， 塵勞火見燒；  
欲令解脫此， 隨行故說是。

設多瞋者隨其行跡，而為說法：「犯眾瞋恚墮於地獄、餓鬼之道，從惡處出當作毒獸、鬼魅、羅刹、反足、女鬼、溷鬼之類，又作師子、虎、狼、蛇虺、毒蟲、蚊虻、蚊蜂、百足之蟲；設從此道還在世間，形貌醜陋人所不媚，常當短命而多疾病，身體不完。以是之故，殃罪分明。常奉慈心，除其瞋恚。」於是頌曰：

人多懷瞋恚， 眾共所憎惡，  
坐是墮惡道， 多病不安隱，  
墮鬼及毒獸， 既作人下賤；  
能行慈心者， 即除瞋恚冥。

設多愚癡為說此法：「矇冥興盛，死墮地獄、餓鬼之路，若在畜生則作癡獸，謂牛、羊、狐、犬、驪、驢、猪豚之屬；設還人道，性不決了，少眼根弱，當多疾病六情不完，生於夷狄野人之中，從冥入冥。」以是教之觀十二緣，除愚冥本。於是頌曰：

多習愚癡者， 諸根不完具，  
生於牛羊中， 然後墮地獄；  
假使修學人， 願度此惡道，  
欲得脫其冥， 當觀十二緣。

設多婬怒當行二事：觀其不淨，又奉慈心。若多婬癡為講二事：空無及慈。設怒癡盛，為說二事：導以慈心，并了癡本。於是頌曰：

行慈觀不淨， 攻治婬怒癡，  
教色諸愚者， 十二緣不明。  
若人瞋恚盛， 及癡甚除冥，  
當為講慈心， 十二因緣本。

若有口婬而心欲者，為說無常空寂之義也；心怒口恚唯講慈仁也；口癡心冥講十二緣。其餘四種眾病備具：一者口婬心懷三毒，二者口怒恚癡具，三者口愚內懷三垢，四者有人淳懷三毒。其解法師，當為此輩說法教化，令其寂然觀因緣本。所以者何？是輩種類塵勞淳厚，積諸罪殃而自纏裹，雖為現法不見聖諦，唯當教之諷誦勸進，緣是之故專在誦務，塵勞轉薄，雖不獲道，可得上天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行犯婬， 而心瞋恚癡，  
當教諷誦經， 及勸使為福；  
塵勞雖興盛， 緣是除罪蓋，  
因斯之方便， 然後得生天。

譬如有人修治樹園，地高下之，坵墟平之，溉灌以時，拔去荊棘、穢草、蘆葦，邪生諸曲、橫出不理皆落治之，棄著垣外令其順好；樹木無礙，根生滋茂，皆悉護之令不折傷。以是之故，樹木轉大花實興盛。其修行者受法師教，除婬怒癡欲想諸穢，以是之故，行遂長成至于得道。於是頌曰：

其樹木曲戾， 邪出不順生，  
荊棘諸瑕穢， 悉落治令政。  
以若干方便， 修理乃得成，  
修行治法樹， 奉經亦如是。  
除諸婬怒癡， 受師百千教，  
減去諸瑕穢， 如園師修樹。

法師說經，察以四事。何謂為四？一曰博學而得至道；二曰懷來以道，其於學問不能論義；三曰博學道德未得成就；四曰無知無道。復有四法：一曰初由法師從其啟受知義解法；二曰雖解其義不能微妙；三曰分別淺法不能至深；四曰不知其義亦不曉了。如是學法，所習唐苦。譬如兩人俱不曉泅，墮深水中，欲相免濟反更溺死；如

盲牽盲欲有所至，中道迷惑竟不能達；不知義者亦不曉慧，而欲說法欲有所救，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人博學， 眾善無央數，  
已得度無極， 若人越大海。  
若人淨如諦， 而無有智慧，  
但可取其要， 不能獲深義。  
若習入道者， 隨順不違律，  
以能敬受教， 如是有反復。  
譬如近尊者， 必當獲大利，  
其學修行道， 所求義必進。  
但解進其義， 而不能微妙，  
如人食空羹， 而無有飯具。  
從師諮受義， 不了妙如是，  
不能解大道， 不至正真慧。  
設使不入道， 不能分別說，  
則不解於慧， 無義不了了。  
如盲欲御盲， 不能致所趣，  
無義亦無慧， 譬之亦其然。

其修行者計有三品：一曰或身行道而心不隨，二曰或心行道而身不從，三曰修道身心俱行也。何謂身行而心不隨？假使行者結跏趺坐，政直端心，譬如柱樹未曾動搖，而現此相內心流逸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念，所更不更而普求之。其心放逸不得自在，譬如死屍捐在塚墓，虎、狼、禽獸、飛鳥、狗犬狢爭食之，身定內亂亦猶其然，斯為修行道德地者身定心亂。於是頌曰：

結加趺端坐， 不動如太山，  
其心內迷散， 情猶象墮淵；  
如是修行者， 身定而心亂，  
譬若樹狂花， 不成果而落。

何謂修行道德地者？有心在道而身不從，身不端坐成四意止，是時心定而身不安。於是頌曰：

假使心性自調和， 住四意止無他相，  
是時則名四意止， 雖身不定心不亂。

修行道德地，何謂身心而俱定者？身坐端正心不放逸，內根皆寂，亦不走外隨諸因緣也！當爾之時，身心端定都不可動，以此知之身心等定。於是頌曰：

其身心俱定， 內外不放逸，  
寂然加趺坐， 如柱定難傾。  
見於生死諦， 如水漂岸樹，

身心而相應，疾成道得果。  
修行道地，專精於道而不動轉，如是寂滅速至泥洹。於是頌曰：  
講說若干之要義，如乳石蜜和食之，  
其無謬詔能承法，則以佛教自調順。  
修行道地經卷第二

勸意品第九

修行道地，以何方便自正其心？吾曾聞之：「昔有國王，選擇一國明智之人以為輔臣。爾時國王設權方便無量之慧選得一人，聰明博達其志弘雅，威而不暴名德具足。王欲試之，欲知何如？故以重罪欲加此人，勅告臣吏盛滿鉢油，而使擎之從北門來至於南門，去城二十里園名調戲，令將到彼，設人持油墮一滸者，便級其頭不須啟問。」於是頌曰：

假使其人到戲園， 承吾之教不棄油，  
當敬其人如我身， 中道棄油便級頭。

「爾時群臣受王重教，盛滿鉢油以與其人。兩手擎之甚大愁憂，則自念言：『其油滿器，城里人多，行路車馬，觀者填道，譬如水定而風吹之，其水波揚；人亦如是，心不安隱。』退自念言：『無有一人而勸勉我言莫恐懔也！是器之油擎至七步，尚不可詣，況有里數耶？』此人憂憤不知所湊，心自懷懔。」於是頌曰：

覩人象馬及車乘， 大風吹水心如此，  
志懷怖懔懼不達， 安能究竟了此事？

「其人心念：『吾今定死，無復有疑也！設能擎鉢使油不墮，到彼園所爾乃活耳！當作專計，若見是非而不轉移，唯念油鉢志不在餘，然後度耳！』於是其人安行徐步。時諸臣兵及眾觀人，無數百千隨而視之，如雲興起圍繞太山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人擎鉢心堅強， 道見若干諸觀者，  
眾人圍繞而隨之， 譬如江海興大雲。

「當爾其人擎鉢之時，音聲普流莫不聞知，無央數人皆來集會，眾人皆言：『觀此人衣，形體舉動，定是死囚。』斯人消息乃至其家，父母、宗族皆共聞之，悉奔走來，到彼子所號哭悲哀。其人專心，不顧二親、兄弟、妻子及諸親屬，心在油鉢無他之念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子啼泣淚如泉， 若干種泣哭嘆父，  
心懷怖懔不省親， 專精秉志而持鉢。

「眾人論說相令稱噉，如是再三。時一國人普來集會，觀者擾攘喚呼震動，馳至相逐蹙地復起，轉相登躡間不相容，其人心端不見眾庶。」於是頌曰：

眾人叫喚不休息， 前後相逐不容聞，



而擎油鉢都不觀， 如雹雨空無所傷。

「觀者復言：『有女人來，端正姝好，威耀光顏一國無雙，如月盛滿星中獨明，色如蓮華行於御道，像貌巍巍姿色踰人，譬如玉女，又若忉利天王之后字曰護利，端正姝好，諸天人民莫不敬重。於今斯女昭昭如是，能八種舞，音聲清和聞者皆喜。』」於是頌曰：

舉動而安詳， 歌舞不越法，  
其心懷歡喜， 感動一切人。  
歌頌聲則悲， 其身而逶迤，  
不疾亦不遲， 被服順政齊。  
七種微妙音， 奇述有五十，  
三處而清淨， 宮商節相和。  
身從頭至足， 莊嚴寶瓔珞，  
語言而美雅， 猶若甘露降。

「爾時其人一心擎鉢，志不動轉亦不察視。觀者皆言：『寧使今日見此女顏終身不恨，勝於久存而不覩者也！』彼時其人雖聞此語，專精擎鉢不聽其言。」於是頌曰：

巧便而安詳， 其舞最巧妙，  
一切人貪樂， 譬如魔之后，  
能動離欲者， 何況於凡夫；  
來往其人邊， 擎鉢心不傾。

「當爾之時有大醉象，放逸犇走入於御道，眾人相謂：『今醉象來，踏蹴吾等而令橫死，此為魑魅化作象形，多所危害不避男女；身生瘡痍其身鹿澁，譬若大髒毒氣下流，舌赤如血其腹委地，口脣如垂行步縱橫，無所省錄人血塗體；獨遊無難進退自在，猶若國王遙視如山，暴鳴哮吼譬如雷聲，而擎其鼻瞋恚忿怒。』」於是頌曰：

大象力強甚難當， 其身血流若泉源，  
踏地興塵而張口， 如欲危害於眾人。

「其象如是，恐怖觀者令其馳散，破壞兵眾諸象犇逝，一切覩者而欲怖死，能拔大樹踐害群生，雖得杖痛無所畏難。」於是頌曰：

壞眾及群象， 恐怖人或死，  
排撥諸舍宅， 犇走不畏御。  
名聞於遠近， 剛強以為德，  
憍慢無所錄， 不忍於高望。

「爾時街道市里坐肆諸賣買者，皆懷收物蓋藏閉門，畏壞屋舍人悉避走；又殺象師無有制御，瞋惑轉甚，蹈殺道中象、馬、牛、羊、猪、犢之屬，碎諸車乘星散狼藉。」於是頌曰：

諸坐肆者皆蓋藏， 傷害人畜碎車乘，

覩見如是閉門戶， 狼藉如賊壞大營。

「或有人見，懷振恐怖不敢動搖，或有稱怨呼嗟淚下，又有迷惑不自覺知，有未著衣曳之而走，復有迷誤不識東西，或有馳走如風吹雲，不知所至也！中有惶懼以腹拍地，又人窮逼，張弓安箭而欲射之，或把刀刃意欲前格，中有失色恍惚妄語，或有懷瞋其眼正赤，又有屏住遙覩歡喜，雖執兵仗不能加施。」於是頌曰：

於斯迷怖懼， 亦有而悲涕，  
或愕無所難， 又有執兵仗，  
愁憤蹙地者， 邈絕不自知，  
獲是不安隱， 皆由見醉象。

「彼時有人曉化象呪，心自念言：『我自所學調象之法，善惡之儀凡有八百，吾觀是象無此一事，吾今當察從何種出？上種有四，為是中種、下種耶？』以察知之，即舉大聲而誦神呪。」於是頌曰：

天王授金剛， 吾有微妙語，  
能除諸貢高， 羸劣能令強。

「彼人即時舉聲稱曰：『諸覺明者無有自大亦不興熱，棄除恩愛承彼奉法，修行誠信之所致也！象捐貢高伏心使安。』說此往古先聖二偈言：

「『姪洸及怒癡， 此世三大惱，  
誠道無諸垢， 眾熱為以消。  
用彼至誠法， 修行亦如是，  
大意供象王， 除惑捨貢高。』

「爾時彼象聞此正教，即捐自大降伏其心，便順本道還至象廐，不犯眾人無所燒害。其擎鉢人不省象來亦不覺還。所以者何？專心懼死無他觀念。」於是頌曰：

見象如暴雨， 而心未曾亂，  
其雨雖止已， 虛空亦不悅。  
其人亦如是， 不省象往還，  
執心擎油鉢， 如藏寶不忘。

「爾時觀者擾攘馳散東西走故，城中失火燒諸宮殿及眾寶舍、樓閣、高臺，現妙巍巍展轉連及，譬如大山無不見者，烟皆周遍火尚盡徹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城豐樂嚴正好， 宮殿屋舍甚寬妙，  
而烟普熏莫不達， 火熾如人故欲然。

「火燒城時，諸蜂皆出放毒齧人，觀者得痛驚怪馳走；男女大小面色變惡，亂頭衣解寶飾脫落；為烟所熏眼瞳淚出，遙見火光心懷怖



懷，不知所湊；展轉相呼父子、兄弟、妻息、奴婢，更相教言：

『避火離水，莫墮泥坑，爾乃安隱。』」於是頌曰：

愁憂心懷不自覺， 家室親屬及僕從，

乘諸象馬悲哀出， 言有大火當避捨。

「爾時官兵悉來滅火；其人專精一心擎鉢，一涕不墮，不覺失火及與滅時。所以者何？秉心專意無他念故。」於是頌曰：

有眾人迷惑， 如鳥遇火飛，

其火燒殿舍， 烟出如浮雲，

頭亂而驚怖， 避烟火馳走；

一心在油鉢， 不覺火起滅。

「是時五色雲起天大雷電。」於是頌曰：

既興大霧非時雨， 風起吹雲令純陰，

虛空普遍無清天， 猶暴象群雲如是。

「爾時亂風起吹地興塵，沙礫瓦石填於王路，拔樹折枝落諸華實。」於是頌曰：

風起揚塵而周普， 興雲載水無不遍，

暴風忽冥不相見， 雷電俱降無不驚。

「彼時大雲而焰掣電，霹靂落墮，孔雀皆鳴，天便放雨墮於諸雹；雖有此變其人不聞。所以者何？專念油鉢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放逸象時， 猶如大雲興，

墮雹失火風， 拔樹壞屋舍。

其人不覩見， 何善誰為惡？

不覺風雲起， 但觀滿鉢油。

「爾時其人擎滿鉢油，至彼園觀一涕不墮。諸兵臣吏悉還王宮，具為王說所更眾難，而人專心擎鉢不動，不棄一涕得至園觀。王聞其言則而歎曰：『此人難及，人中之雄！不顧親屬及與玉女，不懷巨象、水火之患、雷電霹靂。吾聞雷聲愕然怖懷，雖有啟白不省其言，或有心裂而終亡者，或有懷軀而傷胎者。人民所立悉不自覺，雖遇眾難其心不移，如是人者無所不辦，心強如斯終不得難，地獄王考，能食金剛！』其王歡喜立為大臣。」於是頌曰：

見親族泣涕， 及醉象暴亂，

雖遭諸恐難， 其心不移易。

王覩人如此， 心堅定不轉，

親愛而弘敬， 立之為大臣。

「爾時正士其心堅固，雖遭善惡及諸恐難，志不轉移得脫死罪，既自豪貴壽考長生也！」修行道者御心如是，雖有諸患及姪、怒、癡來亂諸根，護心不隨攝意第一，觀其內體察外他身，痛痒、心、法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如人擎油鉢， 不動無所棄，  
妙慧意如海， 專心擎油器。  
若人欲學道， 執心當如是，  
意懷諸德明， 皆除一切瑕。  
若干之色欲， 而興於怒癡，  
有志不放逸， 寂滅而自制。  
人身有病疾， 醫藥以除之，  
心疾亦如是， 四意止除之。

心堅強者志能如是，則以指爪壞於雪山，以蓮華根鑽穿金山，則以鋸斷須彌寶山。其無有信不能精進，而懷諛諂放逸喜忘，雖在世久終不能除姪、怒、癡垢。有信、精進、質直、智慧，其心堅強，亦能吹山而使動搖，何況而除姪、怒、癡也！故修行者欲成道德，為信、精進、智慧、朴直，調御其心專在行地。於是頌曰：

直信而精進， 智慧無諛諂，  
是五德除瑕， 離心無數穢。  
採解無量經， 自覺斯佛教，  
但取其要言， 分別義無量。

### 修行道地經離顛倒品第十

功德住覺高巍巍， 猶如學術依靜居，  
智慧川流善寶形， 願稽首禮大山王。  
從天上來下， 知趣而不惑，  
佛生不胞胎， 不入亦不出，  
不更諸苦惱， 不著不顛倒，  
德重無所著， 歸命度生死。

修行道者或懷懈怠，謂法微妙難曉難了不可分別。當識苦本，斷除諸習，證於盡滅，修念道術。譬如有人而取一髮破為百分，還續如故令不差錯，是事甚難不乎？答曰：「甚難！甚難！」可以幻化諸藥神呪續髮如故，泥洹之道不以此事而成立也！雖不能致於道證者，當有方便。於是頌曰：

常健精進向脫門， 欲覺了此難復難，  
勤力勸樂而無退， 如深穿地得泉水。

當作是觀：「速疾成就莫如泥洹，不從他求自因心致，從他人得乃為難耳！由己勤獲何所難乎？」當作斯計，唯以諦觀誘進其心，如誘小兒呼之至前，來取手物而食噉之；小兒來至，一一擊指而無所得。世人如是所見顛倒，無常謂常，苦謂為樂，非身謂有身，空謂為實。捨四顛倒作本無觀，爾乃為順佛之教誡。於是頌曰：

人不曉本無， 常計樂調淨，  
譬如以捉捲， 用以誘小兒。  
於是人顛倒， 而有吾我想，  
當為現光曜， 如冥中燃燈。

吾有頭髮不能常久，亦非淨潔，弗安無我；以是觀之一切皆然。勸發其心如明眼人，執炬而行入於空室，觀之無人亦無所覩，審諦見者亦復如是。察色之本，見無常、苦、無吾、非身，虛妄見者而反自縛。解空觀者有何難乎？現可見聞得道迹者、往還、不還及無所著，得平等覺。此等斯人，吾亦是人；此等成道，我身何故獨不獲乎？修行道者勸心如是，捨四顛倒專於行地。於是頌曰：

髮毛爪骨肉， 及諸像色形，  
眾來惑心法， 五陰之所亂；  
無常苦不安， 無我不清淨，  
身如空丘舍， 明者觀如是。

### 修行道地經曉了食品第十一

佛在巴質樹， 天帝奉百味，  
又在舍衛城， 波斯匿供養，  
比蘭若設飯， 麥飯雖甘味，  
皆等意受之， 稽首無所著。  
雖食此飯已， 弗著不以色，  
亦不造憍慢， 棄捐諸貢高，  
所在受供養， 如越大曠路，  
不以為甘美， 是故稽首禮。

爾時修行當觀飯食。設百種味及穢麥飯，在於腹中等無有異，舉食著口嚼與唾合，與吐適同；若入生藏，身火煮之，體水爛之，風吹展轉；稍稍消化，墮於熟藏，堅為大便，濕為小便，沫為涕唾，藏中要味以潤成體；此要眾味流布諸脈，然後長養髮、毛、爪、齒、骨、髓、血、肉、肪、膏、精氣、頭腦之屬，是外四大養內五根，諸根得力長於心法，起婬、怒、癡。欲知是者，是揣食之本，由是而起。於是頌曰：

計無央數諸上味， 墮在腹中而無異，  
於體變化等不淨， 故行道者不貪食。

雖當飯食不求於肥，趣欲支命。譬如大官捕諸飛鳥，皆剪其翅閉著籠中，日擇肥者以給官厨。時諸飛鳥日日稍減，中有一鳥心自念言：「肥者先死，若吾當肥亦死如前；設不食者便當餓死。今當節食，令身不肥亦莫使羸，令身輕便出入無礙，不為宰人所見烹害，

羽翼可得漸漸生長，若從籠出便可飛逝，從意所至。」修行道者亦計如是，食趣安身令體不重，食適輕便少於睡眠，坐起、經行、喘息安隱，勤大小便，身依於行，姪、怒、癡薄。

其修行者當作是觀：「吾不貪身除諸情欲，此身非要骨鎖相支，今此身中但盛不淨無有堅固。譬如怨家無益羅網，常懷怨賊而傷親友，當消息之，供養奉事譬如王者。當以如何？遵承佛教，坐起經行令無災患，常觀污露具知多穢，將養其命趣得行道，如有親屬不可棄捨；身亦如是，沐浴、飯食、衣被、蓋形，如愛一子常將護之，不令寒溫飢渴之苦，非為蚊虻、蚤蟲所齧。如有逆賊收閉牢獄，獄吏考治若干種榜：『卿為前後劫盜誰物？家居所在？盜何所藏？與誰同伴？魁師黨部耶？』五毒治之，氣絕復蘇，即自思惟：

『以何方便得脫榜答？』心便開解，對獄吏首：『遠計某國大長者子名曰禁戒，前後所偷皆著彼所，居止其家共行竊盜，是吾伴侶。』獄吏聞之，收長者子，與前賊共同一牢中俱繫鐵絆。時長者子家有餉來，便自獨食不分與賊。賊大瞋怒張目嚙齒，汗出嘆息欲興惡意，令長者子不濟其命，況乃獨食：『今我自在則當逼之，不獨飲水，何況獨食！』其長者子少小驕樂，不忍須臾不行左右，欲至舍後便報賊言：『共至廁上。』其賊報言：『在卿所至，吾不能行。』時長者子逼急窮極，謂其賊言：『無過於子，子橫牽吾閉在刑獄；今欲小起反不相從乎？設不共繫終不相報。吾假相犯卿便說之，以當省過而謝其罪。』時賊答曰：『子實無過吾橫相牽。卿眷屬多，欲自免罪，不見考治蒙得飲食故相枉耳！仁有餉來而反獨食，永不相分故不相從。』時長者子則報賊言：『解子所恨，從今以往終不相失；若有餉來先當飯子，然後自食。曼我命存，願到舍後使身氣通。』賊乃隨之。

「後日餉來，便勅婢使：『所持飯來先奉親厚，所食之餘爾乃給我。』時婢奉教輒如其言，使人還歸具啟長者。長者聞之心懷恚怒，明日詣獄謂其子言：『卿生豪族，反與逆賊惡人從事而與親厚，都不覺知此橫牽汝閉在牢獄。』其子報言：『父所言是，不敬此人以為親厚也！具知是賊耳！我欲小行逼不相從，身重、腹脹、眼反、耳聾，頭痛、背裂、脅肋欲拔，胸懷氣滿、喘息欲斷，心意煩亂迷不自覺，諸節欲解、骨體疼痛，命欲窮絕，惡對在上，汗出短氣。而賊語我：「卿能隨吾，如病從醫，爾乃可耳！先以飯我，然後自食，吾當相從。」用貪身命故為親厚也！』」

如長者子具知此賊為怨家也！用窮逼故，於外示現若如親厚，而內疎薄，知四大寄非常之物，四事增減輒無安隱，如蛇虺毒，如幻、野馬、水月、山響，解身如是；其行道者亦復解此，曉知五陰皆為

怨賊，趣以衣食將養其體令不危害，夙夜專精如救頭然，非以懈廢得成道德，至於無為，度于三界始終之患。

### 修行道地經伏勝諸根品第十二

其修行者婬、怒、癡薄，設不習塵無所燒害，未成道德非見聖諦自謂獲矣！如是行者自誠心意，放之在於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念，著於五陰，所作未辦。設心不隨五陰蓋者，則知得道；若其心亂隨諸情欲，即還恐懔當更精進。如牧牛者牧牛于澤，其牛犇突踐他禾穀，牧牛者恐怖其主覺之，牽將歸家以杖捶治。明日復出還在牧上，陽如不視，知復犯他禾稼不也？時牛心念：「牧者不見。」復食他苗。其主見之便復撻榜，牛後恐懼不敢復犯。行者如是自誠五根不隨情欲，則知道成也！若從六衰即還自制，觀三塗之苦生死之難，晝夜精勤勝前萬倍，所未獲者當令成就，已得成就令不放逸。

### 修行道地經忍辱品第十三

設使有人撻罵行者，爾時修道當作是觀：「所可詈詈但有音聲，諦惟計之皆為空無，適起即滅。譬如文字其名各異，一一計字無有罵聲；譬如一盲目無所見，正使百盲亦無所覩。罵亦如此，一字不成，正百千字亦悉空無。」設使父母、家室、親里，共稱譽我亦復皆空。當作是觀：「譬如夷狄異音之人，雖來罵我，譬如風響，是聲皆空。」

### 修行道地經棄加惡品第十四

假使行者坐於寂定，人來撻捶，刀杖瓦石以加其身。當作是觀：「名色皆空，所捶、可捶悉無所有，本從何生？誰為瞋者？向何人怒？我宿不善得致此患。設無名色無緣遭厄，我若欲瞋報其人者，眾怨甚多不可悉報；譬如毒蛇及與百足，蚤蟲、蚊虻、蚊蜂之屬，是輩燒人無以加報。假使能除外諸憂患，安能辟除其內體中四百四病、八十種蟲！以是之故當伏內心，滅諸垢穢寂定其志，故謂修行。」

### 修行道地經天眼見終始品第十五



其修行者假使睡眠，當念無常不久趣死。想於眾苦生死之惱，澡手盥面瞻視四方，夜觀星宿以自御心，棄捐懈怠不思臥寐；若睡不止當起經行，假令不定當移其坐。想欲見明，雖心中冥，思惟三光令內外明。於是頌曰：

當念生死苦， 觀罪覩四方，  
省視外光影， 內心求照明。  
滅壞睡眠冥， 若日消除闇，  
如是雖閉目， 所見踰開者。

其修行者，常思見明，晝夜無異；分別大小、是非、所趣，遠行普學無所不博。思惟如是，則得道眼所見平等，無有彌延及淨居天。於是頌曰：

雖為眠日常如開， 禪定所見踰天眼，  
普視世間眾生類， 徹達天上無不見。

其修行者已成道眼，悉見諸方三惡之處。譬如霖雨一旦晴除，有明眼人住於山頂，觀視城郭、郡國、縣邑、聚落、人民、樹木、花實、流水、源泉、師子、虎、狼、象、馬、羊、鹿及諸野獸，行來進止皆悉見之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明鏡及虛空， 霖雨已除日晴明，  
有淨眼人住高山， 從上視下無不見。  
又觀城郭及國邑， 其修行者亦如是，  
覩見世間及禽獸， 地獄餓鬼眾生處。

修行如是覩三千界，見人生死善惡所趣，是之名曰所達神通。於是頌曰：

雖有甘露無上味， 見三千世德踰彼，  
其修行道隨佛教， 疾得神通無罣礙。  
佛皆普見一切淨， 愍傷眾人故說此，  
決終始根令速度， 以無極義而分別。

## 修行道地經天耳品第十六

識慧為轂寂應緣， 無所罣礙順正道，  
其有轉此道法輪， 稽首轉輪大聖族。  
察省若干之伎樂， 設有悲哀心正等，  
聞諸天天地獄聲， 叉手稽首尊淨性。

其修行者適成天耳，便得徹聽亦無煩惱。譬如有人掘地求藏，本規索一并得餘藏；行者如是，本求天耳徹聽隨從，悉聞天上世間之聲。於是頌曰：

計彼修行者， 興法以善權，

精勤得天眼， 觀天上世間；  
徹聽自然生， 所聞亦無限，  
如人地求藏， 自然得餘寶。

譬如夜半眾人眠寐，一人獨覺上七重樓，於寂靜時聽省諸音，妓樂歌舞、啼泣悲哀、搥鼓之聲；修道所見亦復如是，心本寂靜，遙聽地獄啼嗥酸苦，見聞餓鬼及與畜生、天上、世間妓樂之音，是為天耳神通之證。於是頌曰：

如夜眾庶皆眠寐， 一人起上七重樓，  
靜心而聽一切人， 妓樂歌舞之音聲；  
其修道者亦如是， 天耳徹聞諸音聲，  
其在三界諸形色， 悉曉了知其語言。  
從無央數大經義， 我得其餘服甘露，  
譬如人病服良藥， 今演世尊天眼教。

### 修行道地經念往世品第十七

智慧為牙善根元， 經法成華德為果，  
解脫示現立不動， 今吾歸命佛大樹。  
從億百生殖善根， 昔無限世寂梵行，  
識百千億本宿命， 佛覺意強歸心定。

假使修行，心自念言：「吾從何來致得人身？」以天眼視明心徹觀，本生為人若非人？譬如有人，從一縣邑復至一縣，識前往反坐起之處也！修行如是，自念本生所歷受身、名姓、好惡、壽命長短、飲食、被服，皆悉識之。彼沒生此，此終生彼，如是之比，知無央數所更生死。是號曰識本宿命神通。於是頌曰：

以天眼觀曰修行， 知無數劫所歷生，  
皆見過去可受身， 譬如乘船自照面。  
佛所生處悉識念， 吾觀諸經而鈔取，  
是為號曰昔所更， 以慧之心採至要。

### 修行道地經知人心念品第十八

不可計哀宣， 知眾所趣念，  
自觀心所思， 是非定放逸。  
志所懷至意， 解了無量智，  
而除諸瑕穢， 願歸尊最勝。

其修行者以天眼視人及非人，是非、善惡、端政醜陋，徹觀心行所明窈冥，喜瞋恚者其心如斯，志和悅者當所趣矣。於是頌曰：

天眼之徹視， 見諸人非人，  
觀察眾顏色， 亦觀心所念。  
知其意本元， 何緣獲此行，  
其修道悉省， 懷瞋及和悅。

譬如有人坐於江邊，見水中物魚、鼈、黿、鼉及無央數異類之蟲。修行如是，觀眾生心所念善惡，了了無疑，是名神通知他人心中所念善惡。於是頌曰：

覺眼明了心清淨， 因修行而獲斯，  
知他心念所思想， 猶如見樹根枝葉。

譬如賈客欲得水精之珠，便入江海則得此寶，并獲真珠、金剛、珊瑚、磈磈、馬瑙。修行如是，棄于睡眠專心在明，則得天眼并獲天耳、神足，自知己所從來，見他人本，是故修行當習覺明。於是頌曰：

如以一事入江海， 而獲無數大珍寶，  
修行如是除睡眠， 天眼聽飛識本末。  
修行若斯志寂定， 今吾所宣如佛教，  
見無量色踰天眼， 觀眾生心念是非。  
其忍辱力踰於地， 柔軟安和過於水，  
秉志堅固如須彌， 越於人民超虛空。  
深慧過於江， 如海無瞋恨，  
其德莫能及， 願稽首最勝。  
其心而懷道， 諸天所嗟歎，  
執心而一定， 非以為歡喜。  
彼調柔等意， 非以所增減，  
明德無輕戲， 吾願稽首禮。

假使修行心有輕戲，便當思惟愁憾之法：「會當歸死未得度脫，無常之法非歡喜時，所有恩愛會當別離。」於是頌曰：

無數諸川流， 滿若耶汜水，  
未度死河法， 耗亂反歡喜。  
無量之恩愛， 不久當別離，  
非常之惡對， 各迫隨罪福。

其修行者心自念言：「吾儻命終，不成道德亦未向道，或恐犯逆，不隨法教入于三塗，不得免濟無底之患，墮眾邪見得無迷惑？復更胞胎，將無積骨若如太山！或恐斷頭血如江海，或值涕泣淚如五河，與父母別，妻子無常，兄弟死亡，憂惱無量。」於是頌曰：

尚未得成道， 不斷恐死原，  
當更百千難， 當復入胞胎。  
未除憂憾根， 遇眾無量惱，

不得歸聖道，三塗自然開。  
修行自念：「宿夜恐懼，儻墮禽獸非法之處，常懷害心轉相奪命，無有羞恥從冥入冥，已墮此患難復人身。一錢投海求之可得，已失人身難得於此。」於是頌曰：

貪姪所蓋怒癡冥，欲杖所驅無羞慚，  
以入畜生之雲霧，而墮此苦復人難。  
行者自念：「我身將無墮於餓鬼？曾聞其人執持瓦器，盛以涕唾、膿血及人穢吐以為飲食，遍行乞匄。」於是頌曰：

以不淨之器，瓦杆而不完，  
盛膿血涕唾，服之如飲水；  
貪饕常鬪諍，凶罪之所致，  
作行如是者，則墮餓鬼道。◎

◎

### 修行道地經地獄品第十九

修行自念：「我身將無墮於地獄？曾聞罪人適共相見，則懷瞋恚欲還相害，手爪鋒利若如刀刃、自然兵杖、矛戟、弓箭、瓦石也！當相向時，刀戟之聲若如破銅，兵仗碎壞，刀矛交錯若如羅網，罪人見此心懷愁憂。」於是頌曰：

是輩諸罪人，在地獄相害，  
意欲得兵仗，應心皆獲之。  
刀刃持相害，如水羅網動，  
猶夏日中熱，刀刃炎如是。  
或有恐怖不自覺知，又有稱怨而懷毒恚，欲相害命以此為樂，遂興諍鬪，轉相推撲還相傷害，節節解之頭頸異處，或刺其身血流如泉，刀刃在體痛豈可言？刀瘡之處火從中出，或身摧碎，譬如亂風吹落樹葉，有臥在地身碎如蔑，須臾之間身復如故。於是頌曰：

挽髮相扞蹋，展轉相牽曳，  
罪人會共鬪，苦惱無央數，  
恐怖更相加；當爾時大戰，  
譬若拔叢樹，相推壓如是。  
爾時罪人須臾平復，涼風四來吹令如故也！守獄之鬼水灑人上，已活且起，過惡未盡故使不死，聞獄鬼聲即起如故。於是頌曰：

以水灑其身，涼風來吹之，  
爾時獄罪人，又聞守鬼言：  
「罪人身壞碎，即活而有想，  
塵勞罪未盡，當復受考治。」

爾時罪人住轉復相見即懷瞋恚，口唇戰慄眼赤如血，腸胃脫落戰鬪如故；結怨以來其日固久，身體傷壞，墮地流血譬如濁泉，身體平復復從地起，相害如故。於是頌曰：

墮於地獄中， 勤苦不可言，  
相害懷大恐， 宿罪之所致。  
數數而見害， 還復活如故，  
惡意反相向， 種罪無休息。  
於此世間人， 喜造為殺害，  
在於想地獄， 受罪如本行。  
是故同行者， 久長處罪獄，  
相奪命無數， 死復生如故。  
住世犯罪者， 墮於想地獄，  
譬如芭蕉樹， 適壞旋復生。

罪人若墮黑繩地獄，彼時獄鬼取諸罪人，排著熱鐵之地，又持鐵繩及執鐵鋸，火自然出拼直其體，以鋸解之，從頭至足令百千段，譬如木工解諸板材。於是頌曰：

守獄之鬼受王教， 鐵繩拼身以鋸解，  
其鋸火然上下徹， 撲人著地段段解。

守鬼又以斧斫其身，斤鑿并行，譬如木工斫治材木，或令四方而有八角，治罪人身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守鬼罪人惡行會， 斧鑿斤鋸及與繩，  
劈解罪囚如木工， 譬如有人新起屋。

時獄守鬼火燒鐵繩互槩其身，截肌破體徹骨至髓，脇、脊、髀、脛、頭、頸、手、脚各令異處。於是頌曰：

考治百種痛， 在於黑繩獄，  
皮剝以斧解， 見斫如起舍，  
各支解其身， 血出如流泉，  
骨肉別異處， 酷痛巨具言。  
閻王之守鬼， 破其身如此，  
彼過罪未盡， 膿血流若斯。

其有墮在合會地獄，罪垢所致，令罪人坐鐵釘釘其膝，次復釘之盡遍其體，身碎破壞骨肉皆然，諸節解脫各在異處，其命欲斷困不可言；自然有風吹拔諸釘平復如故，更復以釘而釘其身，如是苦惱不可計數百千萬歲。於是頌曰：

以無央數百千釘， 從空中下如雲雨，  
碎其人身若磨麵， 本罪所致遭斯厄。

次雨鐵椎及復鐵杵，黑象大山鎮其身上，如擣甘蔗，若竿蒲萄，髓腦、肪膏、血肉不淨皆自流出。於是頌曰：



黑象鐵杵大石山， 竿以鐵[車\*任]碎其身，  
見地獄鬼皆懷懼， 破碎其身如甘蔗。  
以鐵[車\*任]輪而竿其身如壓麻油，置著臼中以杵擣之。於是頌曰：

獄吏無慈仁， 以鐵[車\*任]杵臼，  
困苦於罪人， 如竿麻油人。  
爾時罪人遙覩太山，見之怖走入廣谷中，欲望自濟而不得脫，適入其谷轉相謂言：「此山多樹當止於斯。」時各怖散在諸樹間，山自然合，破碎其身。於是頌曰：

以積眾罪殃， 己之本所造，  
彼時諸罪人， 悉入於山谷；  
適入山谷已， 彼山自然合，  
碎罪人身時， 其聲甚悲痛。  
害牛羊猪鹿飛鳥， 既無加哀奪人命，  
在合會獄痛無數， 危他人身獲此惱。  
又遙見火燒，罪人謂言：「此地平博，草木青青譬如琉璃，當往詣彼，爾乃安隱。」即行逆火坐樹木間。四面火起圍繞其身，燒之毒痛嗥哭悲哀，東西南北走欲避此火，輒與相逢不能自救。於是頌曰：

爪髮自然長， 色變燒炙痛，  
風吹體舌乾， 見獄吏怖懼。  
無數眾罪人， 為焰之所燒，  
煙熏火燔之， 如蛾入燈中。  
又復遙見鐵葉叢樹，轉相謂言：「彼樹甚好，青草流泉，共行詣彼。」無數百千諸犯罪人，悉入樹間或坐樹下，或有住立或睡臥寐。熱風四起吹樹動搖，劍葉落墮在其身上，剝皮截肉、破骨至髓、傷脇胸背、截項破頭。於是頌曰：

多所依信害眾生， 墮于地獄謂有活，  
熱風四起落鐵葉， 譬入于鬪傷如是。  
爾時鐵樹間便有自然烏鵲、鸛鷺，其口如鐵，以肉血為食，住人頭上，取眼而食，破頭噉腦。於是頌曰：

彼人前世時， 依信而害生，  
以鐵落身上， 解解而斷截。  
烏鵲甚可畏， 四面來擊人，  
住頭而脫目， 發腦而食之。  
於是鐵葉大地獄中，便自然生眾狗，正黑或有白者，走來喚吼欲擊罪人。罪人悲哭避之而藏，或有四散或怖不動，狗走及之，便捉罪人，斷頭飲血次噉肉髓。於是頌曰：

張口齒正白， 吼鳴聲可畏，  
吐舌而舐脣， 強逼傷害人，  
以刀傷其身， 鳥獸所食噉，  
苦毒見惱害， 坐依信殺生。

爾時罪人為狗所噉，鳥鳥所害，恐怖忙走，更見大道分有八路皆是利刀。意中自謂：「生草青青，有若干樹，當往詣彼。」行利刀上截其足跌，血出流離。於是頌曰：

其人受經律， 破壞於法橋，  
見有順戒者， 而強教犯戒。  
逐之入長路， 刀刀截其足，  
足下皆傷壞， 窮極不自在。

爾時遙見諸刺棘樹，高四十里刺長尺六，其刺比緻自然火出。罪人心念：「彼是好樹，種種花實。」皆共往詣到鐵樹間。於是頌曰：

遙見鐵樹葉， 枝柯甚高遠，  
利刺生皆鋸， 或上或向下。  
其罪人及見， 謂為是果樹，  
宿命罪所致， 殃垢之所犯。

爾時有羅剎，顏貌可畏爪髮悉長，衣被可惡頭上火出，捉持兵仗來撾罪人，勅使上樹；罪人恐懼，淚出交橫悉皆受教，其刺下向皆貫彼身，傷其軀體血出流離。於是頌曰：

體大色如炭， 麤獷惡目張，  
獄王使持杖， 皆撾擊此人。  
前世積罪殃， 愚喜犯他妻，  
自言我宿過， 血流刺傷身。

爾時罪人為守鬼所射，箭至如雨啼泣悲哀，呼使來下刺便上向，貫軀如炙，復喚使上；罪人叉手皆共求哀，歸命惡鬼願見原赦。於是頌曰：

從刺樹上來下已， 獄王守鬼逆刺害，  
為箭所射而叉手， 求哀可愍欲免罪。

時獄守鬼聞見求哀，益以瞋怒復重撾刺，更遣使上，體悉傷壞啼嗥還上。於是頌曰：

獄王守鬼而撾刺， 求哀欲脫鬼益怒，  
時諸刺貫身悉傷， 勅使還上復如故。

彼鐵樹邊有二大釜猶若大山，守鬼即取犯罪之人，著鐵釜中，湯沸或上或下，譬如人間大釜之中，煮于小豆而沸上下；又於鑊湯若干萬億年，考治毒痛。於是頌曰：

設得為國長， 橫制於萬民，  
以至地獄界， 考治百億年。

墮于鑊湯中， 在釜而見煮，  
以火燒煮之， 譬若如煮豆。

從鐵釜脫，遙見流河，轉相謂言：「彼河洋洋而有威神，水波興降，眾花順流，兩邊生樹，其葉青青蔭彼河水，底皆流沙其水清涼，往詣飲水洗浴解疲。」兩邊生棘罪人不察，入彼河水悉是沸灰。於是頌曰：

其人前世害水蟲， 血肉皆落遺骨腦，  
本謂凉水反沸灰， 甚深而熱沸踊躍。

罪人墮在沸灰地獄，髮毛、爪齒、骨肉各流異處，骸體筋纏隨流上下；適欲求出，守鬼鉤取臥著熱地，風起吹之體復如故。獄鬼問曰：「卿所從來，欲何所湊？」罪人答曰：「不審去來，計從若干百千億歲飢不獲食。」以飢渴故，守鬼取鉤，鉤開其口，以燒鐵團，又以洋銅注其口中，燒罪人咽，腹內五藏悉爛，腸胃便下過去，毒痛甚不可言。過惡未盡故不死也！

去河不遠有二地獄：一名曰叫喚，二名大叫喚。以鐵為城，樓櫓百尺埤堦嚴牢，悉以鐵網覆蓋其上。罪人相謂：「此城大好，共往觀之。」適入中已，心自念言：「已脫恐難，無復眾惱。」歡喜跳[跳-兆+梁]皆稱萬歲，或面拍地或仰面臥，或睡眠擗破傷面者。四垣從外自然有火，燒諸樓櫓埤堦，眾網及門悉然，城內皆火燒罪人身，展轉相見譬如然炬，猶若掣電亦如散火，焚體毒痛譬如火箭射象，叫喚苦痛巨言；積百年已東門乃開。時無央數百千罪人，悉走趣門，適至便閉，相排墮地如大樹崩，轉相鎮壓若如積薪。過惡未盡故令不死。於是頌曰：

至恐怖懷叫喚獄， 求救護故而到彼，  
如大積薪以火燒， 罪人如是相積燒。  
若斯燒毒痛， 叫喚走四散，  
常畏於獄鬼， 恐怖而懷懷。  
若受於所寄， 抵突不肯還，  
閉在叫喚獄， 惡罪受毒痛。  
受無央數之苦酷， 為火所燒甚困厄，  
遭無量惱不可言， 罪人叫喚大叫呼。

爾時罪人脫出叫喚獄，次入阿鼻摩訶地獄，守鬼尋即錄諸罪人五毒治之，挖其身體如張牛皮，以大鐵釘釘其手足及釘人心，拔出其舌百釘釘之，又剝其皮從足至頭。於是頌曰：

挖身如牛皮， 鐵釘而釘之，  
兩舌之所致， 鐵釘壞其舌；  
剝身皮曳地， 若如師子尾，  
如是計數之， 受苦不可量。

於是守鬼錄取罪人駕以鐵車，守鬼御車以勒勒口，左手執御右手持杖，撾之令走東西南北；罪人挽車疲極吐舌，被杖傷身破壞軀體，而皆吐血躓地傷胸。於是頌曰：

罪人駕之以鐵車， 獄鬼驅之令犇走，  
撾撈其身而吐血， 如馬戰鬥被矛瘡。  
若無有信輕善人， 自犯罪惡謂應法，  
凶罪引之入阿鼻， 受無央數諸苦毒。

阿鼻地獄自然炭火至罪人膝，其火廣大無有里數。爾時罪人發於邪念，反從曲道謂是好地，即入火中燒其皮肉及筋血脈，適還舉足平復如故。於是頌曰：

時炭火然至于膝， 既自廣長復風吹，  
罪人行上然爛皮， 捨正入邪罪如斯。

得離此獄，去之不遠有沸屎獄，廣長無數其底甚深，罪人見之謂是浴池，轉相語言：「彼有浴池，中有青蓮五色之華，當共往洗飲水解渴。」悉皆入中沈沒至底，中有諸蟲，其口如鐵鍼，以肉為食，鑽罪人身壞破肌膚，從足鑽之乃出頭上，眼、耳、鼻、口皆有蟲出。本罪未竟故令不死。於是頌曰：

罪果所致受毒痛， 爾時罪人阿鼻獄，  
苦痛噉喚而懊惱， 挖其身體鐵釘之。  
沸屎臭不淨， 廣長無數量，  
惡露皆在彼， 其底而甚深。  
犯罪無一善， 墮此閻王獄，  
斯諸罪人輩， 鍼[口\*(佳/乃)]蟲噉之。  
在炭火獄及阿鼻， 并一切瑕沸屎中，  
墮於流河罪所興， 宿殃所致故不死。

於是有二獄名燒炙、煑煮，彼時守鬼取諸罪人段段解之，持著鑿上以火熬之，反覆鐵鑊以火炙之。於是頌曰：

已到于大苦， 在燒炙煑煮，  
罪中殃差者， 則識本行惡。  
以刀段段解， 破壞令無數，  
用鑊燒炙之， 著鑿上熬之。  
在燒炙煑煮， 可惡為瑕惱，  
無數人見酷， 如厨作肉羹。  
設害於賢者， 投之大火中，  
其犯戒壞法， 洪象見蹈踐；  
作人性剛弊， 常喜害眾生，  
所食無所擇， 生城守獄鬼。

修行道者心自念言：「吾身將無以此之比，墮八罪獄及十六部？又吾前世無數生來更斯惡道，假令不能究竟聖道，當復入中。譬如有人犯於逆惡，王勅邊臣明旦早時矛刺百瘡，日中刺百，向冥刺百；彼人一日被三百瘡，其身皆壞無一完處，體痛苦惱甚不可言。雖有此痛，比地獄惱，百千萬億無數之倍不可相喻。地獄之痛甚苦如是也！」於是頌曰：

自犯眾惡牽致斯， 毒痛見考而可憎，  
覩此苦惱當諦思， 常勤精進速成道。

其修行者立是學地，當除歡喜堅固其心，若志輕舉當自制止，譬如御者將御馳車。於是頌曰：

喻若燒炭火， 未曾有休息，  
常遭此苦痛， 晝夜酷無量；  
以利諸矛戟， 見刺百倍痛，  
計此眾惱害， 不比獄毛痛。

其修行者心自念言：「吾身今者未脫此患，不當歡欣。」如是自制不復輕戲，若斯立者，則能專行入于善法。行者爾乃戰慄驚恐，夙夜不違其法。於是頌曰：

覩衰耗若斯， 如樹果自傷，  
且觀罪塵勞， 積之如太山。  
見是穢濁苦， 人犯墮惡道，  
專精在修行， 棄歡及調戲。  
觀於惡道窈冥苦， 而佛經法照如日，  
以厭眾患順講此， 依鈔經卷除輕慢。

◎

修行道地經卷第三



◎勸悅品第二十

承慧得度眾， 道成清為流，  
其智常飲此， 服以法甘露。  
厥水而無盡， 猶穿漏不斷，  
願歸智慧種， 道德已具足。  
其以羸弱者， 承學意自達，  
造度定意使， 立志法禪思。  
其佛天中天， 行權善方便，  
現無量智慧， 身心歸稽首。

假使修行發羸弱心，心自念言：「我得善利，脫乎八難，得閑居自在。吾已逮遇一切智師而有歸命，其法無欲，眾僧具成；吾已梵行種道，而有成者，或向道者。眾人墮邪我順正道，餘人行反吾從等行；今吾不久為法王子，天上、人間難戒德香，不匿其功德得不惱熱，爾乃安隱服解脫味，日當飽滿獲救濟安，度於惡路無有恐懼，乘于寂觀入八道行，到無恐難趣泥洹城。」以是自勸，遵奉精勤。於是頌曰：

修行設羸弱， 常僥遇法利，  
吾得歸世尊， 正法及眾僧。  
方便歡喜心， 以勸羸弱意，  
常專思遵奉， 是謂為修行。  
初學及道成， 人雜如叢樹，  
以離於邪徑， 便立在正路。  
戒德以為香， 譬如林樹熏，  
忽然而解脫， 得道則普現。  
而從佛生經法樹， 因眾要鈔如採華，  
正法須與有懈怠， 欲令自勉故說是。◎

◎修行道地經行空品第二十一

各自名人物， 悉知其本號，  
曉眾生微苦， 如蓮花根絲。  
以審諦觀故， 無有吾我想，  
人上不計身， 願禮無著尊。

其光照於世， 如炬明冥室，  
厥心之所覩， 一切無固要。  
我歸命彼覺， 其心行平等，  
察諸天及人， 普見如空無。

設修行者有吾我想而不入空，則自剋責：「吾衰無利用心罣礙，不順空慧樂吾我想。」憂慼自勉誘心至空，或誠其志誘之向之，因至本無三界皆空，萬物無常。有是計者，諫進其心令不放逸。於是頌曰：

其不解空有我想， 志則動起如樹搖；  
勸誘厥心向空無， 不久當獲至本淨。

譬如國王而有俳兒，其俳母終，持服在家，王欲聞說使人召之。王欲相見，俳自念言：「吾有親老適見背棄，今王嚴急，若不往者，當奪我命，或見誅罰；母雖壽終，無他基業，宜當應之，不違尊命。」陽作俳戲得王歡心，強自伏意制於哀慼，不復念母則自莊嚴，和悅被服便往奉現，外陽嘲說令王歡喜，退自思念遭於母喪，心中悲慼如火燒草，嗚呼，痛哉！何忍當笑。適罹重喪竊畏國王，即制哀心如水澆火；遂復俳戲稍忘諸憂，戲笑益盛令王踊躍。其修行者亦當如是，誘進道心，使解空無除吾我想，因是習行遂入真空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王有俳， 身遭重憂喪，  
陽笑除憂慼， 心遂歡喜悅。  
修行亦如是， 稍誘心向空，  
照耀近慧明， 志定不動轉。

是故行者當順空教設誠其心，或中亂者起吾我想，則自思惟：「譬如有人合集草木以用作棧，欲渡廣河，其水急暴漂而壞棧。吾誘進心從來積日，勤苦叵言亂志卒起，違其專精有吾我想。」於是頌曰：

譬如合集草木棧， 山川江河漂之壞，  
愛欲之河急如是， 意念于寂則向空。

「譬如夏月熱焦草木，得霖雨時，便復茂生五穀豐盛；吾思惟空則無吾我，設不思惟便興身想。」於是頌曰：

譬如於彼霖雨時， 諸枯草木悉茂生，  
設使修行思惟空， 則捐吾我無想念。

修行自念：「吾所以坐，欲求滅度，實事叵求，設有我者可方求之，而我本空無有吾我。今欲分別身之本無，我何所是？寧有身乎？」於是頌曰：

其處我想解乃覺， 常諦觀之為本無，  
設使隨俗不自了， 若如冥中迫于盲。

其修行者退自思惟：「有身成我，衣食供養有餘與他，是為吾我，計本悉空。假使有難，先自將護然後救他；若捨身已，復有餘患，則當追護；人一切貪皆由身興，無復他討。是故知之，身為吾我。」於是頌曰：

諸貪財色皆為身，設有恐難先自護，

永不顧人唯慕己，是故俗人為吾我。

修行自念：「當觀身本六事合成。何謂為六？一曰地，二曰水，三曰火，四曰風，五曰空，六曰神。」何謂為地？地有二事：內地、外地。於是頌曰：

地水火風空，魂神合為六，

身六外亦六，佛以聖智演。

何謂身地？身中堅者，髮毛、爪齒、垢濁、骨肉、皮革、筋連、五臟、腸胃、屎穢不淨。諸所堅者是謂身地。於是頌曰：

人身積之若干種，髮毛爪齒骨皮肉，

及餘體中諸所堅，是則謂為內身地。

彼修行者便自念言：「吾觀內地是我身不？神為著之與內合乎？身合為異吾我別乎？」當觀剃頭下鬚髮時，著於目前一分髮，百反心察何所吾我？設一毛我，安置餘者？若毛悉是，斯亦非應為若干身。又除鬚髮從小至長亦難計量，若持著火燒其髮時，身便當亡。髮從四生：一曰因緣，二曰塵勞，三曰愛欲，四曰飲食。計是非身則無吾我，鬚髮眾緣合我適有。一髮墮地，設投於火，若捐在廁，以足蹈之於身無患，在於頭上亦無所益；以是觀之，在頭在地，等而無異。於是頌曰：

頭上雖多髮，增減亦無異，

設除及與在，亦不以為憂。

諦觀察是已，則無有吾我，

是故分別了，各各無有身。

假使彼髮為吾我者，如截葱薤後則復生。以是計之，當復有我。所以者何？其葱薤者自毀自生，一切皆空非吾無我。假使鬚髮與神合者，如水乳合猶尚可別，設使鬚髮有吾我者，初在胎中受形識時，都無髮毛，爾時吾我為在何許？後因緣生，以是知之，髮無吾我，髮生不生，若除、若在，計無有身。以是觀之，草苗及髮一無有異。於是頌曰：

假使鬚髮有吾我，便當可見如葱薤，

身猶芻草剗斬之，觀體與草等無異。

其修行者思惟如是：「本無有吾，今不見我。」曉了若斯不懷狐疑，如髮無我一切亦然。髮毛、爪齒、骨肉、皮膚悉無所屬，諦觀如是，地無吾我，我不在地。於是頌曰：

身髮種類無吾我， 分別體內百千段，  
於中求之無有身， 譬如入水而求火。

其修行者心自念言：「吾求內地都無吾我，當察外地。儻有吾我，依外地耶？」何謂外地？與身不連，鹿強堅固離於人身，謂為土地、山巖、沙石、瓦木之形，銅、鐵、鉛、錫、金、銀、鑰石、珊瑚、虎魄、車磔、馬瑙、琉璃、水精、諸樹、草木、苗稼、穀物，諸所積聚。於是頌曰：

山巖石瓦地樹木， 及餘諸所有形類，  
其各離身眾殖生， 是則名曰外地種。

其修行者觀於外地，則知內地無有吾我。所以者何？內地增減則有苦安；尚無有身，何況外地當有體耶？設有破壞斷截燒滅，墾掘剝裂不覺苦痛，寧可謂之有吾我乎？故外內地皆無所屬，等而無異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內地無吾我， 何況在外而有者；  
以觀無我等無異， 省之同空而不別。

何謂為水？水為在我，我為在水？水有二事：內水、外水。何謂內水？身中諸軟，濕膩、肪膏、血脈、髓腦、涕淚、涎唾、肝膽、小便之屬，身中諸濕是謂內水。於是頌曰：

肝膽諸血脈， 及汗肪之屬，  
涕淚諸小便， 身中諸濕者；  
散體有柔軟， 與神不相連，  
通流遍身中， 是謂為內水。

其修行者，涕唾在前諦觀視之：以木舉之我著此乎？假使依是日日流出，棄捐滅沒將定在外，不計是我，亦不護之。假使木擎有吾我者，盛著器中以何名之？如是觀者諦知無身。所以者何？計於形體無有若干，以此之比水種眾多，水則無我，內外亦爾。於是頌曰：

假使我如水， 水消我則滅；  
如身水稍長， 我者亦應爾。  
如棄體中水， 不貪計是身，  
諦觀如是者， 則無有吾我。

其修行者復更省察：已見內水無有吾我，當觀外水為有我耶？我依水乎？何謂外水？不在己者，根味、莖味、枝葉花實之味，醍醐、麻油、酒漿、霧露、浴池、井泉、溝渠、澇水、江河、大海、地下諸水，是謂外水。於是頌曰：

地上諸可名水者， 及餘眾藥根莖味，  
與身各別不相連， 是則謂之為外水。

其修行者諦觀外水分別如是。而身中水尚無吾我，有所增減令身苦痛，何況外水而有身乎？設有取者於己無損，若有與者於身無益。



以是觀之，此內外水等而無異。所以者何？俱無所有。於是頌曰：

身中諸水無吾我，設有苦樂及增減，

如是外水豈有身，苦樂增減而無患。

今當觀察諸火種：火有我耶？我著火乎？何謂為火？火有二事：內火、外火。何謂內火、身中溫暖諸熱煩滿，其存命識消飲食者，身中諸溫此為內火。於是頌曰：

身中諸煖消飲食，溫和存命諸熱者，

是則體分及日光，斯謂名之為內火。

其修行者當作等觀：身中諸溫或熱著頭，或在手足、脊脇、腹背。如是觀者各各有異，計人身一不應有我，諦視如是則無所屬，是為內火。於是頌曰：

分別計人身，心察火無我，

所處若干種，各各不見我。

其修行者便自思惟：「吾求內火則無有身，當觀外火為有我乎？我依火耶？」何謂外火？與身不連，謂火及炎溫熱之屬，日月星宿所出光明，諸天神宮、地岸、山巖、鑿石之火，衣服、珍琦、金銀、銅鐵、珠璣、瓔珞及諸五穀、樹木、藥草、醍醐、麻油、諸所有熱是謂外火。於是頌曰：

日月炎火及星宿，下地諸石光熱者，

及餘一切諸溫暖，是則名曰為外火。

其修行者思惟外火所觀如是，則知外火不可稱數。火有二事：有所燒煮、火在草木不焚草木。所處各異，設外火中有吾我者，則不別異。以故知之外火無身，亦不在彼，內火、外火俱而無異。所以者何？等歸于空。於是頌曰：

所以有此火，唯燒熱炊熟，

山巖諸石子，所積聚如是。

各各所在異，熾然不一時，

外火為若斯，是故知無我。

今當觀察：諸所風氣為有我耶？我在風耶？何謂為風？風有二事：內風、外風。何謂內風？身所受氣上下往來，橫起脇間、脊、背、腰風，通諸百脈骨間之風，掣縮其筋力風；急暴諸風興作動發則斷人命，此謂內風。於是頌曰：

載身諸風猶機關，其斷人命眾風動，

喘息動搖掣縮體，是則名曰為內風，

其修行者當作是觀：「此內諸風，皆因飲食不時節起及餘因緣；風不虛發，風若干種，步步之中各各起滅，於彼求我而不可得。以是言之，求於內風而無吾我。」於是頌曰：

人身動風及住風，計若干種從緣起，



此各殊異非有我， 是故內風而無身。

其修行者心自念言：「今求內風則無有我，當復察外。」何謂外風？不與身連，東西南北暴急亂風、飄風、冷熱多少微風、興雲之風、旋嵐動風、成敗天地及持水風，是謂外風。於是頌曰：

四方諸風及寒熱， 旋嵐之風亦成敗，

持雲塵清并飄風， 是則名曰為外風。

其修行者觀風如是，則自念言：「外風不同，或大或小或時中適；或時盛熱持扇自扇，若有塵土而拂拭之；急疾飄風，則逝驚人；旋嵐之風立在虛空，天地壞時拔須彌山，兩兩相搏皆令破壞，舉下令上，飄高使墮，相撐碎壞皆使如塵。計身有一無有大小，外風既多又復大小，觀內、外風等無差特。所以者何？俱無所屬。」於是頌曰：

若使執扇除汗暑， 人身中風及旋嵐，

虛空眾風亦無我， 是則名曰為外風。

其修行者皆能分別了此四大；雖爾未捨，不解身空所在作為，輒計有身亦言有吾。以觀本無，計內四種及外四種俱等無異。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則為猗內亦無所猗。所以者何？其心意識而不在內，痛、想、行、識亦不與身四大相連。於是頌曰：

當觀察此四種分， 其無慧者常懷疑，

色痛行識不連內， 安當相著外四種。

其修行者假使狐疑，當觀本原能解其根，則知如審。譬如種樹而生果實，非是本子亦不離本；一切如是，因獲四大，如有五陰，則在胞胎成心精神，形如濁酪則生息肉，稍稍而成小兒之身，從少小身便至中年。是若干種本從胎起，既成就身，非初合身亦不離初，始從胎精稍稍成形，至于中年精神所處，四大種之變漸漸日長；以觀本無則無有我，等無差特四種法爾，精神所處漸漸成軀，其無精神亦轉長大。於是頌曰：

內由心生實， 如樹從子出，

心如樹因果， 外種亦如是。

其身法亦然， 因心念眾想，

厥外種無意， 安能有眾想。

譬如外種或有出金，後有工師或出銅鐵、或出鉛錫、或出銀者，或出鍮石、車磔、馬瑙、琉璃、水精、珊瑚、虎魄、碧英、金剛、金精眾寶，其於外種出如是輩琦瓊珍異。計身內種胎中始生，若二肉搏名為眼相，其目中光有所見者名曰為睛，目中黑瞳因于內睛得見外形，內外相迎然後為識。識何所興？謂痛、想、行；若如從目生痛、想、行，耳、鼻、口、意亦復如是。內外諸種等亦無異，從內諸種心痛、想、行，本從內起不由于外。於是頌曰：

有護於外種， 用出金銀故，  
內種亦如是。 二肉搏成眼，  
從眼根覩色， 因色而成識，  
由心起眾想， 內自在號識。

其修行者儻有是疑：所謂內種頗有踰者，所謂內中之內。或自覺言：「朦瞶之人不聞不了，其心反耶入於貢高，所見身者則是吾所，我為有體我或在內，觀他人身亦如是也！所覩如斯不能起踰。佛解人身四大，五陰及諸衰入，因號之身。我所、他人，計此內外凡俗言耳！如俗所言吾欲從之，設不從者儻有諍訟，學道之人未曾計形。」於是頌曰：

我寧有勝乎， 能超內我耶？  
愚騃亦如是， 無慧隨邪見。  
言語有增減， 凡俗所說耳，  
智慧除如是， 分別無特異。

其修行者見知了了成清淨慧，設使內種是我所者，常得自在當制訶之，進退由人所以知之。無我者何不得自在？感於衰老鬚髮白白，爪長、齒落、面皺、皮緩，顏色醜變、筋脈為緩，肉損、傷骨、風寒熱至，相錯不和膿血濁亂，計外四大亦復如是。或有掘地山崩谷壞，地、水、火、風或增或損。用不自在是故無身，由此知之，內外諸種無吾非我。於是頌曰：

生老病死至， 猶尚不自在，  
外地亦如此， 崩掘常增減。  
內眾事成身， 外種亦若干，  
如實正諦觀， 則知無吾我。

修行自念：「我心云何？」從久遠來，四大悉空反謂我所。譬如夏熱清淨無雲，遊於曠澤遙見野馬，當時地熱如散炭火，既無有水，草木皆枯，及若沙地日中炎盛。或有賈客失眾伴輩，獨在後行上無傘蓋，足下無履體面汗出，唇口焦乾熱炙身體，張口吐舌劣極甚渴，四顧望視其心迷惑，遙見野馬意為是水，謂為不遠似如水波，其邊生樹若干種類，鳧、鴈、鴛鴦皆遊其中。「我當至彼自投坑底，復出除身垢熱及諸劇渴、疲極得解。」爾時彼人念是已後，盡力馳走趣於野馬，身劣益渴遂更困頓，氣乏心亂即復思惟：「我謂水近，走行有里，永不知至，此為云何？本之所見實是何水？吾自惑乎？」遂復進前，日轉晚暮，時向欲涼不見野馬，無有此水，心即覺之：「是熱盛炎之所作耳！吾用渴極，遙見野馬，反謂是水。」於是頌曰：

遙見日盛炎， 謂是流水波，  
以渴困極故， 意想呼是河。

時暮遂向涼， 更諦察視之，  
乃知是野馬， 吾惑謂為水。

修行自念：「吾本亦然，渴於情欲追之不息，著終始愛還自焦然，迷守疑想、癡網所蓋，野馬見惑；吾從久遠唐有是心，貪著于我謂是吾所。今已覺了所覩審諦，身所想見斯已除矣！」今覩六分無有吾我，觀一毛髮永不見有，況於體中毛孔諸物；解身一毛有若干說，況當講論一切地乎！於是頌曰：

自觀其身謂有我， 愚渴見炎亦如是，  
知此六分非我所， 有是心者諸合德。

其修行者當復思惟：「愚者不明，發心生想是吾斯我。」彼意所念，眾想邪行；初起謂念，後起謂行；思是然後，心中風動令口發言，倚四大身計吾有我。是事皆空無吾、無我，唯是陰種諸入之根，是故有身因號名人。男子、丈夫、萌類、視息，載齒之種志從內動，因風有聲令舌而言。譬如大水高山流下，其震動暢逸行者聞之；亦如深山之響，呼者即應；人舌有言本從心起，亦猶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依倚諸種想眾法， 本從邪思起意念，  
因長成身有言說， 出若干義如山川。

其修行者當復自念：「是四種身無吾、無我，轉相增害。」譬如有人財富無數而有四怨，四怨念言：「此人大富財寶不訾，田地舍宅器物無量，奴婢僕使無所乏少，宗室親友皆亦熾盛。吾等既貧復無力勢，我輩不能得報此怨，當以方便屈危斯人，當以何因成其方計？常親近之乃可報怨。」爾時四怨詐往歸命，各自說言：「我等為君趨走給使以當奴客，所欲作為願見告勅。」其人即受，悉親信之令在左右。四怨恭肅晚臥早起，悚慄叉手諸可重作皆先為之，不避劇難。爾時富者見彼四怨恭敬順從，清淨言和卑下其心，意甚愛之，謂此四人：「是吾親親，莫踰卿者。」所在坐席輒歎說之：「是吾親友，亦如兄弟子孫，無異是輩所興，有可作為，吾終不違。」有是教已，食飲同器出入參乘。於是頌曰：

親近無數便， 除慢不逆命，  
卑下如家客， 順意令歡喜。  
怨安能行此， 是等為本讐，  
在世有嫌結， 依之如親友。

爾時富者親是四怨心未曾踈，然後有緣與斯四人，從其本城欲到異縣。自共竊議：「此人長夜是我重讐，今者在此墮吾手中，既在曠野無有人民，此間前後所傷非一也！今斯道路離城玄隔去縣亦遠，前後無人邊無候望，亦無放牧、取薪草人、射獵之者也！今正日中，猛獸尚息，況人當行！今垂可危。」於時四怨捉富者髮，**拽**之

著地，騎其胸上，各陳本罪。一怨言曰：「某時殺我父。」第二人言：「卿殺我兄。」第三人言：「汝殺我子。」第四人言：「汝殺我孫。今得卿便段段相解，當截其頭解解斬之，自省本心曾所作不？皆思惟之。今汝亡命至閻羅獄。」爾時富者爾乃覺耳：「是我怨家反謂親親，初來附吾吾愛信之，食飲好樂不為恻惜視之如子，吾所欲得悉著其前，久欲害我我不覺耳！今捉我頭撲之在地陳吾萬罪，截吾耳鼻及手足指、剝皮、斷舌，今諦知卿是我仇怨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人相隨來， 怨家像善友，  
口軟心懷毒， 如灰覆盛火。  
現信無所持， 剝吾如屠羊，  
其人心乃覺， 是怨非親友。

修行如是等觀此義：「吾本自謂地、水、火、風四事屬我，今諦察之，已為覺知，是為怨家骨鎖相連。所以者何？身水增減，令發寒病有百一苦，本從身出還自危已也！若使身火復有動作，則發熱疾百一之患，本從身出還復自危也！風種若起，則得風病百一之痛也！地若動者眾病皆興。是為四百四病俱起也！是四大身皆是怨讐，悉非我許誠可患厭，明者捐棄未曾貪樂。」於是頌曰：

火本在於木， 相揩還自然，  
四種亦如是， 不和危其身。  
明人常諦觀， 省察其本原，  
是內四大空， 此怨何為樂？

其修行者自思惟念：「吾觀四種，實非我所。當觀空種為何等類？空者有身？身為有空？」何謂空種？空有二事：內空、外空。何謂內空？身中諸空，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心、胸、腹、腸胃、孔竅臭穢之屬，骨中諸空眾脈動；是輩名為內空也！於是頌曰：

如蓮華諸孔， 體空亦如斯，  
骨肉皮動， 身內空無異。

其修行者當作斯觀：「身中諸孔皆名曰空，不從此空而起想念，不與空合。所以者何？意從心起，意意相續本從對生，其意法者當自觀心，觀他人心，心無亦空，無所依倚；以三達智察去、來、今皆無所有，若方便省於內空永不見身，是故內空而無吾我。」於是頌曰：

觀於內種何所在， 永不得我如毛塵；  
是故身空心意識， 譬如冥影但有名。

其修行者當作是觀：「已見內空悉無所有，當復觀外為何等類？為有我？我依之耶？」何謂外空？不與身連，無像色者，而不可見，亦不可獲，無有身形不可牽制，不為四種之所覆蓋；因是虛空分別



四大，而依往反出入進退，上下行來，屈申舉動，下深上高；風得周旋火起山崩，日月星宿周匝圍繞，得因而行是為外空。於是頌曰：

不見其色像， 能忍無罣礙，  
眾人因往還， 屈申及動作；  
眾水所通流， 日月風旋行，  
山崩若火起， 是謂為外空。

其修行者諦觀如是：「而身內空尚非吾所，況復外空而云我乎？」執心專精，內外諸空等無有異。所以者何？無有苦樂故也！不可捉持無有想念，已無心意，無有苦樂，不當計我。於是頌曰：

是身中諸空， 計體了無我，  
何況於外空， 當復計有所？  
察於內外空， 悉等無差異，  
以不與苦樂， 離於諸想念。

今當觀察：心神之種，心有我，我依心神耶？何謂心神？心神在內不在外，心依內種得見外種而起因緣。神有六界：眼、耳、鼻、口、身、心之識也！彼修行者當作是知：目因色明，猶空隨心，以是之故便有眼識。於是頌曰：

因內諸種大， 及外眾四分，  
如兩木相鑽， 火出識如斯。  
耳鼻身口意， 分別成六事，  
色為罪福主， 是名曰諸識。

其眼識者不在目裏，不在外色，色不與眼而合同也，亦不離眼。從外因色，內而應之，緣是名識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取火燧， 破之為百分，  
而都不見火； 觀火不離木，  
其諸識之種， 計之亦若斯。  
因六情有識， 察之不可分。

譬如有王上在高樓，與群臣百僚俱會。未為王時在於山居為仙人子，群臣迎之立為國王，未曾聽樂，聞鼓、箜篌、琴瑟之聲，其音甚悲，柔和雅妙得未曾有，顧謂群臣：「是何等聲其音殊好？」於是頌曰：

如仙人王在閑居， 來在人間聞琴聲，  
其王爾時問群臣： 「是何音聲殊乃爾？」

群臣白王：「大王未曾聞此音耶？」於是頌曰：

群臣報王曰： 「王未曾聞耶？」  
如王見試者， 臣不宣惡言。



王告群臣言：「吾身本學，久居雪山為仙人子，其處閑居，與此差別以故不聞。」於是頌曰：

王以本末為臣說，止在閑居法為樂，

遊于獨處故不知，不能分別此音聲，

爾時傍臣前啟王言：「大王欲知，是名曰琴。」於是頌曰：

王未曾聞此，不解音所出，

臣言人中尊，是者名曰琴。

王告傍臣：「便取琴來，吾觀之何類？」即受勅命則持琴來。王告之曰：「吾不用是，取其聲來！」傍臣報曰：「是名曰琴，當興方便動作功夫乃有聲耳！何緣舉聲以示王乎！」於是頌曰：

其王有所問，群臣尋答曰：

「其聲不可獲，無有自然音。」

王問群臣：「興何功夫而令有聲？」群臣白王：「此名曰琴，工師作成既用燥材，加以筋纏以作成竟；復試厥音，令不大小，使其平正。」於是頌曰：

治用燥材作斯琴，覆以薄板使內空，

復著好絃調其音，然後爾乃聲悲和。

臣啟王曰：「鼓琴當工巧節相和，不急不緩，不遲不疾，知音時節，解聲麤細，高下得所。又既曉賦詠、歎詠之聲，歌不失節習於鼓音；八音、九韶、十八之品，品有異調，其絃之變三十有九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音而悲和，宣暢聲逸殊，

四部聲柔軟，能歌皆通利。

曉了詩賦詠，若如天伎樂，

得如是人者，鼓琴乃清和。

群臣白王：「如斯師者，調琴絃聲爾乃悲快，如向者王之所聞，聲已滅盡矣不可復得。設人四方追逐其音，求之所在而不可獲。」王謂群臣：「所謂琴者，無益於世，無有要矣！是謂為琴，令無數人放逸不順，為是見欺迷惑於人。取是琴去，破令百分棄捐于野。」於是頌曰：

若干功夫成其音，是為虛妄迷惑俗，

假使無鼓聲不出，煩勞甚多用是為？

其修行者作是思惟：「譬如彼琴，興若干功爾乃成聲；眼亦如是，無風寒熱，其精明徹，心不他念，目因外明，所覩色者無有遠近，色無細微亦不覆蓋。識非一種，因是之緣便有眼識。」於是頌曰

如琴若干而得成，聲從耳聞心樂之，

無有眾病目睛明，設無他念名眼識。

所從因緣起眼識者，其緣所合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之物，因從眼識而致此患。設有人言：「有常樂命，是我所者。」是不可得，此為虛言，安可自云：「眼識我所。」以是知之，身無眼識也！眼識無常，心諸所想亦復如是。審諦觀者知其根本，一切諸法皆非我所。譬如御車摘取芭蕉之樹一葉，謂之為堅，在手即微，次第摘取至其根株無一堅固，亦不有要安能令剛也！修行如是，從初發意時，觀其毛髮：「為是我所？為在他所？」審觀如是，察其髮頭，一切地種、水、火、風、空，并及精神視察無身。

如吾曾聞：「日入夜冥，有人獨行而無有月光，遂至中半，遙察見樹，謂之為賊，如欲拔刀、張弓、執戟，危我不疑，心懷恐怖不敢復前，舉足移動志甚愁感惱不可言；天轉向曉，星宿遂沒日光欲出，爾乃覺知非賊是樹。」其修行者當作是觀：「我自往昔愚癡所蓋，謂有吾身及頭、手足、脇脊、胸腹諸所合聚，行步、進止、坐起、言語，所可作為。稍稍自致，學問曉道智慧聰明，愚癡之冥遂為淺薄，爾乃解了無有吾我，骨鎖相連、皮革裹纏，因心意風，行步、進止、臥起、語言有所作為。」於是頌曰：

有人冥行路， 望見樹謂賊；  
愚人亦如是， 見身計有我。  
明無吾我人， 積眾事成體，  
骨鎖諸孔流， 因心神動風。

吾曾聞之：「昔有一國，諸年少輩遊在江邊而相娛樂，以沙起城或作屋室，謂是我所各各自護，分別所為令不差錯，作之已竟。中有一子，即以足觸壞他沙城，主大瞋恚牽其頭髮，以拳打之舉聲大叫：『某壞我城，仁等願來助我治罪！』眾人應聲，悉往佐助而撾治之，足蹈其身：『汝何以故，壞他人所作？』其輩復言：『汝破他城，當還復之。』共相謂曰：『寧見此人，壞他城不？其有効者，治罪如是。』各自在城而戲欣笑勿復相犯。」於是頌曰：

小兒作沙城， 觸之皆破壞，  
戲笑而作之， 謂為是我所。  
各各自懷心， 是吾城屋界，  
而已娛樂中， 如王處國宮。

「爾時小兒娛樂沙城，謂是我所將護愛之，不令人觸。日遂向冥各欲還歸，其心不戀，不顧沙城，各以手足蹋壞之，去而歸其家。」於是頌曰：

小兒積沙以為城， 在中娛樂盡黃昏，  
日適向冥不戀慕， 即捨其城歸還家。

其修行者當作是觀：「吾未解道，計有吾我，恩愛之著，普護身色，老病將至，無常對到，忽盡滅矣！今適捨色心無所樂，以智慧

法分別散壞四大、五陰。今已解了，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諸入之衰，皆非我所，如今五陰非身所有，過去、當來、現在亦然。」其觀生死以如是者，便能具足得至脫門，欲求空者順行若斯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習欲者， 不捨恩愛著，  
普自將護身， 如人奉敬親。  
若離於情欲， 如月蝕光伏，  
知身如沙城， 不復計吾我。

其修行者見三界空，不復願樂有所向生。何謂無願而向脫門？所有境界姪怒癡垢，假使起者制而不隨，是謂無願而向脫門。無想如是。已了是者，謂三脫門。其修行者所以專精，唯欲解空。於是頌曰：

三界不見我， 所覩皆為空，  
安能復求生？ 一切不退還。  
設心常思念， 無想無願空，  
如在戰鬥中， 降伏除怨賊。  
觀五陰本無， 依倚在人身，  
過去及當來， 現在亦如是。  
積聚勤苦身， 一切悉敗壞，  
明者觀五陰， 如水之泡沫。  
若得無想願， 覩三界皆空，  
致三脫安隱， 悉度眾苦惱。  
見吉祥不遠， 如掌中觀文，  
是謂為沙門， 無有終始患。  
省察覺佛諸經法， 為求解脫永安隱，  
義深廣演說總哀， 令行者解多講空。

修行道地經卷第四

神足品第二十二

其心清淨如流泉， 與比丘俱猶德華，  
免苦慧安若涼風， 長養佛樹願稽首。  
應時得寂定， 如山不可動，  
明觀等如稱， 除瑕令無穢。  
以經義寂觀， 照曜現世間，  
斂心自歸命， 稽首三界尊。

其修行者，或先得寂而後入觀，或先得觀然後入寂；習行寂寞適至於觀便得解脫，設先入觀若至寂寞亦得解脫。何謂為寂？其心正住，不動不亂而不放逸，是為寂相；尋因其行心觀正法，省察所作而見本無，因其形相是謂為觀。譬如賣金，有人買者，見金已後不言好醜，是謂為寂；見金分別知出某國銀銅雜者，識其真偽紫磨黃金，是謂為觀。如人刈草，左手獲草，右手鎌刈，其寂然者如手捉草，其法觀者如鎌截之。於是頌曰：

其心無瑕穢， 不動名曰寂；  
若心遍省者， 斯號謂法觀。  
手捉草應寂， 鎌截之為觀，  
以是故寂然， 微妙得解脫。

其修行者，觀人身骸在前在後等而無異，開目閉目觀之同等，是謂為寂；尋便思惟，頭頸異處手足各別，骨節支解各散一處，是謂為觀。此骨鎖身因四事長，飲食、愛欲、睡眠、罪福之所緣生，皆歸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不淨朽積悉無所有，是謂為觀。取要言之，見而不察是謂為寂，分別其無是謂為觀。於是頌曰：

見諸骨鎖不察省， 心不濁亂是謂寂；  
分別其體頭手足， 發意欲省是謂觀。

其修行者，何因專精求入寂然？無數方便而逮於寂，今取要言而解說之。因二事致：一惡露觀；二曰數息，守出入息。何謂為不淨觀？初當發心慈念一切皆令安隱，發是心已，便到塚間坐觀死人，計從一日乃至七日，或身臃脹其色青黑，爛壞臭處為蟲見食，無復肌肉，膿血見洩，視其骨節筋所纏裹，白骨星散甚為可惡，或見久遠若干歲骨，微碎在地色如縹碧；存心熟思，隨其所觀行步進止，臥起經行懷之不忘，若詣閑居寂無人處，結跏趺坐，省彼塚間所見屍形，一心思惟。於是頌曰：



欲省惡露至塚間， 往到塚間觀死屍，  
在於空寂無人聲， 自觀其身如彼屍。

其修行者，設忘此觀復往重視，還就本坐作無常觀，出入進止未曾捨懷，夙夜不懈一月一秋，復過是數專精不廢，經行、坐起、寢覺、住止，若獨若眾常不離心，疾病強健當以著志，不但以此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為定也。所觀如諦不從虛妄。於是頌曰：

察因緣觀若忘者， 重到塚間觀視之，  
不但專觀無常苦， 不轉其心省如見。

如在塚間所見屍形，一心思念初不忘捨，觀身亦然；觀死人形及吾軀體等無差特，若見他人男女大小，端正好醜裸形衣被，莊校瓔珞若無嚴飾，一心察之死屍無異，用不淨觀得至為寂。爾時修行常察惡露，譬如眾流悉歸于海。於是頌曰：

我身死屍及大小， 見其惡露等無異，  
心常專精未曾捨， 譬如眾流入巨海。

爾時修行心自念言：「已是自在，心不違我，不復為惑。」即時歡喜以能甘樂致於奇特，豎立秉志不復隨欲；若見女人，謂是骨鎖非為好顏，察知審諦本所習欲以為瑕穢，離於情色不造眾惡，是第一禪。棄捐五蓋具足五德，離諸思想，遠眾欲惡不善之法，其心專念靜然一定，而歡喜安行第一禪，是謂為寂淡然之法。求之若此因惡露觀。於是頌曰：

志自在如弓， 心心相牽挽，  
觀女人皮骨， 制意不隨欲。  
離瑕心清淨， 身脫於眾惡，  
在世得自在， 歡喜得禪定。

是第一禪續在穿漏諸漏未盡，如是行者住第一禪故為凡夫；計佛弟子故立在外，未盡應入室；如外仙人遠離於欲終始不斷，非佛弟子。修行如是，求第一禪甚亦難致，其餘三禪稍前轉易，譬如學射，遙立大准，習久乃中，習不休息工則析毛；初學一禪精勤乃致，其餘三禪學之則易。於是頌曰

其學第一禪， 精勤甚難致，  
其餘三禪者， 方便遂易坐。  
譬如學射法， 初始甚難中，  
已能中大准， 閉目破一毛。  
若第一禪寂然致， 故是凡夫當訶教，  
非佛弟子在界外， 已離愛欲似仙人。

其修行者，已得自在順成四禪，欲得神足，觀悉見空，省諸節解，眼、耳、鼻、口、項、頸、脇、脊、手、足、胸、腹及諸毛孔若如虛空。作是觀已，自見其身解解連綴如蓮花本，猶根諸孔觀如虛



空，然後見身譬如革囊；漸察如是，便離形想唯有空想；已得空想無復色想，或習空想續見其體，但無所著也！欲覩身者則自見之，欲不覩者則亦不見；欲覩虛空則而見之，欲不覩者則亦不見。體心俱等，意在其內如乳水合，心不離身身不離心，堅固其志，以心舉身令去其座專心在空，如人持稱，令稱鎚等，正安銖兩，斤平已後手舉懸稱。修行如是，自擊其形專心念空。於是頌曰：

其有修行者， 神足飛如天，  
觀身諸骨節， 毛孔皆為空；  
已離不計吾， 專念想樂空，  
如大稱量物， 舉身亦如是。

其修行者，習行如是便得成就，初舉身時去地如蟻，轉如胡麻，稍如大豆，遂復如棗。習舉如此至于梵天，乃到淨居諸天之宮，通徹須彌無所拘礙；入地無間出而無孔，遊於空中坐臥行住，身上出火身下出水，身上出水身下出火；從諸毛孔現若干光，五色之耀如日明照；能變一身以為無數，化作牛、馬、龍、象、驪、驢、駱駝、虎、狼、師子無所不現；發意之頃，普遊佛界旋則尋逮，是神足界通達之變。是神足者因四禪致，其四禪者因不淨觀、數息致之，是故修行當念惡露、數息思定。於是頌曰：

因習學輕舉， 如風無罣礙，  
身踊至梵天， 悉觀諸天宮。  
飛行在虛空， 如雲無禁制，  
入地如入水， 在空如處地。  
從身自出火， 若如日光明，  
身下雨其水， 如月降霜露。  
專精得神足， 自在無所礙，  
欲得捫梵天， 自恣何況餘。  
欲至他方界， 輕舉即能到，  
釋擲金剛疾， 往返亦如是。  
自在而變化， 能見無數形，  
如釋娛樂幻， 樂神足亦然。  
遊于佛經甘露池， 亦如大象入華泉，  
總說其義如本教， 故歎詠是致神足。

### 修行道地經數息品第二十三

其威神耀如日光， 德炎巍巍過天帝，  
顏色端正如月滿， 消除眾冥滅諸垢。  
口說法言如甘露， 出語殊妙歎十善，

篤信合俱歸最尊，願稽首佛無等倫。  
觀採諸經如入海，以獲禪定無穿漏，  
敢可計數佛弟子，是故稽首最勝安。

其修行者自惟念言：「何謂無漏至第一禪？何謂名之世尊弟子？」若修行者在禪穿漏，當發是心：「我得一禪故為穿漏，以穿漏行第一之禪得生梵天；在上福薄，命若盡者，當墮地獄、餓鬼、畜生及在人間。」計此之輩雖在梵天，諦視比丘，不免惡道、凡夫之類也。所以者何？未解脫故。於是頌曰：

設使始學得漏禪，其修行穿如漏器，  
雖生梵天當復還，如雨綵衣其色變。

譬如國王，有一大臣而犯重事，先考治之，五毒並至，却乃著械閉在深獄，令衣弊衣，給以麤食，草蓐為床，莫令家人得入相見，使房近廁臭穢之處。吏受教已，即承王命考治如法。其人往時有小功夫施恩於王，王思念之，遣告獄吏放出其人，恣之四月自在娛樂，與眷屬俱而相勞賀，竟四月已還著獄中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臣犯王法，王念故恩使出獄，  
恣意所欲相娛樂，然後還閉著獄中。

獄吏受教如王勅告。其人得脫沐浴服飾，與諸群從俱出遊觀，五欲自恣，雖相娛樂心退念之：「今與群從五欲自恣，云何捨是當還就獄，三時歎息。當復考治著於弊衣，麤食臥草與小人俱共止一處，何一痛哉！當為蚤、蝨、蚊、虻見食，在中可惡，夏則盛熱，冬則慘寒，鼠夜鳴走冥冥如漆，垢穢不淨流血覆地，頭髮遼亂考治百千，或有剗耳而截鼻者，或斷手足穢濁不淨，若在塚間惱不可言，當與此輩瑕穢俱處。」於是頌曰：

竟夏四月其臣念，與親愛俱而歡樂，  
夏當還獄諸考治，遭厄之惱不可量。

「當復更見諸罪繫囚，其犯禍者作事不道，而姪、盜、竊、劫人男女，焚燒人家及諸穀積，以毒害人，喜行輕慢，或殺男女及為屠牛，掠諸丘、聚、縣、邑、城郭，念國家惡。當復見此五毒撻答，手脚耳鼻為血所塗，或見斫頭，瘡痍裂壞膿血漏出；或被重考身體腫起，無數之蠅皆來著身，在地臥極若如鴻[革\*者]；或新入獄，面目手足悉爛傷腫，煌煌焦悴愁不可言，住不敢動；或羸瘦而骨立，顏色醜陋譬如餓鬼；或久在獄，以氣肥腫頭亂爪長；或有在中日日望出；或有自念：『我在獄中無有出期。』不復悵悵。其新來者或見絞殺、或考、或擊，或口受辭、或以結形，或與死人同一床褥，或牽出之臥著溷上，或行道地不大見考。」於是頌曰：

惡人甚眾多，瑕穢可憎惡，  
與愚而俱止，譬如與屠膾。

啼呻哭淚下， 苦如鬼同家，  
是大臣愁憂， 何忍重入獄。

「此諸罪囚在刑獄中，各各談說國王盜賊；或說穀米飲食之屬，華香伎樂男女之事；或說山海行故之事；或說他樂搏掩之事；或嗟歎王所積之行；或說王惡治國不政，賊來攻伐如是失國；或言王崩當有新立，而出大赦；夫人懷軀如是在產，獄囚得脫；若城失火多所焚燒，獄門得開我等則脫；或共議言，若見瑞怪烏鵲來鳴；倚獄門、住獄戶，作聲夢見上堂及上高山又入龍宮，墮蓮花池乘舟渡海，自觀不久免一切苦。」於是頌曰：

諸犯王法者， 談語自勸勉，  
聚會心歡喜， 希望得解脫。  
如群牛投谷， 墮厄井如是，  
時大臣思此， 無福人甚愁。

時臣思念：「我當云何而復聞此盜賊言談？」或有相教：「若獄吏問當作是答，極重考治不過二七日，體轉狎習不復大患。假使取身段段解之，刀在頂上，勿妄出言我犯斯過，莫說其處藏匿之家，勿牽引人某是伴黨，或誘問者復莫信之。獄卒恐汝慎無為伏，若見考治勿得驚懼。」於是頌曰：

展轉相勸勉， 教人下辭法，  
思念獄吏問， 以何答其言。  
大臣眷屬俱， 復念獄眾苦，  
習於諸五欲， 而心懷憂惱。

獄囚相謂：「卿等不見，人捨父母、兄弟、親屬，不惜身命遠其本國，行於荊棘、竹木、叢樹、坵荒、嶮難，不顧其身入海求財。吾等不歷勤勞之苦而致寶物，以是之故當忍考掠，令不失財使他人得。」於是頌曰：

賊劫他人財， 所獲非己有，  
念當不惜命， 失財更遭厄。

臣自念言：「吾何忍見獄卒住前叫嚙呼之。」而自說言：「我以織女三星陂蘭宿生，屬地獄王，二十九日夜中半生。卿不聞吾初墮地時，國有眾患擾動不安，興諸怪變，空有崩音地為震動，東西望赤四方忽冥，鵠、鷺、烏、鵲、狐、狼、野獸、鷄、梟在塚間生噉人肉，鬼神、諸魅、鳩桓、溷鬼、反足、女神悉共欣悅：『此獄卒生，正為我等。假使長大多害男女從在獄塚間，我等當得死人血肉及脂髓腦以為食飲，以是之故吾等護子令壽命長。』我初生時以有此救故不畏人。」於是頌曰：

無有慈哀言剛急， 其人無故懷怨結，  
念獄卒言臣意悲， 雖快娛樂憂此惱。

獄卒說言：「吾有便手無所不搏，無有比倫安有勝乎？吾身前後以此便手，殺無央數男子、女人，又斷手、足、耳、鼻及頭，以手挑眼不用刀刃；住立諸囚擎博撻擗，鹿矟懸頭，竹箴勉窟，在於榜床五毒治之，布纏其指油塗火燒，膏灌髮上放火然之，草纏其身以火焚之，嚙嚙割體問其辭對，決口截唇剝其面皮，口嚼其指譬如噉菜，若鞭榜人竹杖革鞭，獄卒喜踊以針刺指，繩絞脇腹纏頭木梢。」於是頌曰：

臣不念樂恐還獄，如是考治甚可畏，  
獄卒數來說刑罪，有此憂者不為安。

獄卒又言：「我無憎愛，不喜遊觀聽歌音聲。設有死罪榜鼓兵圍詣於都市，吾悉斬頭；雖有勇猛軍陣督將豪貴高尊，畏我便手猶碎象牙；剛強逆賊、輕慢善人、我皆絞頸；父母、兄弟、親屬涕泣求哀一時，吾不聽之；又一子父嚙呼跳[跳-兆+梁]乃如虎鳴，吾折伏之令無有聲。」於是頌曰：

臣與群從相娛樂，思念獄卒說罪刑，  
譬如人飲淳清酒，或有醉喧又歡喜。

獄卒又言：「吾有惡氣，眼中毒出張目視人，胸裂頭劈譬如冰裂，男女見我莫不懷懔，雖有人形作鬼魅行。」在於獄戶說是已竟，便即還去。甬當更是眾惱之患，雖在宮殿五欲自娛，安以為樂？於是頌曰：

如是之苦惱，不淨瑕穢困，  
誰當以歡欣，安隱無憂患？  
如罪囚臨死，求花戴著頭，  
從王得假然，當復還受榜。

其修行者自惟念言：「從梵天還當歸惡道，在胞胎中，處熟藏上生藏之下，垢污不淨五繫所縛。」於是頌曰：

修行得漏禪，獲此適中半，  
則生在梵天，不能久常安。  
心中念如是，命盡歸惡道，  
如人假出獄，限竟還受考。

譬如小兒捕得一雀執持令惱，以長縷繫足放之飛去，自以為脫不復遭厄，欲詣果樹清涼池水，飲食自恣安隱無憂，縷遂竟盡牽之復還；續見捉惱如本無異。修行如是，自惟念言：「雖至梵天當還欲界，勤苦如是。」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雀繩繫足，適飛縷盡牽復還；  
修行如是上梵天，續還欲界不離苦。

修行自念：「我身假使得無漏禪，爾乃脫於勤苦畏道，號曰佛子。所在飲食不為癡妄，以脫猶豫在于正道，得第一禪，徑可依怙入正



見諦。」於是頌曰：

已得第一禪， 無垢廣在行，  
猶終始難脫， 當精進得道。

修行自念：「觀眾善惡乃致一禪，本從骨鎖而獲之耳！其形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因四事生。」於是頌曰：

其第一禪因身致， 解四大成一心行，  
無常苦空脫吾我， 觀如是者常精進。

修行思惟所用察心，其心之本亦復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以四事成，皆從因緣轉相牽引，而由禍福心想依之，形歸無常、苦、空、非我，從四事成；如我受斯五陰之體空無所有，十二因連，去、來、今者亦復如是。欲界諸陰，色界、無色之界，陰想若斯，悉為羸弱，見三界空，其根本深及邪無正，震動然熾。覩無陰者皆為寂然，志在恬怕趣於無為，無他之念逮於泥洹。爾時心行和順不剛，修行於是以見審諦便成阿那含，不復動還，究竟解脫欲界之苦。於是頌曰：

其心思想悉和順， 志所依倚因厥身，  
了五陰本去來今， 皆見空無謂聖賢。

修行自念：「我身長夜為五陰蓋，臭處、不淨所見侵欺。」譬如搏掩兇逆之子，取瓶畫之，中盛不淨封結其口，以花散上、以香熏之，與田家子：「汝持此瓶至某園觀，中盛石蜜及好美酒，住待吾等，我各歸家辦作供具相從飲食，堅持莫失，顧卿勞價。」田家子信，抱瓶歡喜，心自念言：「今當自恣飲食娛樂。」至其園觀不得令蠅而住其上，遂待經時過日中後，腹中飢渴怪之不來，憂感難言。日欲向暮，上樹四望不見來者，下樹復持，須留眾人遂至黃昏，心自念言：「度城門閉，眾人不來，今此石蜜美酒畫瓶已屬我矣！當以賣之可自致富，先應嘗視。」便淨澡手開發瓶口，則見瓶中皆盛不淨，爾乃知之：「諸博掩子定侵欺我。」修行如是，已覩聖諦乃自曉了，從久遠來為是五陰所侵欺。於是頌曰：

生死載眾身， 五陰所侵期，  
常更歷苦樂， 謂有我人壽。  
修行五樂欺， 然後自見侵，  
如人得畫瓶， 發之知不淨。

譬如導師有饒財寶，為子迎婦，端正姝好無有不可，甚重愛敬不失其意，須臾相離自謂如終。爾時國中道路斷絕，計十二年無有來者，後多賈客從遠方至，住在比國休息未前，導師語子：「卿往詣彼市買來還。」子聞父教，愁憂不樂如箭射心，語親友言：「卿不知我親愛于妻，今父告我遠離捨之，當行賈作。適聞是命我心僅裂，今吾當死，自投於水，若上高山自投深谷。」於是頌曰：



年少親敬婦， 愛欲甚熾盛，  
思父之教命， 志懷大憂戚；  
心惱而欲死， 云何離愛妻？  
其子意甚痛， 如捕山象羆。

親友聞言即報之曰：「所以生子典知家門，四向求財以供父母，假使不勞以何生活？設在天上尚不得安，況於人間耶！」既聞父命，得眾人諫，即悲淚出，兩手椎胸，便嚴發行。於是頌曰：

親友知識悉共諫， 則受父教莊嚴行，  
為欲所傷如被箭， 心懷思婦甚恨恨。

心常念婦未曾離懷，往至買裝即尋還國，行道歡喜：「今當見之，如是不久也！」朝暮思婦，適到家已，問婦所在。於是頌曰：

賈作治生行往返， 心常懷念所重妻，  
已到家中先問之， 吾婦今者為所在？

其婦念夫心懷愁憂，宿命薄祐，稍得困疾命在呼吸，而體即生若干種瘡，膿血流出，得寒熱病復得癲疾，水腹乾竭、上氣體熱、面手足腫，無央數蠅皆著其身，披髮羸瘦譬如餓鬼，臥在草蓐衣被弊壞。於是頌曰：

其夫一心獨所愛， 宿命之殃而薄祐，  
得無數疾臥著床， 離於好座而在地。

於是夫入家，問人吾婦所在？婢既慚愧淚出悲泣而報之曰：「唯賢郎婦在某閣上。」尋自上閣見之，色變未曾有也！此顏醜惡不可目覩，諸所愛欲恩情之意永盡無餘，無絲髮之樂，悉更患厭不欲復見。於是頌曰：

觀察顏色不貪樂， 譬如屍死捐塚間，  
羸瘦骨立無肌肉， 如水沒沙失色然。

其修行者亦復如是，患厭愛欲，發污露觀，求致寂然。於是頌曰：

其修行者已離欲， 厭於五樂亦如是，  
如人見婦病眾瘡， 無央數疾臥著床。

何謂修行數息守意求於寂然？今當解說數息之法。何謂數息？何謂為安？何謂為般？出息為安，入息為般；隨息出入而無他念，是謂數息出入。何謂修行數息守意能致寂然？數息守意有四事行，無二瑕穢，十六特勝。於是頌曰：

其修行者欲求寂， 當知安般出入息，  
無有二瑕曉四事， 當有奇特十六變。

何謂四事？一謂數息，二謂相隨，三謂止觀，四謂還淨。於是頌曰：

當以數息及相隨， 則觀世間諸萬物，  
還淨之行制其心， 以四事宜而定意。

何謂二瑕？數息或長或短是為二瑕。捐是二事。於是頌曰：

數息設長短， 顛倒無次第，  
是安般守意， 棄捐無二瑕。

何謂十六特勝？數息長則知，息短亦知，息動身則知，息和釋即知，遭喜悅則知，遇安則知，心所趣即知，心柔順則知，心所覺即知，心歡喜則知，心伏即知，心解脫即知，見無常則知，若無欲則知，觀寂然即知，見道趣即知。是為數息十六特勝。於是頌曰：

別知數息之長短， 能了喘息動身時，  
和解其行而定體， 歡悅如是所更樂，  
曉安則為六， 志行號曰七，  
而令心和解， 身行名曰八，  
其意所覺了， 因是得歡喜，  
制伏心令定， 自在令順行，  
無常諸欲滅， 當觀此三事，  
知行之所趣， 是十六特勝。

何謂數息？若修行者坐於閑居無人之處，秉志不亂數出入息，而使至十從一至二，設心亂者當復更數一二至九，設心亂者當復更數，是謂數息。行者如是晝夜習數息，一月一年至得十息心不中亂。於是頌曰：

自在不動譬如山， 數出入息令至十，  
晝夜月歲不懈止， 修行如是守數息。

數息已定當行相隨。譬如有人前行，有從如影隨行；修行如是，隨息出入無他之念。於是頌曰：

數息意定而自由， 數息出入為修行，  
其心相隨而不亂， 數息伏心謂相隨。

其修行者已得相隨，爾時當觀。如牧牛者住在一面遙視牛食；行者若茲，從初數息至後究竟，悉當觀察。於是頌曰：

如牧牛者遙往察， 群在澤上而護視，  
持御數息亦如是， 守意若彼是謂觀。

其修行者已成於觀，當復還淨。如守門者坐於門上，觀出入人皆識知之；行者如是，係心鼻頭，當觀數息，知其出入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守門者， 坐觀出入人，  
在一處不動， 皆察知人數。  
當一心數息， 觀其出入意，  
修行亦如是， 數息立還淨。

何謂數長？適未有息而預數之，息未至鼻而數言二，是為數長。於是頌曰：

尚未有所應， 而數出入息，

數一以為二， 如是不成數。

何謂數短？二息為一。於是頌曰：

其息以至鼻， 再還至於臍，

以二息為一， 是則為失數。

何謂數息而知長？其修行者，從初數息，隨息遲疾而觀察之，視忖其趣；知出入息、限度知之，是為息長。數息短者亦復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數息長則知， 息還亦如是，

省察設若此， 是謂息長短。

何謂數息動身則知？悉觀身中諸所喘息；入息亦如是。何謂數息身和釋即知？初起息時，若身懈惰而有睡蓋，軀體沈重則除棄之，一心數息；數息還入亦復如是。何謂數息遭喜即知？若數息時歡喜所至；息入如是。何謂數息遇安即知？初數息時則得安隱；息入如是。何謂數息心所趣即知？起數息想，觀諸想念；入息如是。何謂心柔順數息即知？始起息想，分別想念而順數息；息入亦爾。何謂心所覺了數息即知？初起息想，識知諸觀而數息；息入如是。何謂數息歡悅即知？始數息時，若心不樂，勸勉令喜以順出息；入息如是。何謂心伏出息即知？心設不定，強伏令寂而以數息；入息如是。何謂心解脫即知？若使出息意不肯解，化伏令度而數出息；入息如是。何謂數息見無常即知？見諸喘息皆無有常是為出息；入息如是。何謂出息無欲即知？見息起滅，如是離欲，是為觀離欲出息即知；入息如是。何謂觀寂滅數息即知？其息出時觀見滅盡，是為觀寂出息即知；入息如是。何謂見趣道數息即自知？見息出滅處，觀是以後心即離塵，以離無欲棄於三處志即解脫，將護此意是為數息。出息入息如是，為十六特勝之說。

行者所以觀出入息，用求寂故令心定住，從其寂然而獲二事：一者凡夫，二者佛弟子。何謂凡夫而求寂然？欲令心止住，除五陰蓋。何故欲除諸蓋之患？欲獲第一禪定故。何故欲求第一之禪？欲得五通。何謂佛弟子欲求寂然？所以求者欲得溫和。何故求溫和？欲致頂法；見五陰空悉皆非我所，是謂頂法。何故求頂法？以見四諦，順向法忍。何故順求法忍？欲得世間最上之法。何故求世最上之法？欲知諸法悉皆為苦，因得分別三十七道品之法。何故欲知諸法之苦？欲得第八之處。何以故？志第八之地，其人欲致道跡之故。何謂凡夫數息因緣得至寂然？心在數息，一意不亂無有他念，因是之故，從其數息得至寂然，從其方便諸五陰蓋皆為消除。爾時其息設使出入，常與心俱緣其想念；入息如是。若出入息觀察所趣是謂為行，心中歡喜是謂忻悅，其可意者是謂為安，心尊第一而得自在是為定意，始除五蓋心中順解從是離著。何謂離著？遠於眾想愛欲

不善之法行也！如是念想歡喜安隱，心得一定除斷五品，具足五品因其數息，緣致五德得第一禪。已得第一禪習行不捨，一禪適安堅固不動，欲求神通志于神足，天眼洞視、天耳徹聽，知從來生、知他心念恣意自在。譬如金師，以紫磨金自在所作瓔珞、指環、臂釧、步瑤之屬，如意皆成；已得四禪自在如是，此為五通。

何謂佛弟子數出入息而得寂然？其修行者坐於寂靜無人之處，斂心不散，閉口專精觀出入息，息從鼻還轉至咽喉，遂到臍中，從臍還鼻。當省察之，出息有異、入息不同，令意隨息，順而出入，使心不亂，因是數息志定獲寂。於是中間永無他想，唯念佛、法、聖眾之德，苦、習、盡、道四諦之義，便獲欣悅，是謂溫和。如人吹火熱來向面，火不著面但熱氣耳！其火之熱不可吹作，當作是知溫和如斯。

何謂溫暖法？未具足善本，凡有九事：有微柔和、下柔和、勝柔和，有中、有中中、有勝中，有上柔和、有中上、有上上柔和。知彼微柔和、下柔和，是謂溫和之善本也！其中下、中中、中上是謂法頂之善本也！其下上、中上、上上柔和是謂為諦柔和法忍。上中之上是謂俗間之尊法也！是九事善本之義，故是俗事諸漏未盡。修行若得溫和之行，執數息想因此專念，息若還者意隨其息，無他之念；若息出者知息往反，心入佛、法及在聖眾，苦、習、盡、道如在溫和。

其心轉勝是謂頂法。若如有人住高山上觀察四方，或上山者或有下者，或入聖道或入凡夫地。其修行者已得頂法，入凡夫地甚可憂之。譬如山水流行瀑疾起曲橫波，有人欲渡，入水而泐欲至彼岸，迴波制還令在中流，既疲且極遂沈波水沒在其底；其人心念定死不疑，岸邊住人代之憂感。修行如是，已得明師，夙夜覺悟結跏趺坐，鹿衣惡食坐於草褥，困苦其身；作行如是反為生死流波所制，投于恩情不能專一，沒於終始眾想流池，安得道明？是故行者當代憂愁。譬如導師多齎財寶，歷度曠野嶮阨之路，臨欲到家卒遇惡賊亡失財物，眾人悵悵也！當為修行懷憂如是。譬如田家耕種五穀，子實茂盛臨當刈頃，卒有雹霜傷殺穀實，唯有遺草，其人憂愁；修行如是，已得頂法，入凡夫地當為悵悵。

得頂法已而復墮落，或遇惡友念於愛欲，不淨為淨、淨為不淨，喜遠遊行不得專精，或遇長疾或遇穀貴，飢匱困厄不繼糊口，或念家事、父母、兄弟、妻息、親屬，或坐不處憤悶之中。已得頂法未成道果，衰老將至心遂迷惑，忽得困病命垂向盡，曾所篤信佛法、聖眾、苦、習、盡、道永不復信；當習于定而反捨之，當觀不觀精進更懈，本所思法永不復起，以是之故從其頂法而退墮落。

何謂頂法而不退還？如曾所信日信增益，如本定心遂令不動，所觀弗失，常察精進轉增于前，所思念法專精不捨，以是之故不退頂法。

修行如是，因其專精而心想一，各各思惟究竟之法，初未曾動不念新故，如是即知出息有異、入息不同；出入息異令其心生，見知如此無所畏想，是謂為中中之上而得法忍。心無所想而作是觀：「前意、後意未曾錯亂，分別察心云何往反？」是謂上中之下柔順法忍。設使其心，愛於專思志不移亂，是謂上中柔順之法。其忍何所趣順？趣順四諦如審諦住，心以如是遂至清淨，是謂為信；雖爾獲此未成信根。以得是信，身口心強，是謂精進；尚未能成精進之根。志向諸法，是謂有心；未成念根。以心一志，是謂定意；未成定根。其觀諸法分別厥義，是謂智慧；未成慧根。計是五法，向于諸根，未成道根；有念有想尚有所在，而見有邊未成定意。是謂上中之上世俗尊法。

其修行者當知了之，色起滅處，痛、痒、法、意。觀起滅本，察其因緣過去、當來；行無願定，隨入脫門察生死苦；計斯五陰即是憂患，無有狐疑。爾時則獲解苦法忍。

已見苦本，便見慧眼，除于十結。何謂為十：一曰貪身，二曰見神，三曰邪見，四曰猶豫，五曰失戒，六曰狐疑，七曰愛欲，八曰瞋恚，九曰貢高，十曰愚癡。棄是十結已獲此心，則向無漏入於正見，度凡夫地住于聖道，不犯地獄、畜生、餓鬼之罪，終不橫死，會成道跡，無願三昧而行正受，已向脫門。未起惡法則不復生，諸惡自盡；未起法念當使興發，所興善法令具足成；心已如足隨其所欲，是謂自恣；令志專一，是謂自在定意。從是次第信、念、精進、觀察、護命，是謂為信；思惟其行，是謂自恣三昧；專精于道而獲神足，假使修行身、口、心強，是謂精進定意之法。志專心識，是謂意定。欲入道義，是謂察誠定意。以是之緣致四神足。已獲神足，是謂信根；身心堅固，謂精進根；所可思法，是為意根；其心專一，是謂定根；能分別法而知所趣，是謂智慧根。以是之故具足五根。

其信溫和，是謂信力，精進力、意力、寂意力、智慧力亦復如是。成就五力能及諸法，則心覺意；分別諸法，是謂精求諸法覺意；身心堅固，是謂精進覺意；心懷喜踊得如所欲，是謂忻悅覺意；身意相依，信柔不亂，是謂信覺意；其心一寂，是謂定覺意；其心見滅婬、怒、癡垢，所志如願，是護覺意。以是之故七覺意成。

設使別觀諸法之義，是謂正見；諸所思惟無邪之願，是為正念；身意堅固，是為正方便；心向經義，是為正意；其心專一，是為正定。身意造業是三悉淨，爾乃得成八正道行。此八正道中，正見、



正念、正方便，計是三事屬觀；其正意、正定是二事則屬寂然。是觀、寂二，如兩馬駕一車乘行。

若無漏心不專一法，遍入三十七品之法，以是具足此三十七法，便解知苦；如是之比，即得第二無漏之心。

爾時思惟：「如今欲界五陰有苦，色界、無色界同然無異。」是謂知苦隨忍之慧則成就，建第三無漏之心。

已得是行，用見苦故，除十八結已，過色界，超無色界，順宜慧者即得第四無漏之心。

已獲四無漏心，便度三界勤苦之瑕，即自了之：「吾已度患，無有眾惱，為得度苦。」則自思惟：「苦本何由？恩愛之本而生著網，從久已來習此恩愛遭患于今，永拔愛根則無眾惱。」已離恩愛欣樂可意，何從而有？是謂解習斷除法忍，是為第五無漏之心。

除於欲界諸所習著，則捐七結，便為知拔欲界諸患，是謂第六無漏之心。

修行自念：「色界之本，本從何興？諦觀其元，從欲而起。」樂出恩愛可意而悅，是為第七無漏之心。

以有此行度於色界，其無色界十二諸結心隨習慧，是為第八無漏之心。是謂八義佛之初子。

爾時心念：「吾見三界以除苦習，於欲無愛，是謂安隱。」則樂寂滅可意甘之，是為滅盡法慧之忍，斯為第九無漏之心。

已獲此義見本滅盡，於欲界除七結之縛，是為第十無漏之心。

則自念言：「若不著色及無色界，此謂為寂。」是為第十一無漏之心。

則除十二諸結之疑，已度此患即得滅盡之慧，是為第十二無漏之心。

爾時自念：「得未曾有！」如佛、世尊解法乃爾，因斯道義，知欲界苦，則棄捐之。知從習生，則離於習，得至盡滅，因此得入法慧道忍，是為第十三無漏之心。

爾時以道觀於欲界則棄八結，去是然後會當獲此興隆法慧，是為第十四無漏之心。

應時心念得未曾有，以是道行解於色界、無色之苦，而除諸習證於盡滅，是為第十五無漏之心。

道從其志除十二結，於色、無色界除是結已，則興道慧，是為第十六無漏之心。

應時除盡八十八諸結，當去十想結。所以者何？如從江河取一涸之水，究竟道義如江河水，其餘未除如一涸水，即成道跡會至聖賢。七反生天、七反人間，永盡苦本。其修行者，以是之比拔眾惱根，斷生死流，心則欣悅；已度三塗不犯五逆，離於異道遇其所知，不

從外道惓望榮冀。眾祐之德不更終始，七反之患未曾犯戒，見無數明晝夜歡喜。譬如有人避飢饉地至豐賤國，脫嶮得安，繫獄得出，如病除愈心懷喜踊。修行如是，因安般守意則得寂滅，欲求寂然習行如是。於是頌曰：

覺了睡眠重懈怠， 分別身中息出時，  
修行息入念還得， 是謂身息成其行。

修行道地經卷第五

觀品第二十四

眉間白毛相，其明踰日光，  
猶鵠飛空中，遠近無不見。  
其身如師子，超越天帝象，  
肩胸而廣殊，願稽首佛尊。  
臂肘平正而滿足，世尊之臍如水洄，  
髀膝[蹲-酋+(十/田/厶)]腸若金柱，當歸命佛而稽首。  
其日長好如蓮華，體著毛髮猶孔雀，  
心常住止在寂然，我願歸命超眾仙。

其修行者，何謂為觀？若至閑居獨處樹下，察五陰本見如審諦。  
苦、空、無常、非身之定，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身則本無，五十五  
事無可貪者亦無處所。於是頌曰：

以行忍辱得法觀，察五陰本所從興，  
觀見過去來現在，分別喻說五十五。

何謂五十五事？是身如聚沫不可手捉，是身如海不厭五欲，是身如  
江歸於淵海趣老病死，是身如冀明智所損，是身如沙城疾就磨滅，  
是身如邊土多覩怨賊，是身如鬼國無有將護，是身如骨牆肉塗血  
澆，是身如髓筋纏而立，是身如窮士淫怒癡處，是身如曠野愚者為  
惑，是身如嶮道常失善法，是身如塼冢百八愛所立，是身如裂器常  
而穿漏，是身如畫瓶中滿不淨，是身如溷九孔常流，是身如水漬悉  
為瑕穢，是身如幻以惑愚人不識正諦，是身如蒜燒毒身心，是身如  
朽屋敗壞飲食，是身如大舍中多蟲種，是身如孔淨穢出入，是身如  
萎華疾至老耄，是身如車與無常俱，是身如露不得久立，是身如瘡  
不淨流出，是身如盲不見色本，是身如宅四百四病之所居止，是身  
如注漏諸瑕穢眾垢所趣，是身如篋毒蛇所處，是身如空拳以欺小  
兒，是身如塚人見恐懼，是身如蛇瞋火常燃，是身如癩國十八結所  
由，是身如故殿死魅所牽，是身如銅錢外現金塗皮革所裹，是身如  
空聚六情所居，是身如餓鬼常求飲食，是身如野象懷老病死，是身  
如死狗常覆蓋之，是身如敵心常懷怨，是身如芭蕉樹而不堅固，是  
身如破船六十二見為之所惑，是身如姪蕩舍不擇善惡，是身如朽閣  
傾壞善想，是身如喉痺穢濁在內，是身無益中外有患，是身如冢而  
無有主為姪怒癡所害，是身無救常遭危敗，是身無護眾病所趣，是  
身無歸死命所逼，是身如琴因絃有聲，是身如鼓皮木裹覆計之本

空，是身如坏無有堅固，是身如灰城風雨所壞歸老病死。以是五十事觀身瑕穢，是身欺詐懷無反覆，不信親厚哀之反捨無有親疎；譬如夢、幻、影、響、野馬忽然化現；若如怨家常恭敬之，奉事供給而求可意，沐浴、櫛梳、飲食、衣被、安床、臥具隨所便宜，牽人向窮、老、病、死患。於是頌曰：

常飲食此身， 五欲令自恣，  
求安如親友， 諦省是怨仇。  
無救無所護， 常懷無反復，  
牽人至患害， 人生老病死。

人死已後，皆當爛壞，犬獸所食，或有見燒枯骨散地。因無數法，當觀斯身，譬如癰瘡，若如箭鏃在體不拔，猶若死罪都市之處。察體眾惱，生在終沒；有所貪著，名曰為色；觀身為軟，所遭安危，名曰痛痒；有所了知，名曰為想；心念為行；分別諸趣，名曰為識。於是頌曰：

計之眼色主所觀， 是身獲致因本緣，  
柔軟之等以成行， 以無色心察眾德。

譬如江河邊有潢池，眾象入中澡浴飲水，食噉池中青蓮芙蓉莖華，則復退還。其時跡現在於泥沙大小廣長，有射獵人、牧牛羊者、擔薪負草道路行者，見其足跡言：「大群象經過此地。」雖不見象但覩其跡，則知群象經歷是間。無想之陰、痛痒、行、識，所更為軟，想、行、識然。於是頌曰：

如江河邊地， 沙中有行足，  
以見象遊跡， 如有群象過。  
如是計細滑， 至于法識念，  
多所而照現， 起滅之因緣。

如是無色眾想之念，皆依倚色，然後有色法；譬如兩束葦相倚立。於是頌曰：

無色多所倚， 有色依無色，  
如枝著連樹， 名色亦如是。

其無色法依有色分別，有色則亦無倚無色之著。如先有鼓然後出聲，聲之與鼓各異不同，鼓不在聲聲不在鼓；名色如是各異不合，轉相依倚乃有所成。其無色陰不得自在，非己力興。譬如二人，一人生盲，一人生跛，欲詣他國。盲者目冥，永無所見，不知所趣；跛無兩足，不能遊行。盲者謂跛：「吾目無見，有足能行，而目甚冥不識東西；卿又跛掘不能行來，既有眼明，見其進退，行步所趣。今我二人，轉共相依欲詣他國。」跛騎盲肩則而發去，非跛威力，非盲之德。色法如是，非獨能立；無色亦然，展轉相依。於是頌曰：

思惟諸法非獨成， 其有色法無色然，  
在於世間轉相依， 譬如盲跛相騎行。

其名色者轉相依倚，譬如鼓音，如弓絃箭，而相恃怙不合不別。萬物如是，從因緣成，無有力勢不得自在，悉從緣起見事乃興。修行若斯，而察法本知有起滅，本無所有忽自然現，則復滅沒；無生則生，無起則起，皆歸無常。於是頌曰：

五陰常屬空， 依倚行羸弱，  
因緣而合成， 展轉相恃怙。  
起滅無有常， 興衰如浮雲，  
身心想念法， 如是悉則壞。

其修行者，常以四事觀其無常：一曰所生一切萬物皆歸無常，二曰其所興者無有積聚，三曰萬物滅盡亦不耗滅，四曰人物悉歸敗壞亦不盡滅。以是之故，不生者生，不盡者盡。見諸萬物，當作是察起滅存亡；以斯觀者無所不知，悉能覩見靡所不了。於是頌曰：

人物雖有生， 不積聚不滅，  
亦不捨眾形， 雖沒而不滅。  
雖終相連續， 皆從四因緣，  
觀萬物如是， 超越度終始。

假使修行專自思念：「東西南北所有萬物皆歸無常，擾動不安，適起便滅莫不趣空；始生已來，無常之事，老、病、死患常逐隨身。」作是觀者，不著三處，不樂四生，無住五識。其心不入九神所居，設使更生則除三結：一曰貪婬，二曰犯戒，三曰狐疑。則成道跡趣於無為，譬如流江會歸于海。於是頌曰：

觀萬物動起， 念之悉當過，  
愛欲之所縛， 一切皆無常。  
欲得度世者， 悉捨諸欲著，  
是名曰道跡， 流下無為然。

其修行者所觀如是，自察其身則是毒蛇。假引譬言：若城失火，中有富者為眾導師，見舍燒壞甚大愁憤，心自念言：「作何方計出中要物？」則退思之：「吾有一篋，中有眾寶，在某屋藏，好明月珠、上妙珍物而皆盛滿，價數無極，其餘無計。」心懷恐懼適欲前行畏火見燒，貪於寶物不顧身命，突前入火至寶藏篋，邊有蜺篋。爾時導師既畏盛火烟熏其目，心中憤憤不自覺知，不諦省察，誤取蜺篋挾之走出，賊隨其後追欲奪之。適見賊迫則而馳走，賊逐不置遙咄呼言：「如是及卿傷害殺汝，設使捨篋便有活望，假令不捨命在不測。」導師見賊逼之欲近，念失財寶又不濟命，則更思之：

「我當解篋取中要者，以著懷中，置餘退去，爾乃安隱。」則開篋



視唯見毒蛇，乃知非寶是蛇虺耳！修行如是，已逮道諦，見一切形皆猶毒蛇，以是之故得至于觀；欲求觀者當作是察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熾火然， 人遽出要器，  
反挾於虺篋， 謂是珍寶物。  
發篋見弊惡， 毒虺盛滿中，  
其時便即棄， 爾乃知非寶。  
修行計如是， 諦觀計本無，  
以解於四諦， 覩身如四虺。  
作是行諦觀， 常思念道德，  
以逮得無為， 除苦乃獲安。  
自度入脫門， 免他諸瑕穢，  
是故分別說， 觀察無常法。

### 修行道地經學地品第二十五

勇猛於善力， 面光如金華，  
神足超疾風， 自遊所至方。  
身德成無極， 調順能忍辱，  
佛樂戒定安， 眾歸願稽首。  
行步庠序無冥塵， 其德無底所願安，  
佛無等倫常無著， 願歸命尊莫能喻。  
佛執巧便法為弓， 以此降伏邪怨敵，  
除盡塵勞眾瑕垢， 願歸命佛一心禮。

其修行者已得道跡，見諸五樂皆歸無常，不能盡除。所以者何？用見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念。於是頌曰：

已得成就為道跡， 思智慧解五樂無，  
覩愛欲界如怯馬， 心不著色續未斷。

譬如梵志子淨潔自喜，詣於舍後卒污其指，行語金師：「指污不淨，以火燒之！」金師諫曰：「勿發是心，有餘方便除此不淨，灰土拭之，以水洗之，設吾火燒卿不能忍，火之毒痛自觸其身更甚于前。」梵志子聞即懷瞋恚，便罵金師：「莫以己心量度他人，自不能忍謂人不堪。吾無所欲，用手有垢不敢行路，畏人觸我。吾儻近人，而身有學三經之本及知六藝，學於談語了知所應，能相萬物，分別其義次第章句；識於三光天文地理；學六十四相，知人祿命、貧富、貴賤、安處、田宅；曉百鳥之語，預知災變，覩彼他國多有怨賊欲危此土；當時日災、風雨失度有變星出，美人青絳，別于男女、牛馬、雞羊之相；預知五穀旱澇貴賤，識其星宿進止舉動，別其水旱衰耗多少，占有大水若所破壞；見日月蝕出入之變，若有懷

軀別其男女；曉知軍法戰鬥之事，深知古今；覩了五星熒惑所處，十二之時晝夜百刻；能曉醫道，風寒、熱病、瘡瘍、少小以何療之；知日月道所從由行，其色所變皆為何應；山崩、地動、星隕之怪，諸宿所屬而奉天神。古人學術皆能別之無不開通，占彗星出當計何瑞！曷因不淨著吾手指，勿得停久，當隨我言除其指穢也！」金師聞之，燒鉗正赤以鑷彼指，年少得熱痛不能忍，掣指著口。金師大笑，謂年少言：「卿自稱譽聰明博學，採古知今無不開通，清淨無瑕，於今云何持不淨指含著口中？」年少報曰：「不遭痛時見指不淨，適遇火毒即忘指穢。」道跡如是，本長夜習在愛欲瑕，須臾之間離於情欲，適見好色姪意為動。所以者何？諸根小制未得盡定。於是頌曰：

已見色欲本所習， 雖使解義至道跡，  
頭戴想華續聞香， 如江詣海志欲然。

道跡自念：「我身不宜習于姪欲如餘凡夫。」說情欲穢樂於無欲，滅盡然熾，習污露觀晝夜不捨。習如是者，姪、怒、癡，得往來道，一返還世，斷勤苦原。已得往還，於諸愛欲無起清淨，姪怒癡薄，心尚未斷因有惱患。譬如男子有婦端正面貌無瑕，以諸瓔珞莊嚴其身，夫甚愛敬，雖有是色，姪鬼非人也！唯人血肉以為飲食。有人語夫：「卿婦羅刹，肉血為食。」夫不信，人數數語之，夫心遂疑意欲試之。夜佯臥出鼾聲如眠，婦謂定寐，竊起出城詣於塚間，夫尋逐後，見婦脫衣及諸寶飾却著一面，面色變惡口出長牙，頭上焰燒眼赤如火，甚為可畏，前近死人，手攬其肉口齧食之。夫見如是，爾乃知之非人是鬼，便還其家臥於床上，婦便尋還來趣夫床，復臥如故。其夫見婦莊嚴瓔珞面色端正，爾乃親近；假使念之在於塚間噉死人肉，心即穢厭；又懷恐怖，得往還道。若見外形端正殊好，姪意為動；設說惡露瑕穢不淨，姪意為滅。於是頌曰：

變化人身如脫鎧， 作姪鬼形詣塚間，  
便噉死屍如食飯， 夫爾乃知是羅刹。

得往還道者，心自念言：「吾於欲界三結已薄，其餘眇耳！逮望聖諦見愛欲之瑕，多苦少安不宜習欲。如凡眾庶志在情欲，若如蒼蠅著於死屍。吾何方便除姪、怒、癡，令滅無餘，得盡漏禪，然後安隱如淨居天？」於是頌曰：

已得於往還， 修行一反生，  
則見欲不可， 習之未永斷；  
姪欲火雖熾， 不能危其心，  
以作惡露觀， 增欲如羅刹。

譬如有人在於盛暑，不能堪熱，求扇自扇，慕水洗浴。往來如是，見姪、怒、癡以為甚熱，念求不還道。於是頌曰：

成二吉祥道， 行未永除欲，  
以得無漏禪， 行即梵天同。  
其身諸有熱， 水冷以除之，  
往求不還道， 獲此則清涼。

爾時修行作惡露觀，永脫色欲及諸怒癡，諦見五陰所從起滅，滅盡為定。知見如是，便斷五結而無陰蓋，得不還道。不退還世，以脫愛欲，無有諸礙姪鬼之患。於是頌曰：

以脫愛欲疾病困， 常惡露觀除諸患，  
永離恐懼遠苦安， 成不還道等第三。

即獲清涼無有眾熱，若覩色欲常見不淨，則知瑕穢。譬如遠方有估客來，若當疲極；二十九日冥無月光夜半來到，城門復閉繞至南牆，下有汪水天雨之潦也！解裝住邊，死屍人形、鷄、狗、象、畜、蛇、蟲之屬，悉在水中或沈或浮，百千萬蟲跳[跳-兆+梁]身中，髮毛浮出，城內掃除及漏穢水悉歸此汪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城傍有大水， 不可目察況飲者，  
遠方人來值門閉， 眾共止住此池邊。

時眾人中或有遠客，初未曾至於此國土，不識是非，疲極既渴，脫衣入洗，恣意飲水飽滿臥出。於是頌曰：

其人初來詣此國， 入於水浴除諸熱，  
祭祠水神飲解渴， 甚大疲極因臥寐。

明日早起天向欲曉，疲解覺已，見於水中惡露不淨，或有捨走閉目不視，或自覆鼻又欲強吐，爾乃知水垢穢不淨。於是頌曰：

已得第三道， 見欲樂不安，  
入禪定無患， 覩欲如瑕水。

爾時修行樂於禪定省于愛欲，如彼估客惡不淨水。譬如嬰兒自取屎弄，年小長大捨前所戲，更樂餘事；年適向老悉捨諸樂，以法自樂。修行已得不還之道，亦復如是，見諸生死五道所樂，猶小兒戲也，轉更精進欲脫終始，不樂求生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小兒， 在地弄不淨，  
年遂向長大， 捨戲轉樂餘。  
修行亦如是， 求獲度三界，  
爾時遂精進， 具足成四道。

譬如遠國有眾估人，從東方來止城外園。時彼城中有一諂人多端無信，詐作飲食、華香、異服，往詣導師前問起居，多賀遠至，道路無他，飢渴日久，始乃奉面，今與小食垂哀見受。導師即納，又有更啟：「寧可入城，吾有大舍，中有好殿具足細滑，舍有井泉，溷廁別異，諸樹行列器物備有，願屈威光枉德入城。」說此欺竟，即捨之去。於是頌曰：

有人懷諂欺， 見遠眾估客，  
奉迎供導師， 飲食後說曰：  
「吾身有一殿， 高大樂巍巍。」

其人無誠信， 詐語便捨去。

爾時城中有大長者，悉聞彼人詐欺導師，即自出迎謂導師言：「莫信彼人居止其堂。穢濁滌水在其堂後，屎尿惡露普流趣前，以是之故不可止頓。」導師聞之答長者曰：「堂雖有臭可設方便，燒香散華以除其穢。」於是頌曰：

長者懷親念， 故往詣導師，  
語之斯堂邊， 有臭穢不淨。  
導師聞此言， 則反答之曰：

「雖臭施方便， 燒香散眾花。」

爾時長者謂導師曰：「當復有難，諸弊惡蟲皆在其中，以肉血脈而為飲食，假使飢者穿卿囊裏齧壞裝物。」導師答曰：「吾當給之，隨其所食令不穿物。」於是頌曰：

多有弊蟲處在堂， 須肉血脈而為食；

「我能供給隨所乏。」 導師以此答長者。

長者報導師：「其堂四角有四毒虻，兇害喜爭不可近附，以何方便而安此虻？」導師答曰：「吾能曉之，施藥神呪令無所犯。」於是頌曰：

有四毒虻在其堂， 弊惡懷害欲相危，  
以若干藥及神呪， 能除毒虻所懷結。

於是長者復謂導師：「又有大難，牆之故基如是當崩，壁垣傾危不可依怙。」導師答曰：「設有此難吾不能處，亦無方便令不崩危。所以者何？儻有危敗，有失命之難。」於是頌曰：

設堂久故欲崩壞， 假使傾覆不可護。

導師則報長者曰：「有是恐懼吾不處。」

彼時導師具聞說堂諸難之瑕，又自目覩，心即遠離不肯居之也！不還如是，聞世尊教審知聖諦，不樂生死終始之患。於是頌曰：

已得不還離眾苦， 修行則求無量安，

不慕生死如毛髮， 譬如導師不處堂。

解喻：堂者，謂人身也。穢濁水者，謂九瘡孔常出不淨。蟲滿水者，謂身中八十種蟲，常食軀中肉血骨髓者也。平地治牆者，謂供養身給以飲食。其四虻者，謂身四大、地、水、火、風。堂朽故危晝夜欲崩者，謂老、病、死。其修行者，晝夜方便欲免眾難。其導師者，謂不還道。修行專精聽世尊教，覩於三界皆見熾然，目所察形悉歸無常不離朽敗，譬如導師見大堂危。於是頌曰：

虻蛇而懷毒， 弊惡叵觸近，



各處在四角， 謂人身四大。  
朽敗欲傾危， 謂身有增減，  
常遭眾苦惱， 老病死窮道。  
城中諛諂人， 以喻漏禪智，  
其人入貪欲， 恩愛之罣礙。  
持禁戒長者， 謂師無著哀，  
常救濟修行， 使度眾苦難。  
譬如大估客， 中有導師者，  
佛子服甘露， 以得無著道。  
師為行者講， 苦空非常身，  
諦觀於三界， 擾動而不安。  
當求一心至無學地， 諦見無著。於是頌曰：  
佛愍眾生演， 能濟一切苦，  
吾察佛諸經， 歎說無學地。

## 修行道地經無學地品第二十六

其王放醉象， 兇害牙甚利，  
諸龍懷毒氣， 皆化令調伏。  
救護眾恐難， 逮得常自在，  
十力佛無終， 吾禮及弟子。  
諸天龍神奉大聖， 吉祥人民皆歸命，  
悉以恭敬得度脫， 眾聖所宗願稽首。  
其修行者已在學地不樂終始，已無所樂不貪三界，超色、無色，斷一切結；志念、根、力及諸覺意，見滅為寂是謂永定。觀觀如是，離色、無色，遠戲、自大。於是頌曰：  
心已住學地， 曉了諸學意，  
制於生死畏， 滅恐無所樂。  
眾患盡無餘， 所見如審諦，  
除戲及自大， 消癡亦如是。  
修行自念：「當知今時已成羅漢得無所著，諸漏永盡修潔梵行，所作已辦棄捐重擔，逮得己利生死則斷，獲平等慧超出溝塹，鋤去穢草無有穿漏，成聖賢幢已度彼此。」於是頌曰：  
修行住學地， 不動成聖道，  
已逮得己利， 度苦常獲安。  
盛熱山源竭， 永盡無流水，  
奉敬離調戲， 是謂無所著。  
已斷五品為人中上。於是頌曰：



已斷於五品， 具足成六通，  
蠲除諸塵勞， 如水浣衣垢，  
而離生死患， 依度得安隱，  
是謂為政士， 最上無塵埃。

斯謂阿羅漢得無所著，應服天衣處于神宮，遊居紫殿飲食自然，百種音樂常以樂之，歡喜踊躍便從坐起，口宣揚言：「今者吾身為十力子，逮得是者，天上、世間一切眾祐；其奉敬者，增益天種損阿須倫。」於是頌曰：

巍巍四德成六通， 忍辱之慧求最上，  
順於佛教致究竟， 是故講說無學地。

### 修行道地經無學品第二十七

方便勝眾苦， 永脫諸恩愛，  
已離生死惱， 滅盡於塵勞。  
如日出除雲， 尊離諸愛冥，  
歸命佛聖道， 無痛長安隱。  
已度諸入界， 如人出牢獄，  
譬如紫磨金， 在火而無損。  
至定泥洹寂， 未曾愛於身，  
佛以逮甘露， 吾願稽首禮。

其修行者住於有餘泥洹之界，畢故不造不復受身，而心專一未曾放逸，在諸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，離一切著無復取捨，窮盡苦根。於是頌曰：

已得度無為， 永都無所欲，  
立於有餘地， 畢故不造新。  
不在色聲香， 諸味細滑斷，  
譬之若蓮花， 不著于塵水。  
諸根為已定， 不隨諸入惑，  
如金不雜鐵， 永與生死別。  
無有因緣著， 爾乃長安隱，  
是謂閑居行， 滅盡勤苦根。

譬如燒鐵令其正赤，以鎚鍛之，其上垢除稍稍還冷，不知其火熱之所湊也！修行如是，設至無餘泥洹之界而滅度者，漸漸免苦，是故此經名曰修行。於是頌曰：

若如以鎚鍛燒鐵， 火焰忽出便復滅，  
其修行法亦如是， 以得滅度不知處。  
譬如天雨而有泡， 其泡適壞不知處，

設有行者得滅度， 永不可知其所湊。  
諸天神仙龍人民， 不見度者何所至，  
其修行者非常空， 聰明智慧得滅度。  
假令行者以獲斯， 計于甘露莫踰是，  
爾乃覺了長安隱， 已得滅度令無餘。  
其佛世尊說是喻， 如鎚鍛鐵火炎出，  
以漸向於滅度者， 永不可知神所趣。  
已得滅度道， 平等解如是，  
佛智慧明者， 其神安不動。  
已濟諸瑕穢， 生死自大離，  
獲致彼無欲， 清淨淡如淵。  
其有奉行是道地教， 漸得解脫至於無為。於是頌曰：  
其求無為欲滅度， 永離濁亂逮甘露，  
當講說斯修行經， 從佛之教冥獲炬。  
其有說此經， 假使有聽者，  
佛當示其路， 常安無窮極。  
學如是者便得究竟， 修行道地心如虛空， 五通自然不懼終始， 永若  
燈滅。  
修行道地經卷第六

弟子三品修行品第二十八

巍巍佛德尊，威神不可量，  
道法隨時化，度脫諸十方。  
覩見生死瑕，為現法橋梁，  
毀咎終始苦，嗟嘆于泥洹。  
分別弟子快，而順示厥行，  
稍稍而開導，乃至于大安。

若有修行，見終始患，地獄之毒、畜生之惱、餓鬼之苦、人中憂憤、天上無常，不可堪矣！展轉周旋譬如車輪，生、老、病、死、飢、渴、寒、暑，恩愛之別，怨咎集會，愁惻之痛，叵具說言。從累劫來與父母違，兄弟離闊，妻子之乖，涕泣流淚超于四海，飲親之乳踰于五江四瀆之流；或父哭子或子哭父，或兄哭弟或弟哭兄，或夫哭妻或妻哭夫，顛倒上下不可經紀，種勤苦根愚癡之元。修行見然皆患厭之，但欲免斯生死之病，晝夜精進，不捨道義求於無為。自見宿命從無量劫往反生死，設積身骨過須彌山，其髓塗地可遍天下，三千世界計死若周，其血流墮多於古今天下普雨。修行自察如是之厄，千萬劫說猶不可竟，故棄捨家除髮去鬚，專精求道不慕世榮，若如明者不貪屍形。於是頌曰：

修行見終始，地獄之苦惱，  
畜生餓鬼厄，天下世間別；  
生死之展轉，譬如于車輪，  
父子兄弟乖，妻息子離感；  
涕哭淚流下，超于四海水，  
飲親之乳湏，踰於五江河。  
修行故捨家，專精為道法，  
不慕時俗榮，如明者捨毒。

修行自念：「我身或來不可稱限，不自覺知合會離別，憂鬱之痛譬如劇醉不可了之，枉說趣語自為審諦，恩愛之著譬如膠漆不能自濟，則行精進遠俗近道。」譬如有人遠遊他國賈作求利，至彼未久興大疾病，死亡者眾十不遺一，死屍狼藉臭處叵言，既無良醫又無好藥可以療之。其人恐怖悔詣彼國，設不來者不遭此難，夙夜反側愁不可言：「設我病瘳，一還本國無有還時。」其人適遇得一大醫，飲藥鍼灸，疾稍稍愈氣力強健，即反本土與家相見，自陳值厄

困不可言，從今以後終不敢行，不至彼土。一衣一食何所求耶？唯欲自寧，安知餘人也！後念若聞彼土之名，戰慄惶懼，不欲出舍而守其身。弟子如是，見五道苦，婬、怒、癡、病、生死無息，夙夜專精坐禪念道，得世尊教，諮嗟泥洹，毀咎終始，是為良醫。飲之好藥疾則除者，謂佛法經去三毒也。死屍狼藉者，謂五陰六衰。悔至其國者，自惟念言：「從累劫來周旋生死，恩愛之著猶心多端，不見苦諦、習、盡、道諦；已得道證，畏苦厭身早般泥洹，不能還教固在然熾，須佛世尊示本無一，乃當進前得不退轉進却自由。」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人遠行賈， 至於彼國遭疾病，  
眾人死亡十遺一， 死屍狼藉無藏者。  
心自悔恨至其國， 吾何不遇值此殃，  
則得良醫療其疾， 便還本土難復行。  
畏生死患亦如是， 覩於五道周旋苦，  
自責本咎不覺道， 終始辛苦甚憂惱，  
一心精進求泥洹， 欲度世間諸怖驚，  
惡終始困猶死屍， 專志而向無為城。

修行恐懼：「或當命盡不得度脫，還歸三塗難得拔出，不當懈怠計有吾我，如世凡人與三寶乖窈窈冥冥。」譬如昔者，有眾賈人遠行治生，更歷曠野無人之處，行道疲極便眠睡臥，亦不持時、不嚴兵仗。大賊卒至而無覺者，不施弓矢為賊所害，中有力者便走得脫，飢困歸家。更復設計求強猛伴，復順故道行賈求利，每冥息寐，持時行夜，嚴正弓箭。賊見如是不敢前格，知之難當便自退去。窈窈冥冥者，謂為癡網，因癡致行而生識著，名色、六入，更樂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老病死，愁憂啼哭，痛不可意。行治生者，謂修行也。疲極臥寐者，謂不曉了非常、苦、空、非身也。無行夜者，謂不思惟深經之義也。兵仗不嚴者，不遵大慈、大悲之慧，趣欲自救，不念眾生也。賊來見危者，謂坐禪思不入空靜，而為五陰、六衰所迷，墮四顛倒，非常謂常，苦謂有樂，非身謂有身，空謂有實，命盡生天，福賜還世，不離三塗也。強者力走得脫歸家者，謂得羅漢也。即求強伴更治生者，謂至泥洹，知羅漢限不至究竟，見佛受教，更發大意为菩薩也。與眾為伴相隨行者，謂六度無極諸等行也。兵仗嚴正持時行夜者，謂大慈、大悲，分別空行，不著不斷也。賊退還者，謂不起法忍無罣礙慧，覩三界空不畏生死，一切四魔皆為之伏也。於是頌曰：

修行恐命盡， 或入三惡道，  
不復計吾我， 歸命於三寶。  
猶昔有賈人， 遠行求財利，

睡眠而臥寐， 為惡賊所害。  
中有強健者， 盡力走得脫，  
歸家說遭厄， 今乃得安耳，  
已得羅漢道， 乃自知為限，  
不能入生死， 以泥洹為礙。  
更合強猛伴， 嚴兵時行夜，  
賊見不敢前， 便退歸本土。  
在於無為界， 知泥洹為限，  
則發菩薩意， 行大慈大悲。  
分別深空行， 不著無所斷，  
周旋度生死， 無有三界難。

修行奉法，入四等心無大慈悲。譬如小龍能雨一縣而不周遍，雖為人民潤不足言，羅漢行道四等如是。若如海龍普雨天下無所不潤，菩薩大人慈大悲，普及眾生無所不濟。佛天中天見心如是，便為現限莫踰泥洹，稍稍進之至于大道知本迷惑。喻有一人而有三子，父少小養至令長大，衣食、醫藥未曾令乏。父轉年長氣力衰微，謂諸子言：「汝輩不孝，生長活汝使成為人，吾既年老，不欲供養報乳育恩，反逼我身求財衣食，何緣爾乎？當告縣官治殺汝等。」子聞父教即懷恐怖，歸命於父：「我輩兄弟愚癡所致不識義理，不顧父母恩養之德，愛重望深不自察非，今聞嚴教即當奉命，遵修孝道超凡他人，夙夜匪懈無辱我先。」時彼諸子各行治生，入海採珍得諸七寶供給父母，至孝巍巍唯念二親不自顧身，獲大光珠名曰照明，即往奉父。父見明珠頭白更黑，齒落更生，為大長者遠近歸仰，是謂父慈子則為孝也！為弟子行無有大慈。父有三子者，謂心、意、識也。養長子者，謂姪、怒、愚癡著於三界也。衣食之者，謂五陰、六衰、十二因緣縛也。子長續求供養者，謂諸情欲不知厭足也。父恐欲詣縣官告者，謂覺非常欲斷六入。子受其教奉行孝道者，謂歸命佛。三子更孝順者，布施奉戒智慧之元也。入海得七寶者，至七覺意成羅漢道也。遂至孝者，知弟子限至泥洹界，更發大意为菩薩道。得照明珠父更少者，現在定意見十方佛無所罣礙也。於是頌曰：

昔者有一人， 而生有三子，  
養育令長大， 故求父衣食。  
父告於三子： 「吾又年老極，  
汝當供養父； 既大索吾力，  
告言汝向官， 榜笞以五毒。」  
子聞父之命， 則奉行孝道，  
入海求七寶， 供奉于尊父，



又得照明珠， 父則更年少。  
三子心意識， 情欲不知足，  
父訶更孝順， 調施戒道慧。  
遵於七覺意， 成羅漢泥洹，  
受佛大深教， 更發菩薩心，  
道德甚巍巍， 覩見十方佛，  
不礙四大身， 猶空無所拘。

譬如昔者而有一鼈，從海出遊至於岸邊，有一大狐追之欲危其命。鼈覺狐來藏頭四足覆於甲下，狐住待之：「設出頭足我當搏食。」鼈急不動，狐極捨去。鼈還詣於大神龍王，說其本末，求為龍王身，乃無所畏。能制五陰，不為魔嬈，得泥洹道。得為龍者，入菩薩道，不畏四魔，救濟眾生。於是頌曰：

如鼈縮頭足， 不畏羅漢然，  
得飛為龍神， 菩薩亦如是。

譬如有人遠行求財，涉於寒暑調得大利，或處遇賊亡失其業。又有明人自於本土造方便計，利人無量供給四方，積功累德。計無常、苦、行空、非身，觀外萬物成敗之事，或得禪定成羅漢道，更從發意求為菩薩。或有達者，知四大空無有內外，行大慈悲加哀十方，雖有所度為無所度，道無遠近解慧為上，得平等覺無去來今若如虛空。於是頌曰：

如人遠賈作， 弟子亦如是，  
積功觀惡露， 察萬物非常；  
菩薩如明人， 求利不遠遊，  
無生死泥洹， 得成平等覺。

其修行者恐畏生死，惡三界難，畏苦厭身不了本無，趣欲越患不念眾生。譬如軍壞諸羸劣人，唯欲自救不濟危厄。有此心者，佛則為說除三毒之惱，泥洹為快，離冥就明。譬如導師將大賈人遠涉道路，於大曠野斷無水草，賈人呼嗟，謂塗悠悠安能所至，永為窮矣！時彼導師聰明博學亦有道術，知於賈人心之所念厭患涉路，則於中道化作一國，城邑人民土地豐樂五穀平賤，賈人大喜轉共議言：「一何快乎！本謂彌久，何時脫難到于人間？適有此念便至此城，當復何懼。」時眾賈人便住彼土，快相娛樂飲食自恣，從意休息。如欲厭之城郭則沒，不見國土。賈人皆怪何故如此也？導師答曰：「卿等患厭，謂道懸曠永無達矣！吾故化城國土人民使得休息，見汝厭之故則沒之！」佛言如是，弟子之行畏終始苦謂生死惱，懼三界患早欲滅度，故為示之。羅漢易得誘進使前，度於生死而盡三垢，得無為道自以為達成就具足。臨滅度時，佛則住前現于大道：「是未為通發無上正真之道也，得無所從生法忍至一切智，

乃為達耳！」譬如有國遭於三厄。何等為三？一曰盜賊，二曰穀貴，三曰疾病。眾人流散走到他國，久後國安，或有往還者，或有恐怖三難之患永不可反。佛言國者，謂三界也。遭三厄者，謂三毒垢也。捨詣他國，謂羅漢也。國安還者，謂菩薩以得無所從生法忍一切深慧，還入三世度一切也。遭於三厄而不還者，羅漢以得無為，懼三難處，而不能還度脫眾生也！於是頌曰：

譬如眾賈人，行於大曠野，  
疲極恐不達，導師化城郭。  
眾人住休息，安止有日月，  
知其心厭已，便沒不復現。  
佛世尊如是，見畏生死難，  
便為現無為，使度三界苦。  
臨般泥洹時，為示大道化，  
令逮無從生，廣濟於一切。  
又譬如大國，卒遭三厄患，  
各散詣他國，國安還不還。  
畏生死之難，是謂為弟子，  
還國不以恐，菩薩化十方。  
權慧方便化，皆令得其所，  
譬如大船師，往返無休息。  
佛世尊如是，法身來往返，  
周旋於一切，如日光普現。

### 修行道地經緣覺品第二十九

其從緣覺而不自了，既發無上正真道，不與善友而受真法，專自反行。假使奉教六度無極而皆有想，欲得尊號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威神尊重；不了善權，佛現色身反謂有身，便墮緣覺。如有男子欲見大海，遊到陂池及眾江河，於彼求寶而獲水精、小明月珠，自以逮得金剛尊光。從菩薩心而還退者，不曉如來無出入法，空而無形，道無三世去、來、今也；而謂見空以為定矣，而不了知適空之行；適度三界不能進前，上不及佛復踰弟子，中道而止。譬如有人欲見天帝而覩邊王，則謂是帝；欲學正覺意有齊限，不解深慧還墮緣覺，亦如是也！若有斯心，佛便導示緣覺之法。

譬如長者，年又老極其子眾多，有大殿舍柱久故腐，中心火興；諸子放逸淫於五樂不覺此災，父時念言：「此舍久故柱心火然，轉恐柱摧壞殿鎮之，當奈之何？」欲作方便誘化使出令免火難，父則於外作諸伎樂，使人呼諸子：「各當賜汝象馬、車乘、摩尼之珠。」

諸子遙聞伎樂之聲，又被父命，悉馳出舍往詣父所，父則各賜諸子寶車、好乘，等而不偏。諸子白曰：「向者尊父呼我等出，各賜異珍，今者何故所賜一等？」長者告曰：「吾殿久故，柱中心腐而內生火，吾恐柱摧鎮殺汝等，故作伎樂呼汝輩出，吾心乃安。皆是我子等愛念之，故悉與之珍寶車乘。」佛言其故殿舍，謂三界也。柱腐欲壞者，謂三毒之患周旋生死。柱內火然，謂眾想念也。長者，謂如來也。諸子放逸，謂著三界欲也。作伎樂者，謂佛說罪福。呼諸子出各賜與者，現三道教也。諸子悉出父等與寶者，為現大乘無有三道，臨滅度時乃了之耳！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長者， 諸子甚眾多，  
五樂自迷惑， 著於故殿舍，  
柱腐而欲壞， 中心而生火，  
父恐殿舍崩， 鎮殺其諸子。  
因作眾伎樂， 出子等賞賜，  
佛世尊如是， 從緣覺意成。  
臨滅度之時， 佛則往其前，  
為現一法教， 大乘等無異。

修行發意欲求大道，不了本無，著佛色身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、人中之尊。譬如有人，聞四方帝號轉輪王，主四天下而有七寶，諸子千人力皆勇猛；城廣且長，東西四百有八十里，南北二百八十里也；中有大殿方四十里，四寶床座。人民熾盛，五穀豐熟，快樂無極，伎樂之音有十二部，夫人、嫖女八萬四千，諸國治王八萬四千，象馬車乘其數亦然。王有四德，何謂四德？長者、梵志、凡庶、小民皆敬聖帝，如子奉父；王愛念之，猶母哀子；王所教化，則受奉行；遠近歸命，如人仰天依地得活。復有四德：無寒無熱，初不飢渴，生未曾病，本祐所致。其人聞之欲往見帝，慕其聖教便發進行，於道疲勞見一異道，則順入中覩一大城，人民熾盛，樹木、流水，樂不可言，謂是城郭為聖帝邦，便止其土。又斯雖樂，鬼神之處，其人不覺也！時有天王名曰休息，即覩其人為解說之：「此非聖帝處也，是鬼神國也！」轉輪聖王威德巍巍，爾乃欣然親近奉從。若有發意學菩薩道，不了深義不分別空，世間無佛；出入閑居處於樹下，觀察萬物非常、苦、空，身不久立，不解本無，以得緣覺自以為成。臨般泥洹佛在前住，為現大法深妙之教，十二因緣本無有根也！曉本末空，無去、來、今，大慈大悲不見三界，無泥洹想乃成正真，度脫一切也！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人求聖王， 及見一城謂是邦，  
諸小國王憶轉輪， 在中娛樂謂大通。  
休息天王往見之， 則為解說此鬼土，

非為大帝轉輪王，爾乃驚怖自知非。  
便發往詣大帝邦，見威神德大巍巍，  
吾冥不解久迷惑，則奉聖王常侍從。  
欲學大道不了了，還墮緣覺亦如是，  
然後受佛深微行，乃至無上正真道。  
光光佛威德，其德濟眾生，  
等心加一切，除三毒之名。  
永脫生死苦，道因智慧成，  
清淨如日光，徹照三界冥。

### 修行道地經菩薩品第三十

其修行者因自思惟：「人在生死譬如車輪，反覆上下而不離地，終始若斯，往返之患不離三界，皆是本癡不了本無，謂有四大猗之為諦。復如有人見師化幻而謂是人，不知化成；愚人如是，貪著吾我計有身命，不曉其體地、水、火、風。」譬如有人遠出欲遊行詣他國，素聞道難，常懷懼心畏於盜賊，四向望候遙見諸塢眾石草木，謂有大賊數千百騎，當奈之何？各走馳散不知所湊。中有導師呼語眾人：「勿得便捨，至劇難處而無水漿，或值窮厄不濟身命，或困乏極爾乃來還，往返既久加復疲勞，悉失財物當何依怙？裸躰飢凍反當求恃，而從豪富歸命舉假。且自安心共相率化，遣人探候，設無賊者徑可進前，假使有來堅志共戰當令走壞。所以者何？一人欲死十人不當，十人欲死百人不當，百人欲死千人不當，千人欲死萬人不當，萬人欲死天下縱橫。」眾人受教不復馳散，皆住嚴待遣人探竊，唯見草木瓦石之屬，永無盜賊。眾人忻歡爾乃進前，皆謂導師天下無雙，智慧明達誠非世有；舉動進止，輒從其命不敢違失。菩薩大人修行如是，為一切導解三界空，一切如化，五陰猶幻，不惡生死而滅其身，開化十方為示正路。嗟嘆菩薩深遠無侶，周旋三界度脫生死，弟子既小志常懷懼，趣欲滅身不及一切，又不究竟當復還退。從發意始，明人因此聞菩薩教，皆發無上正真道意也！於是頌曰：

菩薩大士為修行，了一切空身如化，  
因緣合成得是體，坐心不正追逐邪。  
譬如賈人遠遊行，遙見樹木謂是賊，  
心各懷懼而馳散，導師解之心乃安。  
菩薩如是解本無，為一切師廣說法，  
示弟子等大道深，如日光出無浮雲。



菩薩學道稍稍漸前至無極慧，因六度無極分別空行，積功累德無央數劫乃得佛道。譬如有人少小仕進，始為困貧轉得大富，求為丞尉遂成令長，進二千石稍到州牧，四征公卿大臣，轉至帝王、轉輪聖王、天帝、梵尊。為菩薩道次第學者亦譬如如是，稍稍發意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縛制六情除去三毒陰衰之蓋，向空、無想、無願之法，至不退轉，近成具事一生補處。猶如磨鏡洗治平鐵，稍稍令細遂復發明；稍稍習行六度無極，積功累德不可計劫，自致得佛開度十方。於是頌曰：

如人少仕進， 至尉及令長，  
二千石州牧， 四征至公卿，  
大王并轉輪， 日月天帝釋；  
菩薩亦如是， 稍稍積功德，  
奉六度無極， 行是得至佛，  
開化十方人， 悉令至大安。

菩薩學定專精一心，稍去眾垢進化其志。譬如有人欲行入海，日月行前而往不退，雖遭飢寒未曾動移，不計遠近勤勞之厄，行不休息遂至海邊，合人上船入海採寶，雖知三難不以為懼。到大龍王所居之宮，從求如意上妙明珠欲給窮乏，龍王與之，言：「施一切，勿得愛惜。眾人蒙光而不耗減。」其人得珠蒙恩忽還，以至一國無不得安。菩薩如是，等心行道欲濟眾生，慈、悲、喜、護，一心念佛，其所在方，專精向之未曾懈廢，七日、十日、三月、一載不為俗想，一心向佛并化眾生，乘摩訶衍無極之教，見十方佛，受教得定，三昧不動為一切講。譬如從龍王得如意珠廣及眾人。

譬如有人而聞天上有好玉女端正姝好，意欲往見無有神足，夙夜思想臥起不忘，積有年歲未曾他念，便於夢中得往見之，坐起進止。菩薩如是，一心思惟向某方佛，積年不息，得三昧定，行不偽懈，累劫不厭，自致得佛；菩薩行道大慈、大悲哀加一切。

昔有一人其目不明，不見日光，心中憂悵：雖有日明，我眼盲冥不能覩也！當奈之何？求得神師飲之甘露，內病即除，其眼精徹得覩日光，察八方上下及諸人民。初發大意，六入、五陰、三毒未除，不能得見十方諸佛；從成就菩薩受法深教，行四等心，解三界空，便得三昧見十方佛，從定意起救濟眾生。譬如珍寶著水精上，如以其器受於瑠璃，瑠璃之色令器同像。菩薩如是，一心念佛無有他志，即得定意見十方佛，因佛威神本德所致見佛世尊。於是頌曰：

譬如有人行入海， 未曾懈廢乃至耳，  
合人乘船至龍王， 從求大寶如意珠，  
以施一切莫不蒙。 菩薩如是行四恩，  
大慈大悲行大道， 一心精進三昧門。



如人聞天有玉女， 夙夜思惟夢得見，  
菩薩如是等精進， 見十方佛無不遍。  
又如日冥思日光， 良醫治之眼即明，  
菩薩如是專向佛， 未曾休息不退轉。  
如以珍寶著水精， 展相光耀無不照，  
菩薩如是三昧定， 從佛受教遍教化。

菩薩積功累德欲度一切，視之如父，視之如母，視之如子、視之如身，等而無異。為五道人勤苦無量不以為劇，雖歷五道生死之患、地獄之苦、餓鬼之毒、畜生之惱、天上世間終始之厄，心不迴動；行大慈悲、四恩無厭，救濟十方免眾想念。譬如彼月初生之時，若小羊角，日日稍大遂至成滿，光明普照眾星獨輝。次第學道為菩薩法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經無數劫勤苦之行，身心相應言行相副，念十方人若如父母無有親疎。譬如種樹稍稍生芽，後生莖節、枝葉、華實，漸行如是；從初發意便喜向佛，以獲悅心休息惡道，成就六度無極之法，入善方便、不起法忍、一切佛慧，則轉法輪示現滅度，分布大法後生蒙恩。

猶如有人欲立大屋，先平其地漸興根基，稍累其牆令至高大，以材木覆梁柱牢堅，以瓦瓦之塗治仰泥，作悉成了而<sup>聖</sup>灑之，白壁赤柱儼然巍巍；然後請會親族、門室、善友、鄉黨無不周遍，飲食作樂無不欣歡。菩薩如是，積行無量不以勤苦而有厭懈，覩彼眾生展轉五道，終始周旋如磨不定，發大慈悲無蓋之慧欲救一切，猶若如空無所不覆；道德以成，現處三界示於色身，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令眾見悅，為十方人而師子吼，一切聞聲莫不歸伏，各從本心成三乘行。於是頌曰：

初發意菩薩， 慈念諸十方，  
如父母子身， 等心無希望。  
漸漸發行迹， 如樹芽至莖，  
枝葉節華實， 種者功不唐。  
菩薩亦如是， 稍稍奉行，  
功德以成滿， 平等最吉祥。  
猶若起大屋， 平地始基牆，  
累之令高大， 覆蓋正圓方。  
請會親鄉黨， 飲食作樂倡，  
菩薩救眾生， 度脫以道光。

何謂超行？適發道意至不退轉無所從生，具足成就至阿惟顏。俱行菩薩何緣獨爾？解三界空、五陰無處，四諦無根緣想而生，十二之因以癡為元；觀察癡元亦無處所，有所著求則名之癡。慧者了無，譬如幻師還觀化人不見有人。菩薩如是，省三處空猶如野馬、夢

幻、芭蕉、深山之嚮，但可有名而不可見。昔有一人自於夢中見有國中多諸人民，王大嚴急，群臣奉事不敢失意，五穀平賤、衣被、綵色、倡伎、娛樂。其人覩之，欣然為觀往見國王，王便立之以為大臣，賜與官職、僕從、田宅、七寶，踊躍無量。又自見身復入地獄、餓鬼之中，化為驢身在輩中鳴；忽然上天，七寶宮殿玉女相娛。從夢便覺不覩所獲，則自解了五道如夢，一切本無而不可得，分別此慧則不退轉至無處所，權慧具足明學大道。觀心如幻，五陰、六入若如群臣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法，五道所有，皆如彼人所夢覺也！見無所見亦無夢想，是謂超越至無極慧不緣次第。於是頌曰：

人身及五陰， 觀之無處所，  
四諦十二緣， 一切悉如化。  
如其夜夢見， 一國大快樂，  
為王作大臣， 伎樂而豪富。  
入地獄餓鬼， 為驢輩中鳴，  
天上七寶殿， 相娛寤不見。  
慧者觀三界， 五陰悉如夢，  
以了無處所， 逮得不起忍。  
道法無遠近， 猶空無所處，  
心空解本無， 忽如日大光。  
當爾時之慧， 無得無所失，  
道無去來今， 覺乃本無一。

何謂超行？人本一故，用不解之便起吾我，適著便縛，以縛求脫；不著無縛，何誰求脫？譬如五事而住虛空，雲、霧、塵、煙、灰，不能為彼虛空作垢。心本如空，五陰之毒喻如五事，不蔽心本曉了無形，慧無罣礙入深法忍，不以次第。譬如有人曾為凡人，家既困乏行詣佛所，遂檀越食，發一好心：「我身宿罪不能布施，今得貧厄，衣不蔽形，食不充口，又不作福，因佛求食；我設有財，廣施供佛及諸聖眾，給足窮乏。」爾時世尊及與聖眾各自罷去，乞士自責：「吾本薄祐不能興德，獲斯困匱。」思惟是已，臥蔭樹下，日已差中餘蔭皆移，所臥樹下其影不轉，體諸垢仵悉為除去，自然有威。時國王崩，當得賢人以為君主，募一國中無不周遍，獨見乞士有超異德，樹蔭覆之若如大蓋，往啟群臣詠其威德。人民咸喜嚴駕奉迎，立為國王。以得帝王，普興德化，供佛眾聖。

人在生死五道之苦，五陰、六入、十二因緣，聞佛深法本無之慧，大慈大悲加於一切，雖欲度人不見有人，度無所度不見吾我，三界如響一切無我，等猶虛空，則超人慧不退轉法，無所從生阿惟顏事，名之有德亦無所獲。譬如日出眾冥皆索，還成平等無所適莫，

不見有縛亦無所脫。譬如金山自然無作，曉求金者輒如得之不以為難。人本清淨而無垢穢，覺了此慧便入道門而無罣礙，猶空自淨無有淨者。於是頌曰：

如人久困貧， 乞食從眾聖，  
便自還剋責， 吾宿積罪冥。  
便發恭敬意， 慈念于眾生，  
若得為帝王， 給施於萬姓。  
則臥於樹下， 其影蔭彼形，  
使者啟群臣， 悉往而奉迎，  
立之為國王， 事佛及眾聖。  
菩薩亦如是， 超越解本淨，  
德高為巍巍， 度脫諸群生。  
五事不污空， 心淨如寶英，  
救濟五道厄， 使除終始冥，  
如月十五日， 星中而獨明。

昔有一人欲往見佛，知為云何身形何像？所說何趣？阿難遙見前白佛言：「此遠來者為是何人？」佛言：「阿難！未曾有人。」其人徑前欲得覩佛，而不見之。佛身忽然永不在座。人自思惟：「故來覩佛而不見之。」察念何謂？便自解了：「世尊法身本無有形，用吾我人而現此身。譬如深山人呼響應，因對有聲；法身無處，何緣欲見？」適思此已，便逮無所從生阿惟顏，了無內外普等若空，超入正覺。於是頌曰：

昔有人發意， 欲見佛世尊，  
其尊何等類？ 說法義云何？  
阿難問何人？ 佛言未曾有。  
尊身忽不現， 怪之何所湊？  
便自解了慧， 佛身無所遊，  
空體慧住道， 示現無不周，  
道法如響應， 等心無怨讐，  
解義若斯者， 如空莫不覆。

發意菩薩欲救一切，觀四大身因緣合成，若如幻化。譬如假物，則非我所有亦非他人。猶如合材機關木人因對動搖，愚者覩之謂為是人；慧明察之合木無人，一切三界皆空如是。色、痛、想、行、識、十二因本無有往返，若水中影無有形名，如是行者超入法城。於是頌曰：

初發意菩薩， 解四大本空，  
視生死泥洹， 一切覩皆同。  
譬如借他物， 當還所取供，

不計吾我人， 除去諸矇矓。  
不見心意識， 道明越海江，  
三界如幻化， 菩薩受諷誦。  
五道猶野馬， 眾惡悉佛種，  
勸化諸未解， 法身不轉動。

或有慧人自然發意：「如來之行，不因言說而至正覺，如日大光一時普遍，解空義者無道俗觀，等如虛寂永不可名。譬如曠野污渥之中無有下種，自然有生青蓮、芙蓉、莖華；菩薩如是，在恩愛中，三界之難忽然慧解，不見生死、不住泥洹，教化一切令至大安。」於是頌曰：

於是發意為菩薩， 分別空義解本末，  
以入道法無所乏， 智慧具足神通達。  
猶如蓮華生污泥， 發如來意成菩薩，  
開化一切眾生類， 等住法門為正覺。  
華生泥中清淨好， 四種之色喻四等，  
超越次第阿惟顏， 勇猛力伏首楞嚴。

菩薩修道，譬如飛鳥飛行空中無所觸礙，以空為地不畏於空。菩薩如是，發意之頃便入道慧，善權方便不以為乏，心等如空無所住止，不離生死、不樂泥洹，俱不增減。譬如五種綵色各異皆因草木，草木根生悉因從地，地下有水，水下有風，風因空立，如是計本悉無所有；若如浮雲忽有氣來，況無所至！菩薩如是，解三界空喻之如風，無所住止，計有吾我便有三處，不見有我安計有彼？不明無冥無淨不淨，便入本無亦無出入。

譬如昔者有一小蟲，心懷金剛住於海邊，閻浮大樹高四千里，樹則震動不能自安。樹神問之：「卿何以故震動不安？」樹報之曰：

「蟲住我上所以不安。」神又問曰：「金翅大鳥立於仁上何故不動？小蟲處上而獨戰慄？」樹報之曰：「此蟲雖小腹懷金剛，吾不能勝，是故搖動。」其小蟲者，謂發意菩薩也。其大樹者，謂三界也。樹動不安者，謂發意菩薩超至深慧達阿惟顏，三千大千世界為六反震動。其金翅鳥住上不搖，謂諸弟子四道雖成，無所能感也！

於是頌曰：

譬如小鳥住大樹， 戰慄不安五枝散，  
菩薩大士亦如是， 超行成就動三千。  
其心堅固如金剛， 度脫一切生死患，  
弟子猶如金翅鳥， 處在三界無所感。

菩薩解慧，入深微妙不從次第，猶如有人卒立為帝，凡夫之士曉了本無，心等如空而無處所至阿惟顏。昔者虛空忽有藥樹，枝葉普覆八隅上下，其氣照下，諸毒草木惡氣悉除，長育天下，諸有好人大



小悉安；地高為平，卑者則高，天下太平無有溪谷及與山陵，七寶自然，雨墮甘露，人民大小莫不以歡：「吾本有福以離眾患，出人行步無所畏難，無有惡獸盜賊之苦，藥樹自然蒙者皆安；風雨時節五穀豐熟，面色和悅，衣食化至無有眾惱。」猶如大樹忽然生空，普照天下；若有凡夫在生死中，卒解深慧，至真本無而無罣礙。氣照天下者，謂彼菩薩放大光明以成為佛，除一切人姪、怒、癡垢也。長育令安，謂使四輩奉行道義也。令高下平者，使五道人皆獲平等慧。七寶自然者，謂七覺意也。雨甘露者，謂講菩薩法也。人民安隱五穀豐滋，謂終始斷逮五神通，遂至大義阿惟顏住。於是頌曰：

如人卒立為國王， 菩薩大士亦如是，  
曉了深慧至無極， 得成佛道度十方。  
猶如虛空生大樹， 根株枝葉四分布，  
照於八隅上下方， 地高下平五穀滋。  
人在生死凡夫身， 忽解深法惠流布，  
令十方人度三塗， 等心一切雨甘露。

修行道地經卷第七(丹藏促為六卷)



---

## CBETA 贊助資訊

[. \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\)](https://www.cbeta.org/donation/index.php)

自 2001 年 2 月 1 日起，CBETA 帳務由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承辦，並成立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－ CBETA 專戶，所有捐款至 CBETA 專戶皆為專款專用，歡迎各界捐款贊助。

您的捐款本協會皆會開立收據，此收據可在年度中申報個人或企業的綜合所得稅減免。感恩諸位大德的善心善行，以及您為佛典電子化所做的一切貢獻。

---

## 信用卡線上捐款

本線上捐款與聯合信用卡中心合作，資料傳送採用 SSL (Secure Socket Layer) 傳輸加密，讓您能夠安全安心地進行線上捐款動作。

## [前往捐款](#)

---

## 信用卡（單次 / 定期定額）捐款

本授權書可提供單次捐款或定期定額捐款之用途。

請於下載並填妥捐款授權書後，請傳真至 02-2383-0649，並請來電 02-2383-2182 確認。

或掛號寄至 10044 台灣台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 77 號 8 樓 R812 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收。

請在此下載 [授權書](#) (MS Word 格式)

---

## 劃撥捐款

郵政劃撥帳號：1 9 5 3 8 8 1 1

戶名：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

欲指定特殊用途者，請特別註明，我們會專款專用。

---

## 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捐款

PayPal 是一個跨國線上付款機制的公司，CBETA 引用其服務，提供網友能在線上使用信用卡或 PayPal 帳戶贊助 CBETA 。

PayPal is an online system of a global payment solution. CBETA uses its service to provide the uses to donate by using the credit cards or PayPal account to support the CBETA project .

相關收據開立事宜，由於付款幣別為美元，我們除了會依您所贊助之美元金額開立收據外，另我們會依捐款當日公告匯率開立台幣收據，此收據為國內正式合法報稅憑證。

Since the donation made is in US currency, hence all the receipts will be issued in the US dollars consequently. However for the domestic donators, a Chinese official receipt will also be made according to the foreign exchange rate for the purpose of tax deduction.

[線上信用卡 / PayPal 贊助](#)

---

## 支票捐款

支票抬頭請填寫「財團法人西蓮教育基金會」。

CBETA is part of Seeland Educational projects, any donation (ex- cheques, remittance, etc.,) please entitle to "The Seeland Education Foundation".

---